

边疆

： 1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 六瑾\(1\)](#)
- [第2节：第一章 六瑾\(2\)](#)
- [第3节：第一章 六瑾\(3\)](#)
- [第4节：第一章 六瑾\(4\)](#)
- [第5节：第一章 六瑾\(5\)](#)
- [第6节：第一章 六瑾\(6\)](#)
- [第7节：第一章 六瑾\(7\)](#)
- [第8节：第一章 六瑾\(8\)](#)
- [第9节：第一章 六瑾\(9\)](#)
- [第10节：第一章 六瑾\(10\)](#)
- [第11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1\)](#)
- [第12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2\)](#)
- [第13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3\)](#)
- [第14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4\)](#)
- [第15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5\)](#)
- [第16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6\)](#)
- [第17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7\)](#)
- [第18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8\)](#)
- [第19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9\)](#)
- [第20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10\)](#)
- [第21节：第三章 启明\(1\)](#)
- [第22节：第三章 启明\(2\)](#)
- [第23节：第三章 启明\(3\)](#)
- [第24节：第三章 启明\(4\)](#)
- [第25节：第三章 启明\(5\)](#)
- [第26节：第三章 启明\(6\)](#)
- [第27节：第三章 启明\(7\)](#)
- [第28节：第三章 启明\(8\)](#)
- [第29节：第三章 启明\(9\)](#)
- [第30节：第三章 启明\(10\)](#)

- [第31节：第四章 石淼\(1\)](#)
- [第32节：第四章 石淼\(2\)](#)
- [第33节：第四章 石淼\(3\)](#)
- [第34节：第四章 石淼\(4\)](#)
- [第35节：第四章 石淼\(5\)](#)
- [第36节：第四章 石淼\(6\)](#)
- [第37节：第四章 石淼\(7\)](#)
- [第38节：第四章 石淼\(8\)](#)
- [第39节：第四章 石淼\(9\)](#)
- [第40节：第四章 石淼\(10\)](#)
- [第41节：第五章 婴儿\(1\)](#)
- [第42节：第五章 婴儿\(2\)](#)
- [第43节：第五章 婴儿\(3\)](#)
- [第44节：第五章 婴儿\(4\)](#)
- [第45节：第五章 婴儿\(5\)](#)
- [第46节：第五章 婴儿\(6\)](#)
- [第47节：第五章 婴儿\(7\)](#)
- [第48节：第五章 婴儿\(8\)](#)
- [第49节：第五章 婴儿\(9\)](#)
- [第50节：第五章 婴儿\(10\)](#)
- [第51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1\)](#)
- [第52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2\)](#)
- [第53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3\)](#)
- [第54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4\)](#)
- [第55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5\)](#)
- [第56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6\)](#)
- [第57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7\)](#)
- [第58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8\)](#)
- [第59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9\)](#)
- [第60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1\)](#)
- [第61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2\)](#)
- [第62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3\)](#)
- [第63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4\)](#)
- [第64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5\)](#)
- [第65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6\)](#)
- [第66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7\)](#)

- [第67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8\)](#)
- [第68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9\)](#)
- [第69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10\)](#)

第1节：第一章 六瑾(1)

第一章 六瑾

已经很晚了，六瑾依着木门站在那里。月光下，一大嘟噜一大嘟噜的葡萄闪烁着细微的荧光，那株老杨树的叶子随风发出好听的响声。有一个人在说话，他的声音混在杨树叶子发出的声音里头，六瑾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她知道他是那个人，最近每天深夜都来，坐在挨院门那边的石墩上。一开始六瑾很害怕，呆在房里不敢出去，从窗口那里反复张望。后来，觉得这个体形像熊一样的老男人没什么可怕的，就鼓起勇气走过去。他的眼睛很锐利，即使在昏暗中也像碎玻璃一样扎人。他的两只手在忙着，六瑾看见他在搓麻绳。他不喜欢同人说话，对于六瑾那些问题，他一律用含糊的声音回答说：“想不清楚了……”他不是住在六瑾附近的，那么他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虽不同六瑾说话，但他似乎是一个喜欢自言自语的人，他总在伴随风声和叶子的声音说，风一停，他也停，真是个怪人。今天夜里他的声音提高了，六瑾竖起耳朵听，勉强听清了几个字：“中午在市场那边……”六瑾就努力去想象市场的情景：布匹啦，银饰金饰啦，葡萄干啦，手鼓啦，外国人啦等等。想了一会儿，没想出什么线索来。这么晚了街对面居然还有女人在唱歌，像是个年轻女人，如泣如诉的，难道是唱给这个老男人听的？可他好像并没有在听，他在说他自己的。这段日子里，六瑾已经习惯了他的声音，她觉得老人同院里那株杨树有点相像，杨树已经很老了，这个人也是吧。六瑾问他，搓麻绳是拿出去卖吗？他没有回答。六瑾困了就去睡了，朦胧中听见年轻女人的歌声变得凄厉了。早上起来一看，老男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搓麻绳也没有掉下一点麻屑，真是个怪人啊。问邻居呢，都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也没有人看见过他。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一般到那么晚了，人们是不会出来走动的。六瑾知道自己是小城里睡得最晚的人，这是长期养成的习惯。然而夜里那年轻女人又是怎么回事呢？听方位好像是孟

鱼家的女人，那一家是贩羊的，从牧场买了羊来，到市场去宰杀，杀了现卖。奇怪的老人使六瑾清冷的秋夜有了内容，她对他生出一种模糊的感情，她不愿去弄清这种情绪的性质。

她一个人生活在这小院落里已经有五年了，她的父母是从内地的大工业城市迁过来的，那时她还没有出生。五年前，年迈的双亲又随着大队人马迁回了家乡，而她留下来了。她为什么留下来呢？不愿去大城市吗？关于那个城市，她只从父亲的描述中获得过一些印象，总体来说那些印象是飘渺的，不可靠的。她也曾努力要将那些印象聚拢成一个整体，却没有成功。所以当父母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这个边疆小城回老家时，她就开始感到头重脚轻，走路也没个定准了。那几天的深夜，她听见河边那些胡杨的树身发出爆裂的声音，隔那么久爆一下，一直炸到凌晨。她是有奇异的听觉分辨力的，她一听就知道是胡杨。她在那不祥的声音里头一惊一乍的，某个模糊的念头便渐渐成形了。当她提出来要留下时，父亲只是抬了抬右边的眉毛。每当事事情的发展证实了他的想法时，他就是那种表情。“你这么大了，当然可以。”六瑾突然觉得他和妈妈一直在等自己提出来呢，自己真是个傻瓜啊。于是她的行李被重新打开，放归原位。是啊，她已经30岁了，为什么还要同父母住在一起呢？火车开走时，父母都没有从窗口探出身来，她不知道他们想些什么。然而当最后一节车厢快要消失之际，她突然清晰地看到了远方的那个城市。确切地说，那不是个城市，而是浮在半空的一大团白烟，里头有些海市蜃楼般的建筑。她甚至看到了父母居住的高层公寓的单元房，那个窗口不知为什么在强光照射下还是黑洞洞的。她是怎么认出来的呢？因为窗前挂着母亲那条老式百摺裙啊。回去时脚步就变得稳实了，她要回的，是仅仅属于她一个人的家了。她的身体激动得一阵颤抖。

独居的初期六瑾很不适应。她的工作是在市场那边卖布。从嘈杂的地方回到冷清的小屋时，天已经黑了。一连好几天，有一只细小的张飞鸟竟然迈着急促的步子进了她的房，灰蓝色的小东西发出短促尖

脆的叫声，仿佛是在寻找它的伴侣。它绕房里快走一圈之后，便失望地叫着出去了。六瑾听见它飞到了树上，还在叫。它的生活中发生了惨剧吗？坐在灯光下，她便会想起近期常来市场的那位男子。那人戴着眼镜，拿起布来瞧时，眼镜几乎触到了布上，六瑾觉得很好笑。他的样子同市场很不协调，他不像个来买东西的人，也没带提袋背袋之类的。他穿得像边疆的农民。当然他不是农民，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来。他老来看布，却不买，不过他也不盯着六瑾看。六瑾从他抚摸这些家织土布的动作表情上，竟然同他产生出近乎生理性的共鸣。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不买，只看看。”他抬起头，哀求似地对六瑾说。“你看吧，尽管看。”六瑾呆板地回答，内心不知怎么一下子出现了空洞。

第2节：第一章 六瑾(2)

有一天张飞鸟很晚了还不回巢，老在刺玫瑰边上绕来绕去，一声声叫得凄苦。六瑾预感发生了什么事，就走到院门那里去。她看见路灯下，市场里那戴眼镜的男人在同一位年轻女子说话，那女子急匆匆的，尖声喊了一句就跑开了。男子似乎头晕，靠在电杆上闭眼休息。张飞鸟叫得更凄苦了，像失去了儿女的妈妈。六瑾走近男子，轻轻地说：“明天又有几款新布匹要拿出来，雪莲图案的。是那种……像雪莲，又不像。”那人听了她的话才缓过劲来，说：“嘿！”他转过脸来打量她家的院子，这时她注意到张飞鸟已经不见了。他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他走路的样子很可笑，有点像马。六瑾在市场听到过别人称他为“老石”，这就是说，他姓石。六瑾想，市场里的邂逅也许不是偶然的？不然今天他为什么出现在她家门口呢？她又记起那年轻女人急躁地跺脚的样子，那时张飞鸟叫得正频繁。这位男子后来还到她家门外来过几次，六瑾大大方方地同他打招呼，称他为“老石”。他总站在那里，有点像等人，老是看表。六瑾想，他是等那年轻女人吗？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呢？怪事。

老石给六瑾的生活注入了活力。那段时间，她起劲地打理她的园子，一到休息日就热火朝天地干一场。她沿墙栽了很多波斯菊和一串红，同先前栽的那些刺玫瑰连成一片。院子里本来一前一后有两棵杨树，她又种了几株沙荆，她喜欢这种素净的树。她还给葡萄施了肥。一个休息日，老石进了她的院门，六瑾邀他到葡萄架下坐一坐，她搬出茶几，摆上茶具。他们刚要开始喝茶时，张飞鸟出现了，很快地走来走去，尾巴一翘一翘的，一声声叫唤。老石的脸立刻变了色，像马一样伸着脖子看外面。最后，他茶也没喝就抱歉地告辞了。六瑾非常迷惑，尤其让她感到迷惑的是这只鸟，也许是两只，或三只，它们全是一个样子。六瑾记起，她再没看到过那年轻女人了。老石和她怎么

啦？刚才坐在这里时，她看见他右手的食指受了伤，缠着厚厚的绷带，他用左手端杯子的动作很麻利，六瑾想，也许他是个左撇子吧。

六瑾的生活基本上是两点一线——从家里到市场，从市场到家里。可是有天夜里，她坐不住了，走过那条街到了小河边。是枯水季节，小河快要干涸了。天很高，有月光，沿河走了一会，她便看见了胡杨的尸体。那四五株胡杨也不知道是寿终正寝还是意外死亡。那些矗立的树干鬼气森森，乍一看，她的心还怦怦直跳呢。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走到面前，却惊动了几只柳莺，尖脆的叫声居然使得她的腿子抖了起来。她转身就走，走得一身汗，这才回头看一看。可是那几株死胡杨怎么还在眼前呢？“哈，你也来了？”居然有个影子从胡杨林里出来对她说话了，那声音几乎将她吓晕了。幸亏她听出来是自己这条街上的邻居。邻居不是一个人，后面还跟着一个影子，那是老石，嘿嘿地笑着。老石一边走拢来一边对六瑾说：“这种死树，见了以后就不要跑，你一跑，它们就将你盯得紧紧的。”邻居也附和道：“老石说的是真的，六瑾啊，你对这种事还没有经验吧？”即使是站在阴影里，六瑾也感到自己的脸在红得像火烧。这两个人是早就躲在这里的吗？刚才她是怎么想起要到这里来的呢？她记得当时她坐在桌边给母亲回信，她写不下去了，因为母亲那句话老在耳边回荡：“……六瑾六瑾，我们这里你是回不来了。你可要好自为之啊。”难道这么久了妈妈还想过让她回去？她站起来，倾听了一会儿张飞鸟在院子里发出的孤单的叫声。她出门时，门也忘了关。那么，也许这两个男人是常常到这里来研究这些死树的，而她自己，却是第一次闯来的。

“你看，别的都长得那么茂盛，唯独这几株——会不会是集体自杀？”

老石又说话了，他的镜片在闪着冷光。六瑾朝那边望去，看见月光变得明亮了，其它那些美丽的胡杨像要开口说话一样，唯独这几株还是鬼气森森。邻居老宋头用一把铁铲猛地铲向枯死的胡杨的树干，六瑾看见树干纹丝不动。老宋头扔了铁铲站在树干前发愣，老石则干

巴巴地笑了两声。六瑾一下子记起了这位邻居在家时的那些野蛮举动。那一年的秋天，这老头一发疯就将自家的房子的后墙拆掉了，幸亏屋顶盖的是茅草，才没有垮下来。到了冬天，他就用油布遮着挡北风。

第3节：第一章 六瑾(3)

“废原大哥，你在干什么呢？这些是死树啊。”六瑾劝解地说。河水发出一阵响声，好像是有条大鱼在往上跳。

六瑾说话时同两个男人隔着3米远。她想向他们走近一点，而她一迈步，他们就往后退去。有小沙粒钻进了她的鞋子，她弯下腰去弄，再伸直腰的时候，他们已经隐没在树林里面了。有一阵风吹来，六瑾突然感到了害怕。她转身就离开，可是不知为什么走了两步就撞到了死树上头，她绕开死树走了几步，又撞在另一株上面，痛得眼冒金星，忍不住“哎哟”了一声。抬眼一看，紧紧挨在一起的死树的树干像墙一样，弯过来。合拢，将她包围了。除了头顶的天，现在就只能看见眼前的黑黑的树墙了。她泄气地往地上一坐，有种末日来临的感觉。真是见鬼了，她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小河里还有鱼在跳，可那水声似乎隔得很远了。她将脸埋在手掌里，她不愿看那些树干，她怀疑是邻居宋废原在搞鬼。这肯定是幻觉，那么他，还有老石，他俩用什么方法使她产生这种幻觉的呢？她紧张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可是太紧张了，得不出任何结论来。忽然，她感到了强光，于是松开手，啊，是闪电。一道，又一道，将周围照得雪亮，刚才还在眼前的那些死树已退到了远处，悲壮的枝丫好像在闪电中乱舞。她站起来便跑，一刻不停地跑回了家。

想起这些往事，六瑾就深深地感到老男人来到她的小院里是理所当然的。也许是时候了？是干什么的时候了？她不知道，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同远方的父母有点什么关系。她记得父亲在走的那一年也曾搓过麻绳。他于冬天坐在光秃秃的院墙那里，一边搓一边关注外面马路上的动静。那时街上的人马很稀少，车子更少。父亲不紧不慢地搓，将目光投到经过的那些人身上，脸上浮着笑意。“爹，您看到熟人了吧？”六瑾问他。“哈，每个人都是熟人。这小城里能有多大呢？”六瑾心里想，既然每个人都是熟人，那父亲是在辨认一种东西吧，辨认

什么东西啊？六瑾走进院子，来到父亲过去常坐的院墙那里，她刚一站住，就听到了悲凄的鸟叫声。那只鸟在附近的某个巢里，也许是失去了儿女，也许是受了伤，也许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天性悲观？听声音那鸟已经不年轻了，说不定父亲当时坐在那里就是为了听它的叫声呢，好像也只有坐在那里才听得到嘛。那是什么鸟？她估计鸟巢是筑在后面那株杨树上的。但她从这里走开几步就听不到它的叫声了。再一回原地，又可以听到。如果父亲在冬天曾与它作伴，它必定是一只留鸟。会不会是受了伤的大雁？大雁受了伤怎么在杨树上筑巢呢？声音有一点点像。在这样的夜里，南飞的大雁有时是会发出叫声的，当六瑾听到夜空中的雁叫时，她总忍不住要掉泪。明明是自由的叫声，在她听来却像临刑前的恐惧。“声音是有角度的，不找中地方就听不见。”老人忽然很清晰地对她说道。她看见他手中的麻绳发出银白色的柔光。“那么，您从哪里来？”六瑾朝他走去。他低下头，嘟哝道：“这种事我记不住的……你想想看，我是……”他不说话了。六瑾想，什么样的人没有记忆呢？有这一类的人吗？他是……他是谁？她想靠近老人，却感到右脚被什么东西拖了一下，差点就跌倒了。这令她大大惊讶了。她站稳之后，不甘心，又探出左脚去尝试，结果一个趔趄坐到了地上。老人坐在那里搓麻绳，像没看见似的。六瑾听见自己在恼羞成怒地朝他尖叫：“你是谁？！”

夜已经深了，外面居然有一队马车跑过，这是好多年都没有过的事了。六瑾听人说城市在扩大，可她实在懒得去参观那些地方。听说是向东发展，而东面是那座雪山。怎么发展？难道将雪山削掉一个角？抑或将房屋建在半山腰？六瑾亲眼看见过蹲在半山腰大石头上面的雪豹，雍容而威猛，很像雪山之神。后来她多次梦见过雪豹在叫，那时大地便响起隆隆的雷声。但雪豹的叫声到底是什么样的，她至今搞不清楚。由于是周末休息，她决心奉陪老人到底，看他什么时候离去，往哪里去。马车队跑过的声音消失之后，他就站起来了，那背影像极了一头棕熊。六瑾看见他穿过马路，朝孟鱼家走去。这时孟鱼家

的窗口就亮起灯光，然后他就进去了。他进去后，那唱歌的年轻女人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喊。六瑾听到那屋子里传出响动，还以为要出事，可是一会儿就安静了，灯也灭了。她又站了一会儿才回屋里去睡。她不知道天是什么时候亮的，似乎这一夜很长，很长。

第4节：第一章 六瑾(4)

孟鱼家那天夜里到底发生过什么呢？六瑾看不出蛛丝马迹来。她走到他家院子里，看见那些绵羊，它们弄得身上很脏。年老的孟鱼正在修理他的皮靴。他戴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用一把锤子敲，他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老爹，那人夜间到你家来是投宿吗？”六瑾在他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来。

孟鱼抬起头看了看她，又摇了摇头，放下了修鞋的工具，长长地叹出一口气。六瑾看见那年轻女人的身影在门口闪现了一下，又进去了。她是在孟鱼家做杂工的。

“他一来，阿依的魂就被勾走了。”他说。

阿依是年轻女人的小名，老头会是她什么人呢？孟鱼说：“他们可能是同乡。”六瑾很少看清过阿依的脸，因为她总是低着头在忙碌。即使在市场，她也是隐身在那些羊群里头，就仿佛她自己也是一只待宰的羊。她喜欢穿红裙。在六瑾的想象中，她是那种少见的美女。那么，那天夜里，老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她分明见他进了孟鱼的家门嘛，后来阿依还凄厉地惊叫了一声。

六瑾瞟了一眼那些羊，它们悲哀的眼神令她受不了，她也想不通它们怎么会被弄得这么肮脏的，就像在泥潭里滚过一样。这件事使她对孟鱼老爹也生出了怨恨，认为这老人心地不好。很可能他对她撒了谎，那个搓麻绳的老头就藏在他家，每天夜里他才出来，说不定他是阿依的父亲呢。但大家都说阿依是孤儿。绵羊们还是看着她，它们都不叫。六瑾想，要是它们都叫出声来要好得多。

“六瑾，你说说看，我们这地方来过身份不明的人吗？”

孟鱼说话时垂着眼，他在给靴子上油。六瑾想了想说：

“没有啊。”

“嘿，那么他就是有来历的嘛。你进屋来坐一坐，好吗？”

她跟着老人穿过院子进屋时，那些绵羊也一齐将头部转向他们，她举起一只手挡住那些可怜巴巴的眼光。他房里还是老样子，很宽敞，但没有什么家具。老人并不请她坐下，他自己也站着。六瑾正对着院子，她看见红裙子出现在羊群里头了，绵羊们围着她，开始发出哀哀的叫声。真是奇迹啊。

“你同老石的事怎么样了？”老人专注地看着她问道。

“没有什么进展，我摸不透他啊。”六瑾茫然地瞪着眼。

“嗯，要有耐心。”

六瑾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要有耐心。而且他那么肯定地说到“你和老石的事”。她和老石之间并没有什么事，只不过他有时来她的院子里喝茶罢了。不过也很难说，恐怕真的有事吧。老石是个单身汉？六瑾无话可说，在空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头觉得很尴尬，便告辞了。她出去时看见老人机警地盯着院子里穿红裙的女人，便感到了邻居家紧张的氛围。她已经走到院门那里了，回过头来，看见阿依正用一把刀对着一只绵羊比划着呢。六瑾不敢看，赶紧走出去了。六瑾回想起这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清苦，平时在外面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表情也很驯服，甚至有点懦弱，她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内心会如此强悍。看来从他们口里是问不出什么的了，她还是要等到深夜去问老人。

刚才孟鱼老头提到老石，六瑾的心里又激荡起小小的波涛。这好些年里，也曾有各式各样的男子同她交往。父母在家的时候，她不愿他们到自己家来，于是，她总是和他们去“雪山旅馆”。那家大旅馆在雪山脚下，站在阳台上，她和她的情人有时可以看到在半山腰的小溪里喝水的雪豹。她之所以爱去那里幽会，主要也是为了看雪豹。有一回，她和男友（一个地理教员）钻进了野生动物保护区。当时天快黑了，她对地理教员说：“真想同雪豹交个朋友啊，一想到那敦实的爪子就兴奋。你走吧，我不回去了。”后来是教员死拽硬拉将她拖出了保护区。一回到旅馆，她心底就升起无名怒火，第二天就同那教员决裂了。回去的时候他们各走各的。也有很浪漫的记忆，是关于大雁的。

六瑾对男友说：“我最喜欢听深夜晴空里大雁的叫声。”他们并不知道大雁会经过，还是走出很远到旷野里去等。走着走着，六瑾就觉得自己和男友变成了一个人。前几次他们只遇见了沙漠鸟，后来，在他们完全没注意到的时候，高空悠长的叫声响起来了，他俩紧紧地搂着，都流下了眼泪。那位男子是做石雕的，他有妻子，有两个孩子。六瑾已经有几年没去过雪山旅馆了，她将自己想象成蹲在大石头上的雪豹。

第5节：第一章 六瑾(5)

雪山旅馆是本地有名的旅馆，为了吸引顾客，后来还在大厅里放了一只笼子，里面是一只小雪豹。雪豹虽不大，样子却凶狠，客人们经过笼子时都有点担忧，想不通旅馆为什么用这样的招数来吸引他们。六瑾也曾停留在笼子边与那只小雪豹对视，发觉完全不能交流，因为它的目光很空洞。它好像看不见周围的人，不知道它在看着什么地方。六瑾最后一次去雪山旅馆时，发现偌大的一个旅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个溜冰场建在原地，但溜冰场并不开放，没有冰，大门也紧闭着。她和男友只好在城边找了家小旅馆住下。那段时间里，每当她有意识地同别人谈论雪山旅馆，那人就支支吾吾地岔开了。“雪山旅馆，有这样一家旅馆吗？名字好怪。”六瑾纳闷，感到这里头有鬼。她又去找她前男友谈论，男友也似乎躲躲闪闪的，说什么“近来我很少回顾那时的事了。”她想，自己又没有要同他恢复旧情，一点都没有，他干吗那么敏感？也许他不是敏感，只不过是怕谈论旅馆的事。难道发生了较大的命案，旅馆才被推倒的？这后一种推测有点令她毛骨悚然。那时，在铺着地毯的走廊里，有人袭击过她，用装着毒气的喷筒喷她的脸，不过并没喷倒她，只是让她愣了一会儿。她清醒过来时，歹徒已经不见了。她将这事告诉男友，男友说，他远远地看到了歹徒袭击她，就从走廊尽头跑过来救助，可跑了一半路歹徒就不见了，可能走廊里有暗道。那一夜，他俩紧紧抱着，发着抖，根本无法睡觉。雪山旅馆渐渐在记忆中淡化了，但谜始终没有揭开。

“您贵姓？”六瑾问坐在院门口的老人。

老人先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遍，后来忽然吐出几个清晰的字：“姓孟，孟鱼。”

“您怎么会是孟鱼？街对面的老爹才是。”

“哼，我就是。”

六瑾回想起孟鱼老爹对这个人的底细也不是无知的，似乎是，他警惕着他。难道他是从孟鱼老爹过去生活中走出来的幽灵？为什么他有同样的名字？六瑾不相信他了，她想，可能这个人真的有点疯。他今夜没有搓麻绳，他在就着月光用彩色丝带织一个钱包。他天生一双巧手，不用看也能织。六瑾想象他是一条巨大的蚕，正在织自己的美丽的茧子。

“那么，孟鱼大爷，您住在哪里呢？”她还不甘心。

后来他吐出来的词就再也听不清了。六瑾听到一只小狼在远处练嗓子，有点沙哑，有点迟疑。她暗暗为它使劲。她心里一下子冒出来一个念头：难道这两个人是一个人？哈，她倒的确没看见他们同时出现过。可是那一个是干巴老头，这一个是虎背熊腰啊。除了名字，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不过这也很难说，她不是看不清门口这位大爷吗？伪装是可能的。听说已绝迹的狼近期又在周边地带活跃起来了，他们小城里常有狼在出没，孟鱼大爷深更半夜走街串巷，难道就不害怕吗？“狼。”六瑾忍不住说。老头锐利地扫了她一眼，说：“哼。”

六瑾看见被人们称作“夫人”的孟鱼老爹的妻子过来了。深更半夜的，她来干什么？她提着一个竹篮，里头放着一盘香油饼，她将篮子放在这个老头的脚边就溜走了。六瑾退到葡萄架后面，坐在马兰花丛中。这时那老女人又出现在门口了，她的尖利的声音响了起来：“她可是老石的女人，你心里打着什么主意呢？”棕熊一样的老大爷站起身，朝着老女人咆哮起来。虽然六瑾一句都听不懂他说些什么，她的心还是跳得像打鼓。真可怕，她被猎人下了套子，挣也挣不脱，必得要失去一只胳膊或一条腿了。这个以前她从未见过的、抱有好感的老伯，怎么会同孟鱼家有这么复杂的瓜葛呢？她真想冲着他喊：“您是从哪里来的？！”可是狼嚎起来了，很多条狼一齐嚎，后来“夫人”就不见了。晴空里落下一些雨滴。老大爷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向外走，六瑾看见他没有走向孟鱼家，他走在马路当中，往东边去了，他好像在夜游。月光很亮，又一拨大雁过来了，高空中回荡的叫声一下子让她想起了工业

大城里高楼中的父母。昨天母亲来信说，婚姻大事是注定的，难道也是暗示这个老石？可是六瑾总是看不清老石，她对他的最深印象就是他在市场抚摸那些布的样子。从那种样子推测，这种人对做爱一事肯定有浓厚的兴趣。可是他给人的感觉又是那么飘渺，既不像地理教师，也不像石雕工艺师。六瑾不知道要如何看他，她对自己的感情一点把握都没有。可以说，她一点都没往男女关系上头想，可周围的人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还有，这个男人对她真有那种想法吗？

第6节：第一章 六瑾(6)

她弯下腰，捡起那盘油饼，将它们倒进垃圾桶，想了想，连盘子也丢进去了。她对这种东西感到害怕，也对那家人家的所有事情感到害怕。孟鱼老大爷真的会是孟鱼老爹吗？多么荒唐啊。那个院子里总是拥挤着绵羊和山羊，要去找他们家的人，就得从那些脏兮兮的羊的身边挤过去，而那几个人，永远像掌握着小城里的所有秘密似的。虽然他们静悄悄的，但六瑾从未感到院子里的氛围有所松懈过。那里头是个阴沉沉的家。她又想起那天夜里在胡杨树林里的邂逅，宋废原对那些死树怀着什么样的仇恨呢？

她回到屋里，看见父亲的照片在灯光下很严肃地盯着她。玻璃上有个小动物停在他左边的脸上，使得他脸上像长了一道黑疤一样。啊，那是只细小的壁虎！六瑾讨厌蚊蝇，酷爱壁虎。有时，她从外面花园里捉来壁虎放在屋里，她称壁虎为“清洁工”。可是今夜父亲的脸因为这个小东西而显得有点凶。她用鸡毛掸子去拂小家伙，拂了好几下，它居然一动不动！多么固执的小动物啊。她坐下来，父亲还是盯着她。她记起已经有好久好久了，她一直对这张照片视而不见，差不多都忘记了。那么，是父亲没有忘记她还是她下意识里没有忘记父亲？临走的那几天父亲常望着花园里发呆，可是他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好像已经忘了自己要离开小石城的事一样。然而几天后他就一去不回头了，上火车时也没有回头看她一眼。六瑾想，她自己是继承了父亲这种禀性的，所以也就不要指望——她指望过什么吗？“爹爹，爹爹。”她在心里喊了两声，有点茫然，有点伤感。一眨眼之间，那只小壁虎就掉到了地上。她赶快走过去，弯下腰捡起它，却发现它已经死了。六瑾抬头再看父亲时，父亲的眼光就变得朦胧了。

她又走到院子里，将壁虎埋在马兰花下面。做完这件事，已经是下半夜了，她还一点睡意都没有。地上有几个人影，是谁呢？谁站在杨树那边啊？没有谁，一个人也没有。可这是谁的影子啊？靠大门台

阶那边也有几个影子，因为月光强，影子的边缘特别清晰呢，怎么会有这种怪事啊。她往右边一看，又发现院子大门那里也有几个，并且正在往里面移动。六瑾急急匆匆回到房里，将门关好，闩上，靠在门上面闭眼回忆刚才的一幕。后来她躺下了，却不敢关灯。她始终盯着窗子，等啊等啊，那些东西却并没有弄出任何响动。她是不信鬼的，那么，是什么东西的影子呢？这世上存在着无实体的影子吗？她想着这些黑暗的问题，觉得自己越想越深，越无法控制，最后只能坠向眩晕的深渊。

老石捧起那块格子家织布嗅了又嗅，好像要吃下去一样。六瑾发现他的一边耳朵在动。“这种格子不常有，据说印染工艺很难。”六瑾介绍说。

“啊，我知道，我家就是干这个的啊！”他哈哈笑起来，镜片闪烁烁。

“原来这样啊。老石是行家啊。”

老石一下子又不好意思了，放下布，说要去买菜，匆匆离开了。六瑾疑惑地想，自己说错了什么吗？看来他眼里并没有六瑾啊，孟鱼老爹是怎么得出那种结论的呢？市场里有种骚动，一些人往出口那边涌去，六瑾听到小孩在说：“狼！”然后大人捂住了小孩的嘴。狼怎么会到这么多人的地方来，完全是胡说八道！多年里头六瑾感到，来这个市场的人最喜欢盲目冲动了。有一回，不知谁散布谣言说某个摊位提供不要钱的汽水，这些人就往那边挤去，很多人中暑倒地，居然有个人被挤过来的人们踩在胸口上，死了。那天一整天六瑾都嗅到消毒水的味，恶心得直打呃逆。一般来说，六瑾卖布的时候不敢看顾客，她觉得这个市场的顾客太凶恶了，一定要敬而远之。此刻，当她抬起头来时，市场已经变得空空荡荡的了。正中央的休息台上，被椅子围住的圈内有一大摊血，不知道是兽血还是人血。还真有狼啊？！老板一直在抽烟，他心情沉重地说：“今天生意做不成了，这帮流氓！”“谁是流氓？”“谁？造谣生事的人嘛！”“那是什么血呢？”“根本就不是什

么血，有人做假！”他激愤地提高了嗓门，左右隔壁的老板都担忧地伸出头来看他。他又委靡地坐了下去，对六瑾抱怨道：“人心叵测啊。你回家吧。”

第7节：第一章 六瑾(7)

六瑾一出市场就发现那些人并没有走远，他们聚集在广场那边观望呢。她对他们的行径感到非常厌恶。那里面有很多天天来此的老顾客，究竟为了什么他们今天这么轻浮？莫非真的相信会有狼来这里？不可能！她故意走到他们里头去，倒要看看他们说些什么。可是他们什么也不说，默默地为她让路，她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让开了。有个小女孩在叫她呢。

“六瑾姐姐，有人向我打听去你家怎么走，我告诉他了。”是细玉，豁嘴的孩子。

“他长得什么样？什么年纪？”

“他……我说不来。不是这里的人，走路老回头。”

六瑾的心怦怦地跳起来。难道是父亲的使者？

那个人外表很滑稽，下面穿的绿帆布裤子，上身却是榆树的树叶编成的“衣服”。看他的脸，可能才十六岁吧。刚才他蹲在那一丛一串红里头，不仔细看的话，还以为他是一株灌木呢。

“你是谁家的孩子啊，你的衣服真有趣！”六瑾和蔼地说。

“我可不是孩子，六瑾姐姐。”他严肃地说，忽然又绽开了笑容，露出白生生的小虎牙，“我的衣服，是在雪山脚下同人交换的，我把我的砖茶全部给了他。我是从内地到这里来卖砖茶的，有一麻袋呢。”

“糟了，你回去怎么向家里交待啊？”六瑾皱紧眉头。

“这里这么好，我不回去了。”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这是个秘密，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纠缠你的，我只是来看看你。再见！”

他走动时，榆树叶子簌簌作响，他的样子特别可笑。六瑾追到门口去看，看见他穿过马路到孟鱼家去了。他也到孟鱼家去，真是巧合

吗？在他刚呆过的一串红花丛边上，散落了五六张包糖果的玻璃纸。六瑾想，这个少年这么爱吃糖！

六瑾坐在葡萄架下想心事的时候，老石提着一篮菜进院门了。六瑾回想着市场的骚乱，猜测着这位男子当时去了什么地方。老石坐下，摘下眼镜，用手绢擦镜片。他的深度近视的眼睛好像什么都看不见，可是他却指着地上的糖果纸问六瑾是谁扔在这里的。六瑾回答他说，是一个不认识的小孩，也许是外地人吧。

“外地人？”老石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很尖，也很难听，“我也是外地人。”

六瑾觉得很好笑，老石这是怎么啦？

“我原来住在雪山的那一边。”他的声音平静下来，“我们家染布。并不是开染坊，只不过是爱好，你明白那种情况吗？”

他戴上眼镜，注意地看六瑾的反应。

六瑾使劲点了点头，说：

“我想我是明白的。那种格子布，一下子就卖完了。那是什么蓝？我说不上来，你是知道的吧？”

他的菜篮子里有一只蛙在跳，跳了几下，终于跳出去逃跑了。六瑾暗想道，原来这个文质彬彬的人还吃蛙，真怪，真残忍。他俩沉默着时，那只久违了的张飞鸟又出现了，它迈着细碎急促的步子在花丛里穿梭，却不叫。六瑾感到很窘，很不礼貌，就勉强开口说：“你的蛙……”

“跑了吗？”他脸上浮起笑容，“说明你这里有地下水流过，它听到了，蛙最有灵性了。”

他将菜篮子往地下一扣，那些蛙全都挣脱草绳跑了，四面八方全是它们。他哈哈大笑，笑得很天真。六瑾的心很紧。

“我听说你不光卖布，还帮老板进货，你很识货，对布匹的知识掌握得不少。好多年了，雪山一直在慢慢地融掉。我在晴天里摘下眼镜看雪山，反而看得清。我想，我这是什么类型的近视眼呢？”

六瑾没料到这个人这么关注她，于是心里悸动了一下。她觉得他那双外凸的近视眼的确有点怪异，似乎对有些东西有视力，对有些东西又完全没有。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个同他争吵的年轻女人是他的情人吗？看情形很像。那么，他到自己这里来又是为什么呢？也许是心里寂寞，想随便找个人诉说。这时张飞鸟跑到她脚边来了，而老石，正从厚厚的镜片后面欣赏着这一幕。六瑾甚至觉得他的眼里流露出爱，但她又警告自己说，这是错觉。

第8节：第一章 六瑾(8)

他弯腰拾起篮子，说要走了。“你的院子真清爽。”他显得精神了好多。

他离开后，六瑾想去找那些蛙，可是一只也找不到了，它们全都躲藏起来了。六瑾想象着雨天里这个院里将会有的大合唱，想得心醉神迷。他的这个举动是表明了他的心意，还是恶作剧？六瑾总是区分不了二者，就像那天夜里在胡杨林里头一样。老石的确是个不同凡响的人。他说雪山在融化，这大概是事实，天气的确在变暖，环境在变脏。在市场里，她老是闻到腐烂的动物尸体发出的臭味。有一回，竟在角落里扫出一大窝死老鼠。他们并没有去毒老鼠，老鼠就死了，太可怕了。六瑾觉得每个人身上都像有尸臭味。

于是，在认识了很长时间以后，六瑾第一次想念起老石来。她用力地想，可是想得起来的只有那副厚厚的镜片后面闪烁的目光。有时蓦然看到老石，她会觉得这个人很丑，俗不可耐；有时又觉得这个人很有男子气概，形态上有种少有的美，坚韧又果决。张飞鸟又在窗外叫起来，六瑾想，这只小鸟是她和他之间的使者。刚才在葡萄架下的那一幕如暖流一样冲击着她的心。孟鱼家做杂役的女人又在唱了：“雪莲花，开在深山的雪莲花……”那暗哑的嗓音像不祥之兆呢。这位美女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两位孟鱼老头都恋着她，想要控制她？一年前的一天，六瑾看见她默默地出现在孟鱼家院子里的羊群中，她还以为她是来走亲戚的呢。不知怎么，六瑾感到小石城有宽阔的胸怀，无论什么样的古怪人物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此地土生土长的六瑾不知道别的城市（比如父母的大城市）是否也是这样的。这是个优点吗？也许是，如果她心里对那些人的困惑能解开的话就是。

六瑾朝女孩弯下身，问道：“你看什么呢？细玉？”

“看你家的院墙。你不知道吧，有人在上面打洞，是那个男孩。”

“知道了。不用担心的。葡萄给你带回去。”

“谢谢六瑾姐姐。”

小女孩走路一跳一跳的，很像蛙。那些蛙从院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也可能它们是进入了老石提起过的地下水里面。女孩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站在那里看她。六瑾问她看什么，她说六瑾身后站着一个人。

“细玉，你又胡思乱想了。你看见什么人啦？”

“我没看见，我听到了。”

六瑾皱着眉头寻思了一会儿，再要问她，她已经走了。她开始查看院墙，一段一段地仔细看，但她并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看来小女孩在逗她玩啊，她眼中的六瑾是什么样的呢？35岁的老闺女，怪得不像样吗？她回到房里，拿起笔来给母亲写信。她写了一些家常事，忽然写不下去了，抬眼看见雨打在窗玻璃上。外面艳阳高照，哪来的雨呢？她走出门去看，发现那穿树叶的少年在用一把喷壶对着她家的窗户浇水。

六瑾又好气又好笑，冲上去夺了他的壶，呵斥他说：“你不卖茶叶，来这里捣蛋来了啊。你家到底在哪里？你叫什么名字？”少年不回答她的问题，眼睛还是紧盯那把老式浇花壶。六瑾脑子里生出个调皮的念头，她高举那把壶，朝男孩兜头浇下去。男孩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被她浇了个通透。他用手抹着湿漉漉的脸，好奇地打量她的房子里面的摆设。

“进去换衣服吧。”

六瑾拉着男孩的手往里走。

她先让男孩去浴室洗个澡，她给他准备了她父亲的旧衬衫和一条灯笼裤。

可是那孩子在里头洗了好久好久还不出来。六瑾感到蹊跷，就敲门，里头也不回答。她推开门，看见人已经走了，可能是爬窗户出去的。那套旧衣服还放在椅子上。

六瑾呆呆地在书桌前坐了下来，对着桌前的墙壁说：“你看，我有多么落寞。”可是不知怎么，她却在信纸上写道：“……妈妈啊，这里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那封信她写了很久很久，总是感到写不下去，感到自己想象不出母亲那张脸。这封信到底是写给谁的呢？母亲本人真的给她回了信吗？六瑾的抽屉里有很多母亲的信，但她坚信那些句子不是母亲的本意，而是母亲背后那个黑影——父亲的意思。因为母亲一贯不怎么管她。可写信的偏偏又是母亲！一般，信上从来不询问她的个人生活，只是描述了她和父亲老年的希望。“我和你爹爹希望在一个雨天徒步环城一周。”“我们希望重返雪山，同雪豹对话。”“我们幻想自己能化为这个烟城里的一缕黑烟。”“我们今天去河里游了泳，我们想锻炼踩水行走。”“我们……我们决不消失。”然而这类句子都插在大篇的、关于那个城市的混乱描述之中，只有像六瑾这样的人才能将它们的意思从那里头分辨出来。偶尔，她会问自己：这种通信是为了什么呢？父母似乎一点都不惦记她，不关心她的婚姻，连问都没问过一句。不过却有另外一种关注从字里行间，从模棱两可的表达中透出来，说明他们还是惦记她这个女儿的。那么，他们关注的到底是什么呢？六瑾想不清楚，只觉得怪怪的。所以当她拿起笔来的时候，就给母亲写下了那种怪怪的句子。她写这些句子的时候，想到的是胡杨林，肮脏的绵羊，穿红裙子的神秘女郎，星光下搓麻绳的老人。“妈妈啊，我，我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那么她是几个人？她想起了儿时的一次奇遇。她同父亲去戈壁滩，他们一直沿着戈壁滩的外围步行，突然，几十只沙滩鸟从天而降，落在他俩的头上，肩上，脚边。小东西们叫着，啄着他俩的脑袋和衣服，好像同他俩有什么恩怨似的。六瑾注意到那个金红的太阳一瞬间就暗淡了，风呼呼地吹起来，有很多人在喊她和父亲的名字。就是在那时，十二岁的她第一次感到她是被许多看不见的人包围着。她挥着两只手用力赶鸟，完全茫然不知所措，而父亲，竟离开她独自一个人往西走去。内心的黑暗袭来，她觉得自己要被遗弃在这蛮荒之地了。那些鸟儿像突然来到一样，又

突然消失了。“喂——”她绝望地喊道。幸亏父亲很快又出现了，背着手，从从容容地朝她走来，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此刻，当她写下这句话时，她便听到了地心的回响。她感到她所在的小石城是一座沉睡的城市，每天都有人和物在风中苏醒过来。是的，出奇不意地苏醒过来！六瑾想起她的街坊邻居，想起她那几个在孤独中挣扎的情人，想起新结识的老石。她觉得他们每一个都像是从地心走出来的，身上有那么些古老的东西，一些她没法看透的东西。想着这些谜，她又觉得信没法写下去了。“风照样吹，太阳照样升起。”她赌气似地写道，“雪山间的那个岩洞里到底还要出来多少东西？”她的信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结了尾，因为又有人进屋来了。是女孩细玉。从侧面看去，细玉的嘴唇完好无缺。难道有这种事？再从正面看，还是完好无缺。可是她一开口就不行了。

第9节：第一章 六瑾(9)

“六瑾姐姐，你见过蒙古狼吗？”

六瑾看见她小嘴里头的黑洞。她偏过脸，不想再看她的嘴。

“我，我要去邮局了。”她一边收拾桌子一边说。

细玉爬上桌子，又将那张嘴正对着她，仿佛逼着她看。

“蒙古狼把我弟弟叼走了。”

“你在幻想。”六瑾看她一眼，“蒙古狼不存在，蒙古离这儿远着呢。你的弟弟，我今天早上还见过他嘛，他在你妈怀里吃奶。”

“你说他在吃奶吗？我刚才正在想，他被狼叼走了呢。”

她的两条细腿从桌边垂下来，她用双手捧着下巴想心事。本来，六瑾是想问她关于那穿树叶的男孩的事，现在看见她这副模样就打消了念头。这个小女孩，心里装着巨大而沉重的心事吗？她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呢？但是六瑾又感到她一点都不悲观。

“啊，六瑾姐姐，我看见了，你房里好多它们！”

“谁？”

“蒙古狼啊。这边墙上全是它们的影子，有一只特别大，蹲在那里像座小山。”

“我要去邮局了。”

女孩跳下来，飞跑着出去了。六瑾若有所思地封好信，贴上邮票，可是又不想去发信了。她觉得，这个小鬼头细玉分明是在提醒她什么事情。六瑾没见过蒙古狼，但小的时候听过很多关于它们的传说，其中最多的是带走小孩，然后将小孩在狼群里养育的传说。最近窜到城里来的，会是蒙古狼吗？它们翻过雪山来到了这里？小石城的孩子们总是在小街小巷里游荡，深夜也不归家，所以被狼叼了去是很自然的，那些大孩子也许就被吃掉了，小的则变了狼孩吧。六瑾想得入了迷，开始虚构起狼孩的生活来。

那封信躺在桌上，很扎眼，六瑾看着看着就将它同狼群的事联系起来了。在她的想象中，烟城里头也有蒙古狼在出没。如果干巴瘦小的父亲骑在一匹狼背上飞奔，那才是好玩的事呢。“爹爹，爹爹，您可不要下来啊！”她在心里喊道。这个想象使得六瑾对自己的这封信产生了一点信心，她将它放进提包，决心上邮局去了。她锁房门时的确听到房子里头有些响动，她不想细究了，就头也不回地到了街上。

她将信扔进邮筒之后就碰见了邻居路姨。路姨是母亲的好友。

“我怎么总觉得你妈妈回来过啊？”路姨说话时揉着那双浮肿的黃眼睛，像没睡醒似的。

“没有啊，路姨，您去哪里啊？”

“我？我四处走走看看，琢磨琢磨这些小孩的问题。那些狼，夜里真的来过了呢。我家孙女也是一夜未归，早上冲进家里直喊肚子饿！”

六瑾眼看着路姨消失在拐弯处，心里一下子变得特别空。看来在路姨的心中，母亲仍然时常出现。这个土生土长的路姨，不知道是怎么看待母亲的。六瑾的记忆中闪现出这两个扎着头巾的老阿姨一块去上班的情景，那时的路姨有些神经兮兮，总是回过头看身后。为什么这位老阿姨会觉得母亲回来过了呢，难道……她不敢想下去了，她觉得她的话不可理解。她想回忆自己在信中给母亲写了些什么，可是想啊想的，一句都记不起来了。

快到家的时候，六瑾看着孟鱼家那个女人在院门口痴痴地盯着马路上的行人，这是很少有的事，因为平时她总是尽量躲着人。六瑾心里一好奇就迎着她走过去了。“你在想家吗？”六瑾被自己这句问话吓了一跳，立刻感到别扭。阿依抿嘴一笑，摇摇头说：“不。”六瑾想，阿依抿嘴笑的样子可以令男人神魂颠倒呢。她又问她：“你家在什么地方？”没想到女人一点也不躲闪地说了好多。她说她家在雪山的那一边，家里有父亲和兄弟。她家没有正式的房子，只有几间草屋。家里靠打柴为生，像她父亲和兄弟那样的砍柴人现在几乎绝迹了，可他们就是爱好深山里的工作，不愿换掉这个工作。那时她母亲每天傍晚都

在紧张不安中度过，担心这父子俩遭到雪豹的袭击。她家生活的清苦是难以想象的，有时连点灯的油钱也没有呢。好几年了，她一直想跑出来见世面，可又害怕。直到有一天孟鱼老伯来到她家，她才同他一道来到了这里。

第10节：第一章 六瑾(10)

“你在这里很寂寞，对吧？”

“不对不对！”她很激烈地反驳六瑾，“我最喜欢的是——这里！”

六瑾看到阿依的美目像两朵花一样开放了，里头涌动着纯洁的气息。回忆起她夜间歌声里头的凄厉，六瑾心里的谜团更大了。她不知道要同她说什么，只好道别。阿依始终在微笑，一种带有雨后松树清香的微笑。六瑾感到自己真傻。

六瑾无端地感到老石要来了，就起劲地收拾了一遍花园。奇怪的是她连一只蛙都没找到。现在她分明意识到了老石放走青蛙的举动是有预谋的。虽然她同他已经是好朋友，他也到她的园子里来喝过好多次茶，但六瑾对于这个吸引她的男人一点实实在在的感觉都没有。而且她也没有梦见过他。她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所有的客人坐进她家那把旧藤椅时，椅子都要吱吱嘎嘎地响老半天，坐的人越重，响得越厉害。可是老石却完全不同，他一坐进去就同椅子融为一体，年代悠久的椅子只是细细地呻吟了两声便沉默了，他和它配合得那么完美。这个结实的中年男人就仿佛是同她的椅子长在了一起似的。就因为这件事，六瑾对他的情意不由自主地加深了。葡萄已经快摘完了，夏天接近了尾声，六瑾感到自己的心灵深处竟然有一份急切。但是那一天老石没来。他是第二天才来的。六瑾看见他闪现在院门那里时，她就如同俗话说说的“干涸的大地渴望着雨水”。她居然脸都红了，也许是因为血冲上了脑袋。

“蛙全跑到下面去了，六瑾。”他说话时脸上掠过一丝恍惚。

“真的吗？我这个地方？”六瑾的声音很欢快。

“真的，就在你院子的下面。要不我干吗将它们放到这里来。”

“那么，你知道出口在哪里吗？下面是什么情况呢？”

“不，不知道。也许在你房子下面的通风口那里？我没有把握。”

由于他执意要站在那里，六瑾也只好站着。他们就这样倾听想象中的蛙鸣。天色在渐渐暗下来，老石的脸又变得模模糊糊的，她觉得他那条扶着院墙的手臂特别长，像猿猴的一样。六瑾突然想起了远方的父母，心里涌出一股缅怀的情绪。通风口？很久很久以前，在夜里，她的确常和父亲一道蹲在房子下面的通风口那里倾听过，然而那时就像现在一样，什么都没听到。也不对，不是什么都没听到，她和父亲听到了母亲在房里发出的梦呓。每一次，母亲都是笨拙地学公鸡啼鸣，她听了只想笑。她的态度使得父亲很不满。老石对蛙的所在地并没有把握，凭什么说蛙在地底下呢？他必定精通很多六瑾没有接触过的事，在胡杨林里头她就领教过他的怪异了，当时她觉得他神出鬼没，心机极深。或许就因为他心机太深，六瑾才没有对他产生长久的激情，她有点恐惧。她有意要拉开距离。

“我真想有个园子啊。”老石一边说，一边摘下镜片厚厚的眼镜来擦拭。那两块镜片在月光下晃动着，像妖镜一样闪光。六瑾看在眼里，心中的激情沉下去了。她又怎能揣摩到这种人的念头呢？这时老石轻轻地笑出来了。

“你笑什么？”六瑾有点恼怒了。

“想起小时候赤脚追青蛙了。青蛙是我的好朋友，可他们老是嘲弄我。”

然后他戴好眼镜告辞了。六瑾记起，连泡好的茶也忘了端给他喝了。她对这个人有些什么了解呢？他老家是染布的，住在雪山那一边。这是他自己告诉她的。六瑾回到葡萄架下坐下来，喝完了那杯冷茶。有一刻，她似乎听到了水响，但那只不过是幻觉。她一回头，看见自己房里的灯亮了。这是自己先前打开的，还是自动亮的？她先前并没开灯啊，再说那时天还没黑嘛。她不愿意老想这类事了，她感到自己很疲倦。也许，她应该想一些欢乐、明确的事。那么什么是明确的事呢？孟鱼老爹家的美女似乎是，那条大红的裙子是那么艳丽，还有那张精致的，梦一般的脸。那就是美。还有她半夜的歌声，那也是

美。喜鹊和张飞鸟都没有出来，院子里静得让人有点发慌。她决定下次遇见阿依时，要问她一些事。阿依这样的女人会让她接近吗？她那么美，根本不像这个世界的人。还有孟鱼老爹院子里那些杀气腾腾的氛围，分明是拒人于千里之外……邻居啊邻居，你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她又感到疲倦了。房里的灯不那么亮，看上去像蒙着一层纱一样，六瑾知道灯光下总有几只小飞虫，而那只大壁虎大概也出来了。里面，又是一番天地啊。

第11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1)

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

胡闪和妻子从小石城的汽车站走出来，站在那条长长的水泥马路旁边。他俩一齐做了一个深呼吸，感到自己置身于水晶宫一般的画面中了。略带寒意的空气是如此的清新，高而悠远的钢蓝色天空下，马路显得十分宽广，人行道铺着好看的彩石，榆树和沙荆相间，遮出悠静的林荫道。路当中有几辆人力板车在慢慢行走，车夫们都低头看着地下。那些朴素的平房都离马路较远，房前房后都有一丛丛绿树。胡闪和妻子有点吃惊地站在树下，行李就放在他们脚边。这个边疆小城超出了他们的预想，简直给他们一种世外桃源的印象。一会儿单位的车就来了，也是一辆人力车，不过是用脚踏的三轮车，车夫是个黑胡子大汉。他帮他们将笨重的行李在前部码好，请他俩坐在后面。然后他就慢慢地蹬起来了。他蹬得并不吃力，这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不爱说话。胡闪和妻子感到要是他们说话，就是对车夫不礼貌，所以他们也三缄其口，默默地欣赏着美丽的小城的风貌。似乎是，这个小石城只有一条马路，因为他们始终没看到路边有岔道，当他们的车走完这条笔直的马路时，就上了一条柏油小道。小道的一边是小河，另一边是胡杨树。一路上没有一个人，只有鸟儿在树上叫。拐了几个弯之后，河和胡杨都消失了，眼前是乱石成堆的一个小山岗。那汉子从驾座上下来，说要小便去，就不见了。

夫妇俩在那荒凉的岗子上等了又等，后来才觉察出被人骗了。他们没有蹬车的技术，可是弃车走掉呢，又搬不动那些行李。年思蹲在地上，开始叹气。胡闪暗想，她总是这样，一有事就叹气。他匆匆地在心里估算了一下，从这里到大马路有四五里地，路不好走，又快到傍晚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走，不考虑这些行李了。必须找到接收他们的单位。他是不敢同妻子在边疆的野外过夜的，什么危险都可能发生。他们商量了一下就拉着手走了起来。

那条路还真不好走，布满了凸出地面的石头，有几次他们都差点绊倒了。年思是近视眼，走夜路特别困难，只能死死拖住胡闪的手臂，由他带着往前迈步。看来不止四五里，可能竟有十里路呢。当两人终于返回到大马路时，都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了。空空的马路奢侈地亮着华灯，他俩靠电杆站在那里等人出现。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才有人来了，是淌着河水上来的，身上湿漉漉的。胡闪上前向他打听，他就反问道：

“你们难道没有看见我？我一直在河里看你们呢！领导派我来的，我怕弄错就没叫你们。全院的人都在找你们。”

“可是我们的行李被扔在荒地了。”

“不要紧，早就有人捡到了。你们是遇上了疯子吧？他和你们开玩笑的呢，这是我们这地方的风气。跟我走，小石城欢迎你们！”

他俩同时抬头看见了青色的天空里那一行大雁，两人都要掉眼泪了。

夜晚特别凉爽，所以走了这么远也不觉得热。这条路上除了他们就没别人走，多么寂静的小城啊。

那天夜里，浑身湿透的中年人将他俩带到了建筑设计院的招待所。一进房间他们就看见了自己的行李。睡在招待所的床上，年思久久不能入梦，她对前途似乎感到恐惧，隔一会儿又在黑暗中嘀咕一句：“我没想到啊。”胡闪觉得妻子在埋怨他，可是他自己心中却很激动，甚至很……光明。他是个喜欢挑战的人。他听到隔壁房里有人在放水，可能是在洗澡，他一直听下去，那水声竟不停了。他想起城外的那条小河，还有站在河里的男人。那人是在捕鱼吗？可是他并没有提着一桶鱼上来啊。也许还有很多其他人在那条河里，他和年思只顾赶路，就没有看见。这么说，他俩的一举一动都在小城人的眼里啊。当时在那个荒凉的山岗上，他俩深深地感到被这个世界遗弃了呢。胡闪回忆起火车上那些日日夜夜时，便觉得年思的内心发生了剧变。因为在车上的时候，她是那么地憧憬着小城的生活，信誓旦旦地反复表

白，永远也不再回到他们的家乡大城市了。快到目的地时，她还变得神经质起来，指着窗外的一个又一个的安静的小城问他：“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这个形式……你说说看？有不可能正好是这种？啊？”胡闪答不出，感到很惶惑。他知道妻子的思路总是那么独特。可是此刻，她为什么要说自己没想到？胡闪感到情形应该相反——她什么都想到了。当初他俩看到报纸上的一则小广告，就决心抛弃那座大烟城里的一切，向着一个陌生之地出发了。可以这样行动的人，难道不是将一切都想得十分透彻的人吗？年思到底是怎么啦？这一点小小的挫折竟会令她一蹶不振？不，不，她的嘀咕一定另有含义的。那是什么含义呢？胡闪想道，他一到这个小城，以往生活中被埋得很深的那些东西就钻上来了，徐徐地在他眼前展开。他看不清。就比如下午那汉子用三轮车蹬着他们慢慢出城时，他心里涌出过一股熟悉的情绪，那股情绪他说不上来是什么时候产生过，但肯定同他身上某些前世的東西有关，他有这类经验。这使他怀疑，他们从烟城出走并不是因为看了报纸上的一则广告，也许是经过长久预谋的行动。此后，汉子对他们的抛弃更使他加深了怀疑。窗外的狂风乍起，像要揭走屋顶一样，房里一下子就冷起来了。年思偎在他怀里，他俩将薄薄的被子卷紧。他们听到有人在走廊里高声叫喊，然后是匆匆的脚步声，门一扇接一扇地打开，又关上，似乎都在往外跑。而外面，狂风一阵紧似一阵。后来竟有人吹哨子，像兵营里一样。他俩不敢开灯，也不愿起来看，因为白天累坏了。年思喃喃地说：“真是个喧闹的夜晚啊。”他们决心不顾一切地睡觉，后来就真的睡着了。

第12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2)

胡闪一大早就醒了。他到水房里洗漱之后就来到已经风平浪静的大院里。招待所的院子很大，有好几亩地，里头栽着一些灌木，但连一棵古树都没有，只有一些新栽的年轻的冷杉。胡闪想道，要是有一棵古树的话，说不定被昨夜的狂风刮倒了呢。太阳就要出来了，他又闻到了空气中的那种特有的清新，昨天这种清新曾使得他和妻子几乎掉泪呢。招待所处的位置很高，放眼望去，居然就看到了雪山。他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根本就没有雾遮挡，它就那样漠然地立在那里。胡闪轻轻地叹道，啊，雪山居然是这个样子！它并不是全身披雪，只是顶上是白的，大概因为太高的缘故，听说海拔有四千米呢。昨夜送他们来的那位中年人不知为什么站在院子里洗脸，他将脸盆放在一个石墩上，用毛巾在脸上擦了又擦，擦得脸上红通通的。他迎他走过去。

“洗脸是一种运动。”中年人说。

“对啊对啊，你们真幸福。”

胡闪说过这句话之后吃了一惊，他想，自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您说得对啊，我在沐浴雪山吹来的凉风呢。我每天早上都要站在这里做风浴，倾听山里头的那些鸟啊，雪豹啊，黑熊啊它们发出的叫声。”

“离这么远，您还听得到！”胡闪大吃一惊。

“边疆人的耳朵嘛。”他哈哈笑起来，“所以说，您和您夫人在小石城是丢不了的。您说说看，怎么丢得了？啊？”

胡闪虽然感到他话里头的善意，可还是被他笑得很不舒服。而且这个人说话时手里的毛巾一刻也没停，就那么擦呀擦的，将脸颊擦得像一只发亮的红苹果。在平时，胡闪最讨厌生着这种脸的人了。他于是告辞回房里去，中年人冲着他的背后大喊：“可不要将眼前的幸福抛之脑后啊！老胡，您可要三思啊！”

他们房里来了个银发的老妇人，正在同年思嘀咕什么。年思冲他一笑，说老妇人就是院长。胡闪连忙同院长寒暄。院长很平易近人，近距离看上去，胡闪觉得她并不老，她微笑着对胡闪说：

“不要理外面那个人，他脑子有点毛病，是因为失恋。他是这里的清洁工。”

院长的话又让胡闪吃惊了，他感到这里的一切事物都有种倒错的倾向。倒是年思，一副见怪不怪的镇定的样子，似乎同女院长十分投合。

“我考虑到你们刚来，现在首要的事是安下心来，所以呢，我暂时不给你俩安排工作。你们的住房已经安排好了，这段时间，你们爱上哪里就上哪里吧，到处转一转，看一看，体验一下小石城的地理位置。”

她走了之后胡闪琢磨了老半天。“地理位置”是什么意思？是暗示雪山还是暗示边疆呢？还要“体验”！年思看着他直笑，说：“你把院长想得太复杂了，其实啊，她是个老妈妈！”胡闪听她这么一说就更觉得奇怪了。为什么年思一下子就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头去了呢？女人的变化令人意想不到啊。她居然说这个古怪的院长是个老妈妈。照这样推理，昨天那个用三轮车拉他俩的疯子也是个好兄弟了？当时他俩站在乱岗上，她是多么的气急败坏啊。他还以为她后悔不该来这里呢。不过才过了一夜，她的态度就变成这样了。

他们被领到一栋三层楼房的顶层。房间很大，是阁楼房，屋顶是斜的，有巨大的玻璃天窗，睡在那张大床上就像进入了太空一样。年思狂喜，立刻就躺在床的正中间不愿动了。胡闪一个人将行李拿出来一一摆放。他们一共有两间房，前面那间做客厅，后面那间是卧室。胡闪来来回回地搬东西时，听到屋顶上“哒、哒、哒……”响个不停，像有人在用木棒叩击似的，而且那声音不是从一个地方发出的，似乎在不断地移动。“年思，你听！”“听什么啊，我可是一路听过来的！”“会是鸟儿吗？”“我看是风。”“风怎么会弄出这种响声，像木棒

在打。”“这里的风恐怕就是这样的。”胡闪说不过她，只好闷头继续清行李。过了一会儿，那叩击声在天窗上响起来了。胡闪站到床上仔细观察，的确没发现有棍子在玻璃上敲。他想，年思的思维方式转变得多么快啊，她就仿佛这里是土生土长的居民！瞧，她竟然幸福地睡着了，还打鼾呢。有人到门口来了，胡闪连忙跳下床来，那人也不敲门就进来了，是失恋的清洁工，他脸上仍是红通通的。不等邀请，他就在客厅的椅子上坐下了。

第13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3)

“我需要同人谈谈。”他一边东张西望一边说。

“我正忙，您不介意吧？”

“哪里哪里，您忙好啦，忙吧，我只是要借您的一只耳朵。夫人睡了？好！我是来说我的个人问题的。我在设计院有一份正式工作，可是我却没有成过家。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心性太高了。我的爱人是个维族美女，她同家人住在山里。多少年过去了？我记不清了，这种事，谁还去计时间啊。我同她只见过两面，一次是在市场，那时的市场还只是个小小的集市，她同她父亲一块来的。嗯，我知道，这种事，您是不会相信的，没人会相信，除了我自己。胡老师，您在笑我吧？我看见您的胸口在抖动。没关系，我习惯了，我的故事，一说出来别人就要笑。”

清洁工说完这一通话之后，就看着面前的墙壁发呆了。胡闪想，这个人心中珍藏着那种事，所以他生活得那么积极。

“我的名字是启明，您以后叫我老启吧。”他突然又打破沉默。

“我正要问您，这里的风刮在屋顶上怎么像有人在用木棒敲击呢？”

“啊，问得好，边疆的事物就是这样——无形胜有形。我必须工作去了。”

他一起身就出去了。

年思在床上翻了个身，大声喊了一句：“我看到了！”胡闪看到她正用手指着天窗呢。她的目光直直的，她醒了没有呢？胡闪在心里暗自感叹：她多么像睡在太空里头啊。以前在内地时，他们的卧室是封闭的，厚厚的窗帘挡住了烟尘也挡住了光线。那时他常开玩笑地将那些深蓝色的天鹅绒窗帘称之为“铁幕”。

胡闪继续清东西，他的手一抖，镜框就掉在地上打碎了。那里面是他和年思的结婚照，现在他俩都成了花脸。那边房里响起年思询问

的声音。

“是谁来了啊？”

“没有人来，你睡吧。”

“可是我听到了，是一男一女。”

胡闪藏起镜框，一回头，果然看见一男一女站在房里。看来这里的人都习惯不敲门就进屋。他尴尬地微笑了一下说：“你们好。”那两个人也微笑，说：“您好。”他们自我介绍说是邻居。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就叫他们，他们的房子在东头，同他隔着三个门。“这三套房空着，可不要随便去推门。”男的补充说。胡闪问：“为什么呢？”男的皱着眉想了一想才回答说：“没什么，这是我们这里的习惯。可能是怕乱风将门吹坏了吧。”胡闪发现这两人的胸口上都戴着一朵白花。男的注意到了他的目光，就解释道，他们的爱犬得了重病，活不了多久了。胡闪说：“可是它还没死啊。”女的回答说：“可是它总要死的啊，不是明天就是下个月。”他俩似乎对胡闪这种态度很不满，一齐瞪了他一眼就沉默了。

年思已经穿戴整齐出来了，脖子上挂着那个玉石蟾蜍坠子的项链。她请那两人就坐。那一男一女忸怩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有坐。告辞了。这时胡闪已经将他们的行李整理摆放得差不多了。可是年思仿佛对这些事完全没感觉，她抱着头在房里走来走去，抱怨头疼。胡闪问她刚才睡觉时看见了什么，她说是一只鹤，从南边飞来的，她从天窗看见它上面盘旋。“鹤是长寿鸟。”她说。

“我最讨厌虚张声势了。”她突然激昂起来，“戴什么白花呢？生怕别人不知道！没有谁想去死的，对吗？”

“是啊，我也不喜欢这两个人。”胡闪附和道。

胡闪总是很佩服妻子的敏锐。他觉得，哪怕她在梦里头也能感觉某些事情的实质。来的前一天，他们睡在被烟雾缭绕的半空的房间里时，她就说听到窗外有只大鸟飞过。那是不是这只鹤？她对长寿的动

物有种偏爱，房里还养着一只小乌龟。但是鹤究竟是不是真的长寿啊？

“我想到周围转一转，我们一块下去吧。”她提议。

楼梯口在东头，当他们走到那里时，胡闪朝那张紧闭的房门狠狠地盯了几眼。他瞥见妻子的嘴角有一丝笑意。他们住的房子是被胡杨林包围着的，不远处就是那条小河。但也许不是同一条小河？方向感在胡闪脑子里完全错乱了。年思很镇定地在胡杨下的石板小路上行走，有时又揉一下太阳穴，看来头疼减轻了很多。令胡闪惊讶的是，外面一丝风也没有。他回想起在房里听到的那种奇怪的风，不由得抬起头扫视上面这片钢蓝色的天空。可是年思忽然弯下腰去了，接着她趴到了那块草地上，用一边耳朵贴着地。

第14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4)

“年思，你干什么？”

“有大队人马从雪山那边过来了。胡闪啊，这个小城要被挤破了，我们可要站稳脚跟啊。”

她说话时身躯在地上痛苦地扭动，那种有点奇怪的运动，仿佛被抽去了骨头一样，那些不知名的草被她压倒了一大片。胡闪看着地上的妻子，心里疑团越来越大——难道他们真是看了一则广告才奔赴这个地方的吗？事先她会对这个小城一无所知？如果情形相反，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他也在草地上坐下来，但他的臀部刚一接触到地，就感觉到了那种跳动——不，是叩击，如同风叩击屋顶一样。他跳了起来，目瞪口呆。再看年思，她正脸朝下在窃笑呢。

“这里发生了什么啊？”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嘛，大队人马要过来了。你还不定下心来，你要赶快结束你那种悬空的状态。”

在远处，清洁工老启正站在河里。这个人看来很喜欢在河里搞活动，他也许又在观察他俩呢。也可能是院里派给他的任务。胡闪不知道院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到现在为止，他对设计院产生的印象还只是那个白发女院长。年思要他定下心来，怎样才算定下心来呢？他想去看看设计院，那个自己将要在里头工作一生的地方。他觉得它应该就在这附近。于是他朝着站在河里的老启招手。年思问他叫老启干什么，他说让他带路，去设计院看看。年思站起来，一边拍打身上的灰一边嘀咕：“哼，性急是吃不了热包子的。”

一会儿老启就来了，胡闪说出自己的请求。

老启满腹狐疑，眼珠子乱转，不知他心里想些什么。后来他忽然笑起来，对胡闪说道：

“胡老师啊，那地方您昨天到过了的。就是疯子将你们扔下的地方啊。”

“可我并没看到附近有设计院啊，那是个乱岗。”

“您没有仔细看，的确就在那不远的地方。门楼是灰色的，所以不显眼。很多人都像您一样找不到呢。要不还是我带您去？”

“啊，不，我不想去了，谢谢，我要考虑一下。”

年思在一旁责备地瞪他，拖着他回家。老启理解地微笑着，说：“这就对了。”

他们回到宿舍楼下，可是年思又不进去了，说房子里头“憋气”，还不如在外头随便走走。意外的是，年思说她在乱岗上看见设计院的房子了，都是些灰色的矮楼，一点气派都没有。当时她不知道那是设计院。就没吭声，因为怕再一次上当。事实证明那个时候她的做法是对的，要是直接去了那里面，又没人接待，现在会是什么情况啊？他们在宿舍楼前的那条鹅卵石小路上踱来踱去的，年思始终显得很激动，情绪还有点紧张，仿佛心里藏着一个念头。

“年思，你想什么？”胡闪担忧地问她。

“我在想——啊，胡闪，我在想，40年以后，小石城里会住着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我想着这些事啊，心潮起伏。”

“你想得真远。你像那些大雁一样。它们从高空看下来，会不会吃惊得飞不动了呢？我只是偶尔想想这类事。”

胡闪却分明感到，年思心里藏着的不是她说出来的念头。那是什么呢？

在楼上，到过他们家的那男子从窗口伸出头来对女的讲话，女的手提一个菜篮子出门了。男的要女的去找一个姓蛇的兽医，女的“哎哎”地答应着，低头疾走，胡闪看见她的衣服上换了一朵更大的白花。经过他们身边时，女的略微一点头，他们发现她眼睛红肿着。虽然胡闪和年思都不喜欢这两个邻居，但他们那种悲哀还是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似乎是那两个人终日沉溺在一种丧葬的氛围里头，白花啦，黑衣服啦，年思见了就头疼。年思喜欢想那些高远的事物，喜欢在无边无际的世界里漫游，她把这两个邻居看作她的思维的障碍。这

一点，胡闪现在也感觉到了。女的已经走过去了，他们才发觉她的一条腿瘸得厉害。胡闪内心立刻升腾起对她的怜悯，一拍脑袋，说：“我竟没看出来！”这时年思也若有所思地从喉咙里发出声音：“嗯——”忽然，两人都想上楼了。他们进去的时候，楼里面出来了好几个人，都是低着头疾走。

第15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5)

那男人有些慌乱，匆匆地将什么东西扔到沙发后面去了——因为胡闪也是一推门就进了房。他站直了身子，微红着脸说道：

“欢迎欢迎，我叫周小里，我妻子叫周小贵，你们可以叫我们小里和小贵。我已经知道你们的名字了，是院长告诉我的。”

胡闪看到了它。它是一只袖珍短毛犬，红棕色，不知为什么身上弄得很脏，一块一块的黑乎乎的油迹。它正伏在地板上张着口出气，眼睛几乎是闭着的。

“它本来是同我们睡在床上的，可是近来它不愿意了，把身上弄得这么脏，还病了，什么东西都不肯吃。你们可不要注意它，你们注意了它，回头它就要同我们闹。”

周小里邀请胡闪和年思到里面去坐，说是怕扰了那只狗。他家那些家具的格局也同他们家是一模一样的，只是那张大床上铺着黑色的褥子，白色的枕头，让人看了很压抑。似乎是自然而然地，他们三个人都走到窗口那里去看外面。

胡闪大吃一惊，因为他看到的同在自己家里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色。那是一个小花园，里面生长着棕榈啊，榕树啊，椰树啊等等，还有一些奇花异草，有一名老翁正在园里忙碌。胡闪暗想，他在自家窗口怎么没看到这个花园？他们家的窗户同周小里家的窗户是一个朝向啊。还有，这些南方的植物怎么会在北方长得这么好呢？但是年思一下子就对这两个邻居改变了看法。她变得活跃起来，反复地询问周小里花园里那些植物的名称，口里“啧啧啧”地发出惊叹。胡闪说：“我们在我们家的窗口怎么看不到这个花园呢？”他的话音一落年思就责备他说：“你又在乱说了，胡闪。这样并不好。”胡闪坚持自己的意见，年思就生气了，一跺脚先回家去了。周小里同情地看着胡闪，叹了口气，说：“胡闪真是个直爽人啊。你再看看那位园丁，你会发现你其实是认识他的。”胡闪仔细看了看，说没有认出来。周小里就又说：“那

就不要盯着他看了，看久了他也要生气的。老头来自南方的一个种植园，现在他老守着这个花园不出去，生活在回忆之中呢。”周小里把窗帘拉上了。胡闪看见他们家的暗蓝色窗帘同他自己家以前用的一模一样，心里就想，他们是不是同乡呢？由于他没撑开天窗，房里显得很阴暗，但这种压抑的氛围胡闪又似乎很熟悉。还有眼前这个瘦条个子的男人，以前是不是见过呢？他让胡闪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自己说起话来，他说话时，胸前那朵大白花在胡闪眼前晃来晃去的。

“小胡啊，我和我妻子来这个设计院一年多了呢，我们在这里看不到前途。当然，我俩并不是到这里来找前途的，我们，只是要找一种氛围，一种可以让我们不断振奋的氛围。这个我们倒是没找错。人生活在这个小石城，总是能感到隐隐的推动力。比如你妻子，我就觉得她已经感到了，她很敏感。你是男人，男人在这方面要稍稍滞后一点。我问你，你能忍受一种看不到前途的生活吗？”

“大概能吧。我不知道，我很困惑。你们的狗是得了什么病？”

“它啊，没有病！”小里站住了，阴影中的两眼闪闪发光，“问题就在这里。小动物什么病都没有，却一心想死，嘿！”

胡闪感到房里有阴风，就缩了缩脖子，他的这个动作被小里注意到了。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天窗也关着，风是从哪里来的呢？当胡闪正在苦想这个问题时，小里已经悄悄地上了床，盖上了被子。他那张瘦削的长脸在雪白的枕头的映衬下显得有点脏。他说他不舒服，所以要躺下，他的心脏总是出问题。他请胡闪不要介意。“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小里又说。胡闪站起来，轻轻地走到前面房里去看那只小狗。他蹲下来，伸出手想抚摸它。可是它用细弱的呻吟声阻止了他。小里绝望的声音从里面房里传来：“胡闪啊，什么时候才会云开雾散啊！”胡闪一抬头，看见周小贵回来了，苦着脸站在那里。她身边放着菜篮子，篮子里除了小菜以外还有几包用粉色纸包着的东西，也许是兽药。

第16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6)

“老胡啊，您看过花园了吧？”小贵严肃地看着他说。

“看过了啊。这么美的——”

他在想如何形容那仙境般的地方，可是小贵打断了他。

“花园不是供人欣赏的，知道有这么个处所在您鼻子底下就行了。”

胡闪想，她怎么也像年思一样在责备自己呢？女人啊，太难猜透她们的想法了。他又想起躺在床上的小里，怀疑那个男人也许是被她折磨成了那副样子。他有那么严重的心脏病，不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而且今天又不是休息日，他们夫妇却呆在家里不上班。他俩就像长期休假的病人。

小贵将纸包里头的兽药倒进一个小陶碗里头，用暖瓶里头的水将药化开，端到小狗面前放下。小狗立刻睁开眼睛站起来。它将头伸到碗里，“哒哒哒”地几下就将灰白色的药粉舔光了。小贵轻轻地唤它：“秀梅，秀梅……”小狗昂着头，似乎精神起来了，胡闪觉得它要开始跑动了。可是它闷闷地叫了一声，重又趴在地上，闭上眼，耷拉下耳朵。“秀梅，秀梅……”小贵还在耐心地唤它。它毫无反应。

“这是什么药啊？”胡闪好奇地问。

“您看呢？”小贵用嘲弄的语气反问，“任何药都只治得了病，治不了其他，对吗？”

胡闪听出了她的言外之意，他感到很不舒服，他觉得自己就像赤身裸体站在这个胸前戴白花的女人面前。他含糊地咕噜着“我要回去了”，就抬脚出了房门。他在走廊里大大地伸了个懒腰，吐出胸中的秽气。有一只很大的白蛾从东头的窗户那里飞进来了。他心里一紧，用两只手抱着头往自己家里冲去，一进门立刻将房门闩紧了。年思在那里笑。

“你已经把它放进来了。它捷足先登。现在是白蛾产卵的季节。”

她用鸡毛掸子指着墙壁上的蛾子，问他：

“你说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当然是将它弄下来杀死或扔到外面去。胡闪最恨蛾子了，一见就起鸡皮疙瘩，可是他也知道年思不会杀死小动物的。果然，她轻轻地走过去，用一张报纸包住了那个大家伙，将它请出了房间。年思做这类事的时候又认真又灵活，动作中透出妩媚。她到厨房洗完手又出来了。她坐下来，告诉胡闪一件奇事。她的丢了好久好久的日记本居然在旧旅行箱背面的口袋里发现了。那是她少女时代的日记，记录着她从虎口逃生的一个长梦。她说到这里就晃了晃手里那个棕色的旧本子。胡闪希望妻子谈谈那个梦，可是她却说起日记本的遭遇来。

似乎是，这个日记本几次丢失了，后来又重新出现在他们家里。“谁会去动这个东西呢？这里头又没什么了不得的隐私！”年思一脸迷惑。她一点都不屑于谈论那个梦，只是说那是“很幼稚的描写”。她当着胡闪的面将日记本重新放进旅行箱背面的口袋里，叫胡闪同她一块记住，因为“两个人的记忆力总比一个人的要强。”胡闪想了又想，还是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旧本子。这个时候窗户上又响起了敲打声，一下一下的，他又忍不住到窗口去看。他看见的是浓雾，有一个角上雾化开了，显出一株椰树。啊，这不是那个花园吗？但很快，雾又遮住了椰树，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对年思说小石城的气候变幻莫测。“所以我才提醒你不要乱下结论嘛。”年思嗔怪地看了他一眼。

这是小两口在边疆小城的第二夜了。虽然夜里有点冷，年思还是坚持要开着天窗。躺在那张宽大的床上，他俩都感到了身下的房屋在摇摆，而上面，有一队大雁飞过，悠悠的叫声令人神往。“是不是地震了？院长告诉我，小石城多发地震。”年思的声音仿佛从远方传来，墙壁发出嗡嗡的回响。往事在胡闪的脑海里拥挤着，他睡不着。他企图将患病的周小里的形象填进自己生活中的某个阶段，但一一失败了。

越想，就越觉得自己同这个男子很熟悉。他终于忍不住起身到了窗前。夜里仍然有稀薄的雾，不过那个花园已经隐隐约约地显出了轮廓。胡闪又发现了花园里的亭子，园丁卧在亭子里的地上，身旁还有只黑猫。这个画面给他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年思在身后说话，声音还是激起嗡嗡的回音。她继续着地震这个话题，要他做好逃离的准备。“跑到花园里去就可以了。”胡闪却觉得她的这个说法有点怪异。他们根本找不到这个花园，又怎么跑到花园里去呢？什么东西猛地一下敲在窗户上，像响了一个炸雷，胡闪吓得转身就跑，扑到床上。惊魂未定中听见年思在告诉他：“那是风。”走廊里传来周小里歇斯底里的哭声。真是个喧闹的夜。

第17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7)

“我们要不要帮一帮他们？”年思说着开了灯。

“怎么帮？将死狗挪到我们家来吗？他们不会同意的。”

小里在诉说什么事，声音很清晰，似乎是在说那只狗，又似乎是在说一些久远的往事，同海洋之类的话题有关。难道他以前是一名海员？胡闪不愿出去劝他，他如果出去的话，夜里就别想睡了。他身上有股奇怪的气味，像檀香又不是檀香。胡闪一同他说话，就感到自己从这个世界退出了，轻飘飘的很难受。现在他需要休息，他让年思关了灯，他们重又躺下。黑暗中，听见哭声变成两个人的了。小贵的哭声尖锐而高亢，小里的却像怒吼，仿佛要反抗压迫似的。并且他哭一会儿又诉说一会，诉说之际就提到海。年思钻到胡闪怀里用颤抖的声音说：“海吞噬了一个男人的梦想。”他俩紧紧地抱着睡着了，也不知道哭声是什么时候停止的。后来又醒来了，因为双方的手都被压得发麻了。当时只觉得房里超常的黑，过了一会儿才明白是上面的天窗自动地关上了。天窗怎么会自动地关上呢？难道是风搞的鬼？年思说：“我们在海底。”胡闪伸手去开灯，糟糕，停电了。他下了床，感到脚步有点踩不到地上，有种鱼儿游动的味道。他游了一圈又回到了床上，因为年思在唤他。

在超常的黑暗里，胡闪向年思说起了自己来这里的决心。他说那简直不算什么决心，而是水到渠成似的。也许这事十年前就决定了。他俩被遗弃在乱岗上时，他心里甚至暗暗有种悲壮感呢。他反复地重复这个句子：“你说，我怎样才能落到实处呢？”这个明知不会有答案的问题，他还是忍不住要问。“边疆啊边疆，”年思答非所问地说。胡闪开始想象他们住的房子在小石城所处的方位，也就是院长所说的“地理位置”。有一瞬间，他一发力，就好像心里通明透亮了，整个小石城的模型居然出现在脑海里，他们住的房子正处在西北角上。但是这个西北角有点问题，有块乱糟糟黑糊糊的东西，像是沼泽地，

那里头有只袖珍小狗在使劲从水洼里往岸边游，它想上来，可就是上不来，不知道什么阻止了它，它反反复复地掉下去。他暗暗着急，不知不觉地说出了声：“是小里家的狗吗？”他的声音一响起，幻觉就通通消失了，到处都变得黑洞洞的。也许那两个邻居哭累了，现在也同他们一样，变成了深海底下的鱼？他又想来假设东头房间里的情况。当他开始这样做的时候，那些房间就掉下去了。是的，坠入了虚空，不存在了。只有老园丁在下面的花园里喊些什么，听不清。“那种事常有。”年思轻轻地说，“我们要慢慢适应。”胡闪说：“好。”他们决心再睡一会儿，两个人都做了那种努力。黎明前，他们在似睡非睡的状态里挣扎，一同梦见了胡杨——这是醒来才知道的。胡杨是一个象征，因为胡杨的后面有光，胡杨才显出形状来。再后来，两人离得远远的，各自占据大床的一边，睡得死沉沉的。

他俩醒来时已经是到小石城第三天的中午了。他们梳洗完毕就一块去设计院的公共食堂吃饭。走在路上，年思不住地回头，说她看见热带花园里的那位园丁了。但是当胡闪也回头去张望时，却并没有看见园丁。“你总是看见我看不见的东西。”“因为你注意力分散嘛。”

上一次来这里就餐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多人，现在整个食堂里都挤满了人，买饭菜也要排队，排了好久才买到。胡闪站了一会儿队，就发现了问题。来吃饭的职工全都哭丧着脸，谁也不同谁打招呼。所以大堂里虽然人很多，却像鱼儿一样没有声音。他看见院长从窗口那里买了菜出来了，他想同她打个招呼，正当这时前面那男的往后一退，重重地踩在他的脚上。他“哎哟”了一声，忍着痛轻拍那人的肩，但那人无动于衷，还是踩着他。“你怎么啦？！”胡闪生气地说。那人回过头来，胡闪看见一张出过天花的大脸，密密麻麻的坑坑洼洼。他松了脚，挨近胡闪低语道：“我没有恶意，我是想提醒您一些事，您难道没感觉到您在这儿是受到注意的吗？”胡闪的气消了，他感到了这个人的友好。看来，他刚才不该生出同院长打招呼的念头。现在院长远远地坐在食堂的后端，一个人坐一张桌子，默默地吃饭呢。也许院长

在设计院居于一种十分奇特的地位。可是年思是怎么回事呢？她怎么同那老女人打成了一片的呢？年思已经买好饭了，她坐在一张圆桌旁等他。当他端了菜去到那边时，他看见那张桌子旁没有别的人，而其它的桌子全是挤得满满的。“我看这里井井有条啊。”年思边吃边悄声对他说。她感到很满意。胡闪想，他同年思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了。一直到吃完，也没有人到他们这一桌来，而其他人都挤在一块，甚至还有不少人站着吃呢。院长和他俩，是食堂内被孤立的三个人。

第18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8)

吃饭的时候，窗外飞着很多鸽子，有的飞进来了，有的停在窗台上。飞进来的那些都停在碗柜上，它们一点都不怕人，好奇地看着满食堂的人。有一只身体稍大的灰鸽停在院长的桌子上，正在啄她手上的馒头。院长很高兴，自己咬一口又递给灰鸽啄一口。胡闪呆呆地看着，饭也忘了吃。后来还是年思推他，才醒悟过来。年思说：“我喜欢鸽子。老妈妈真有边疆人的风度！”院长吃完了，起身去洗碗。不知为什么，那只鸽子追着她，攻击她，将她的头发都啄乱了，拍打着翅膀很疯狂的样子。胡闪这才注意到，几乎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吃饭，注视着这一幕。清洁工老启突然出现，他将碗往他们这一桌一放，鬼头鬼脑地看看周围，说道：

“你们觉得奇怪，对吧？鸽子是来传递信息的。院长的儿子早年在小河里出事了，但是没找到尸体。也有人说他坐一条小船出城了。那一天胡杨林里到处是鸽子，那种野鸽。不过这些全是家鸽。院长年轻时是工作狂，儿子也不管。”

说到这里他感到有些不妥似的，就拿着自己的碗加入到别的桌子上去了。

年思对他的说法嗤之以鼻。一直到他们离开食堂，也没人再过来同他们打招呼。胡闪暗自思忖，如果天天来吃饭时都是这种情形，年思作何感想？以前在烟城时，那些人可比这边的人热情。年思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催着他快吃完，说要去找那个热带花园，还说自己心里已经有点把握了，是刚才看到这么多鸽子来了灵感。“就在你眼皮底下，一些东西藏起来了。”她故作轻松地笑了笑，“我看那花园不在宿舍区，在外面。”

他们一走出宿舍区就置身于城外了。眼前零零星星的有些农家小院，但是土地却一律荒废着，大片长着野草的荒地伸向远方。年思在荒地里走着，兴致很高，她说她已经“嗅到”了那个热带花园。忽然，

胡闪看见院长坐在路边的农户家里喝茶。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设计院的工作就是喝茶吗？院长也看见了他们，但似乎不愿叫他们进去。那院子里有很多鸡，她一边喝茶一边喂鸡。他俩不情愿地过去了，院长终于没有叫他们。年思坚持认为他们已经靠近那个热带花园了，因为她闻到了花香。“要不院长怎么会坐在这里呢？”她说。就是在这这一刻，胡闪深深地感到年思是个有信念的人。但他无论如何想不清楚，为什么在他家窗前看见的花园（那么近！），会地处这郊区的荒野之中。那里和这里至少隔了有七八里路啊。一群乌鸦摇摇摆摆地朝他俩走过来，这些乌鸦也像那些鸽子一样，一点都不怕人。也许小石城的鸟类全这样？

“胡闪，你看到园丁了吗？”年思问。

“哪里？”

“就是刚才那农家小院里啊。他在窗前晃了一晃，又缩进去了。我看啊，那个花园是他同院长两个人搞的。他们选择这荒郊野地做实验，是想蔽人耳目啊。你看，你看！”

年思脸色泛红，指着远处的天边，她的食指一直在移动，仿佛在追随某种幻象。胡闪想，妻子真是走火入魔了啊。起风了，风夹着雨，周围光秃秃的，没有可以躲避的地方，他俩只好奔向那农家小院。

门是虚掩的，屋里空无一人。他们将每个房间都检查了一遍，厨房都没放过，还有后面的猪栏屋。年思说院长这会儿在花园的凉亭里看雨呢，她早看出来院长的心不在设计院。年思一边说话一边从桌子上拿起一个椰子壳放在另一只手握成的拳头上，让它不住地旋转。胡闪感到那椰子壳太像一颗人头了。

“那么，院长的心思在哪里呢？”

“不知道啊，我正琢磨呢。”

说话间外面天一下子暗下来了，看来有大雨。胡闪的心情有几分沮丧，他一点都不想呆在这个农家屋里头，他不习惯猪栏里传来的气

味。年思似乎没有他这种感觉，她这里看看，那里瞧瞧，碗橱也被她打开了，她还从里头拿出一瓶米酒来喝了几口。她又让胡闪喝，胡闪喝了两口体内立刻升腾起火焰。两人都有点晕晕乎乎的。这时一个炸雷落下来了。年思冲到窗前，高声叫喊道：

第19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9)

“快来看，快看！！”

胡闪看见院长雪白的长发被风吹得飞扬起来，她和园丁在风中狂奔。可是他们的身影只闪现了一下就不见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年思在窗前发着愣。过了好一会儿，才幽幽地说：“要找到那个花园。”

“胡闪，你在这里等我好吗？我去找找看。”

“外面这么黑，要下暴雨了啊。”

“不对，雨已经停了。我们都已经到这里来了，我能不去吗？”

她说就来到了院子里，她是个说干就干的女人。她消失在院门外时，胡闪听到东边一声巨响，那不是打雷。房里那张大木床上，被子散乱着，像是有人刚睡过一样。也许院长同园丁原来就是夫妻？一个居住在北疆，一个从南边来，在这里建起热带花园……那花园是真有，还是仅仅是大家的幻觉？胡闪往一张木椅上坐下去，可是那看起来很结实的木椅突然变得十分柔软，他慢慢往下塌陷，最后坐到地上去了。他的周围散乱着木棍和木板。他窘迫地从地上爬起来，拍打着身上的灰，他一下子感到这房里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连那些鸡的眼神，也是阴阴的，显得很怪。他不敢再坐椅子了，就坐到那张床上去。床倒是很结实，也不像会垮的样子，只是有种嗡嗡声响起来，像什么人睡在那里谈话。胡闪听了一会儿，感到心烦，就站起来向外走去。

乌云已经散了，院子里变得敞亮起来，什么人在外面吹笛子呢。那笛声让人想起鲜花盛开的田野和山岗，胡闪都听呆了。不知怎么，他心里设想这是园丁在吹，他站在院门那里向外张望，看见的却是院长。院长肥胖的身体靠着一棵大槐树，已经不吹了，笛子也被她扔到了地上。她垂着头，那侧影看上去很悲哀。胡闪轻轻地走过去。

“院长，院长！”

“你想干什么呢，胡老师？你们不远万里跑了来，可是此地已经变了，你们想找的东西早就没有了。你瞧，连我都在找呢！”

她那忧伤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果敢的嘴角也变得下垂了。

“可是我和年思要找的，同您要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只不过是要找那个热带花园罢了。我们在家里看见过一次，正是您安排我们住在那个位置……”

他有点语无伦次，说不下去了。院长没有回答他，她的目光射向天空。胡闪觉得，她的心思已经完全不在这个世界了。她的嘴唇蠕动着，不知在默念着一些什么句子。在离她身后五六米远的地方，出现了园丁阴险的脸，他猫着腰在灌木丛里头捡什么东西。胡闪想过去同园丁打招呼，可是老头背转身去不理他。胡闪忽然又觉得这个人不太像那个园丁，那个园丁似乎年纪更大一点，完全是外乡人的派头，这个人却是一个本地人的样子。他直起腰来了，手里抓着一只蜥蜴往农家小院走去。胡闪正准备跟了去，院长在身后开口了。

“不要去，胡老师，他神出鬼没，你追不上他的。他成日里在这野地里抓这些活物，给他的花园输送新鲜血液。”

“花园到底在哪里？”

“到处都可以看到它。可是我，我真难受。”

她顺着树干滑下去，坐在了树下。她抓着胸口又说：“我真难受啊。”胡闪问她要不要帮忙，她摇摇头，坐在地上喘气。胡闪捡起那根竹笛看了看，心里纳闷，这么粗糙的小东西，竟吹出那么好听的声音，真是高手啊。她伸出手，让胡闪扶她起来。那双手的寒冷令他打了一个冷噤。他们一块回农家小院。胡闪惦念着年思，所以总东张西望的，但望也没用，她根本就没在这附近了。

“我真想看看老伯的花园。”胡闪鼓起勇气说。

“他不会带你去的。因为他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他啊，说一口奇怪的土话，谁都听不懂。我和他是用手势交流。”

说话间他们就进了屋。园丁正坐在屋里默默地抽旱烟，垂着眼不看人。他的毛发很发达，好像满脸都是灰色的胡须。胡闪暗自思忖：明明这个人是个本地人的样子嘛，院长为什么要将他说成一个异地土人呢？院长一进屋就不管不顾地到那张大床上面去躺着了，那副派头好像屋里这两个男子都是她的家人。胡闪忽然生出一个念头：或许他自己真是院长的亲人？不然怎么会看了她登出的小广告就不远万里地跑了来呢？还有这个园丁，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园丁抽完了烟就开始打扫房里的卫生，他用抹布抹房里的家具。胡闪发现被他坐垮的那张椅子又恢复了原状，还是显得很结实。他好奇地用两只手压了压椅面，椅子纹丝不动。于是他又小心地坐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坐了两分钟，胡闪突然又觉得呆在房里不合适——万一他们是两夫妇呢？他站起来要走，院长在床上说话了

第20节：第二章 胡闪和年思(10)

“胡老师啊，你别走开，等一会儿年老师会来这里呢。”

“她会来吗？”

“嗯。她找不到就会回来的。”

“她找不到吗？”

“当然。她到哪里去找？她到哪里去找？！哈哈哈哈……”

她在床上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完全不像个有病的人，弄得胡闪心里很害怕。院长笑的时候，园丁也在一旁做鬼脸，那是胡闪看过的最丑的脸了。当他将脸皱起来时，乱草一样的灰色胡须将五官遮得全部没有了，看了就恶心。胡闪一下子感到年思和自己都被这两个人愚弄了，他们不知搞了什么手段，搞出一个热带花园的骗局来，而年思，这会儿还怀着痴心妄想在他们撒下的网里乱钻呢。胡闪的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一件事，那是好多年以前，有一天，年思兴致勃勃地告诉他说，她要去码头接她的姨妈。姨妈住在东北，她和她这个侄女还从来没见过面，所以她带了很多礼物来看她。年思激动得红着脸，将那张照片看了又看，还让他也仔细看清楚。后来海轮靠岸了，稀稀拉拉下来一些乘客，他们连姨妈的影也没见着。他满心的失望，看看旁边的年思，一点也不在乎，仍然是容光焕发，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一路上她都在向他描述东北的大马哈鱼是多么好吃的美味。胡闪对自己在这个时候联想起这件事感到吃惊，难道过去的事同眼下的情况有什么联系吗？“年思啊年思。”他在心里叹道。

院长笑完了，就对着墙壁嘀咕去了。园丁似乎生气了，指着胡闪，口里发出奇怪的声音，他说的话胡闪一句都听不懂。他将自己的手举起来对着自己的脖子做了一个砍的手势，眼里射出凶狠的光。这时胡闪站在窗户边上，心中打不定主意，走还是不走呢？他突然看见了年思，年思也像院长一样披头散发地跑过，好像被什么东西追着呢。她跑到院长呆过的大槐树那边去了。一会儿功夫，院子里就响起

了年思的呼唤，“胡闪！胡闪！”胡闪走出去看见年思背对着他，正在编自己的辫子。他急匆匆地走过去。

年思脸上有好多道血痕，靠嘴角那里都裂开了，流着血。她嘻嘻一笑，牙齿上面也有血，可她满不在乎，她总是这样的。

“我被好几只疯狗围攻，幸亏地上有砖，我就捡起砖投向它们。该死的，把我脸上咬成这个样，我不会得狂犬病吧？也可能不是疯狗，只不过是野狗罢了。啊，胡闪，我看到那个花园了，还有忧郁的园丁，我是从狗的眼睛里看到的。当时它扑上来。它那么大，我一蹲下它就将肥大的前爪架在我肩上……”

年思的眼睛闪着异样的光，脸涨成了紫色。

“那个花园……那个花园怎么会在野狗的眼珠里头！？ ”

她大声喊了出来，她的嗓子哑了。

这时院长和园丁都从房门口探出头来，可是年思的目光直愣愣的，她已经不注意他们了。她可怜巴巴地央求胡闪快点带她回家。

一路上，她用力靠在胡闪身上，就像一个患了重病的小姑娘。不过五六里路，他们走了很久很久，到后来，胡闪都已经搀不动她了。他们只好坐在地上歇一阵，又走一阵。胡闪焦急地想，年思出发时的力气都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是疯狗的话，她会死吗？一想到疯狗，胡闪一下子生出力气，背起年思就疾走。

终于走到宿舍区，他累得都快趴下了，年思已经在他背上睡着了，脸上还是泛着紫色，胡闪将她放在路边一张长椅上面，打算去向宿舍管理人打听医生在哪里。他刚站起身就看见周小里过来了。他连忙将事情的原委告诉周小里。

“是在农家小院那边吧？周围很荒凉吧？”小里说着就笑起来，“你放心，那不是疯狗。那是——那是我们院长养的狗。院长对那些狗很放任，让它们成日里在荒地里跑，所以看上去像野狗。”

胡闪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他非常感激周小里。但为什么年思脸上涨成了紫色呢？他想不通。

“那是因为你妻子太激动。你想想看，野地里，奔跑，还有奇怪的狗眼。”

“你也知道狗眼的事？！”胡闪大吃一惊。

第21节：第三章 启明(1)

“谁不知道啊。只要你同那些畜牲对视——我们院长不是一般女人。”

这时年思忽然醒了，她说：

“周小里，你可不准说院长的坏话啊！我都听到了。”

当天半夜里，胡闪和年思睡在床上，上面已经关闭的天窗突然自动地撑开了，他们两人都听到了飞过的大雁的叫声，两人都从心里涌出空旷而荒凉的感觉。年思小声说：“边疆真美。”

第三章 启明

启明已经39岁了，可是他还丝毫不感到自己老。他没有技术，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在设计院的招待所做清洁工，这里的每个人都认得他。他有时有点忧郁，但整体来说，很少有人如他这般乐观自信。启明一直都没结婚，住在招待所传达室后面的一间小小的平房里头，那么简陋的平房，就好像院领导随便将他塞在里头一般。启明却对自己的家相当满意，他认为物质生活对他这样的人来说等于零。比如说吧，家里没有女人，可他的心中始终涨满了色情的想象。他认为自己一直就是有爱人的，只不过没住在一起而已。正因为有爱人，他的心态才这么年轻嘛。谁会像他这样来爱呢？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做给心目中的美女看的。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维族美女是多年前了。他仍然认得出她，当然！当年的苗条姑娘已长成了体态很宽的胖大嫂，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启明对她的渴望更为炽烈了。当时，胖大嫂也觉察到了有人在盯她，所以她放下挎包就和同来的大嫂们在林荫道上跳起舞来。启明的眼睛瞪得那么大，他都要发疯了一样，可惜他不会跳舞，只能在一旁干看着。他听见他的偶像的同伴在说他听得懂的话：“这个男人长得真可怕，像野人。”偶像大笑起来，叽哩哇啦地说了一通，双手挥动着。启明回到家里后，整整一天激动得不能自己，什么事都干不成。好几年都过去了，只要回想起那次晤面，他就感到脸上火辣辣

的，那画面一点都没退色，他甚至想象自己紧紧搂着美女旋转呢。那不是维族舞，是他自己发明的舞。有时候，听到别人称他为老大爷，他就不服气地想，他老了吗？他才不老呢！他的生活才刚开始呢。难道因为自己没有技术就要被称为老大爷吗？他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有活力！哈，他又要做风浴了，破脸盆里装一盆水，迎着山里吹过来的风擦脸，擦完脸又擦上半身。招待所真好，在这个安静的地方，谁也不来对他的这项活动大惊小怪。当凉风一次次将身上的水迹吹干时，启明就回到了他的少年时代。他的家庭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兄弟姐妹共有8个，他们住在南方的海边，靠打鱼为生。那时他才13岁，就已经同父亲一块出过好几次海了，他喜爱那种自由的生活。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一定要将他送走。他记得那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男人，坐在他们那一贫如洗的小屋里，爹爹说那人是启明的“福星”，然后命令启明同那人走。哥哥妹妹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目送他离开，而他，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跟随那人来到了北方这个小城，只因为爹爹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那时这里真荒凉啊，所谓城市，只不过是荒地中稀稀落落的一些简易房罢了，路也没有，公共设施也没有，有一点点电，但时常停，总要点煤油灯。然而对于启明来说，这算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他家里比这还穷呢。开始那几年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度过的。当领导问他有什么特长时，他只能说自己做过渔夫。可是此地并没有渔业，于是他做过建筑小工、修路辅工，挖过河沙，当过运煤工，烧过锅炉等等。直到有一天，设计院的女院长看中了他，把他要去做了一名招待所的清洁工，他的生活才安定下来。那年他22岁。他也不知道女院长是看中了他什么，只觉得那妇人目光灼灼，很有气魄。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做了清洁工之后，他才渐渐地懂得了小石城，也悟到了爹爹的苦心。

就是那次在外地来参观设计院的客人当中，启明见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维族美女。女孩来的时候并没有穿民族服装，不知为什么她穿了一套灰不溜秋的制服，然而那身丑陋的灰皮依然挡不住她光芒四

射的美丽。启明死死地盯着她，紧随其身后。女孩也很调皮，居然撇开同行的人，带领他躲到了假山背后。他俩坐在假山的一块圆石上，看着小鸟在草地上跳来跳去，看着胡杨的树叶在阳光里跳舞。多么美啊，简直像仙境。可是这位绝世美女不会说他的语言，他只能对她眉目传情，将她纤秀的手儿握在自己手中反复摩挲。终于，参观团要回去了，他们的车就停在门外。当人们经过假山时，女孩像小鹿一样跳出来，加入到队伍中去了。这就是启明那短暂的邂逅，这邂逅决定了他的一生。后来他又在市场见过一次她，那次她是同父亲一块来的。显然她已经不记得他了。他跟踪她，一直跟到很远很远的她家中，在大山那边。他没敢进去，因为门口有好几条大狗。再后来呢，就是多年前的那次见面了。他们在一起，但她已经嫁人了。后来又有过好几次见面，都是当着她的家人，单独相处很少。但是启明并不气馁，这位女性能让他热血沸腾，他还需要什么呢？在那间简陋平房的窄床上，他夜不能寐，度过了多少冥想的时光！他喜欢那种感觉，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的人，一个注定要在孤独的冥想中度过一生的男人。爹爹多么有远见啊！

第22节：第三章 启明(2)

启明一边做风浴一边想念他的家人时，并没有丝毫的伤感。那是一种神往，贫困的家在这种神往中变得美丽了。他记得他走的时候三个妹妹是那么留恋他，她们眼里都噙着泪花——父亲不准她们哭。她们那粗糙的手被冷水冻得红通通的，家族遗传的扁鼻子使她们显得特别纯朴。当时启明马上扭过头去，因为他自己也要哭了。后来他还同母亲的墓告了别，他将自己那少年的脸贴在那块石头上，一下子就感到了母亲的体温。那个破渔村，那三间难看的土砖房，里面有过多少人间温暖啊。他坐在家门口就可以看见海鸥。的确，每次看海鸥时，心里就隐隐约约地产生出远走高飞的念头。爹爹是怎么知道他的念头的呢？尽管对遥远的家乡感到神往，他却并没有要回去看一看的计划。一方面是他酷爱这种远距离的美感，生怕因为冒失举动破坏了自己的这种精神享受。另外还有一个秘密的原因就是，他当初离家是遵从父亲的意志，而不是自己独自做出的决定。在路上，他心中悲愤，一遍又一遍地发过誓：永不返回。二十多年过去了，启明反省自己当年的事，开始质疑自己的看法。那真的仅仅是父亲的意志吗？如今，他多么喜欢这里的一切，对自己的生活自足又自满。是他那次唯一的迁徙给他带来了这一切！试想，如果他的父亲不是那么敏锐，不将自己委托给那名干部（当然是父亲长久的谋划！），他现在的生活还会是这个样吗？

新来的年轻夫妻对此地充满了困惑，尤其是那男的。这一点启明看在眼里，因为从前他自己就是这个样子。谁不会为小石城风俗的奇怪而困惑呢？那时，困惑和难受里头又有欣慰，直到使自己转变的那件事到来，就把这里当成家了。启明的“那件事”就是他的维族美女的出现。在那之前，当他在工地做小工的时候，他时常困惑得班也不愿上了，一连几个小时坐在河边看红柳呢。工头是个和气的半老头，他蹲下来，拍拍启明的背，说：“你回不去了啊，孩子。”他让启明抬头

看天，启明看了，没看到什么，不过是一只苍鹰，天那么高，天的颜色一点都不温柔，完全不像海边的天。工头又让他再看一次，看清楚，于是他再次抬头。他忽然明白了使他困惑的事，站起来，默默地跟随工头返回工地。多么奇妙的感受啊，工头真了不起。在此之前，他根本没注意过这个老头。他倒是看到过他的家属，那是三个衣裳褴褛的孩子，但那些孩子的目光全都镇静而明亮。他们都同他一样在工地上做小工，他们一点都不困惑，大概因为是本地人吧。经历了这种种的事之后，启明看到胡闪夫妻被疯汉扔在乱岗的一幕，就觉得特别能理解他们的慌乱了。过了没几天，他就感到年思已经有了一些本地人的风度了，他也觉得胡闪正在进入角色，虽然他自己还不理解他所成为的角色。胡闪有点急躁，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平静的边疆的风物会让这位青年男子变得沉着起来的。启明之所以会去注意这对夫妻，是因为他们令他回忆起刚刚来到边疆的自己。

那一天他做完了工作后坐在假山的圆石上休息。朦胧中感觉到有一头羊在向他挨近，羊的脖子上还系了一块红布呢。那可是只温驯的羊，闻闻他的手，就在他的身旁蹲下了。当时启明正在渔村同童年的伙伴打架，对方将他摔倒在地，一只脚踏在他胸口，从上面看着他。羊在他身边一蹲下，对手就不见了。他努力睁开眼，看见坐在他身边的是年思。他立刻脸红了，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说：“嘿，打了一个盹。”年思表情怪怪的，像在同某个看不见的人讨论问题一样，说：“嗯，我感到这里啊，很多事情分不清，全夹杂在一块。怎么说呢，这里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你看那只鹰，飞飞停停的……所有的事都悬而未决啊。”启明心里暗想，这位新来的小女人，已经成为小石城的一员了。世事的变化多么迅速啊。听说他们是从烟城来的，被烟裹着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啊？年思还是坐在石头上，她那白白嫩嫩的脸在这些天里被这里的风吹红了。她看着他，又好像根本没看他，所以启明打不定主意要不要同她说话。多少年了，除了他的偶像，他还没有这么近距离地面对一个女子呢。他有点紧张。女人一边沉思一边从

身边揪了一些野草，她灵巧地将野草编成一个环，戴在头上。启明的心悸动了一下，有股怀旧的情绪升起，可他一时又想不起对应的画面。于是他竭力去设想烟城的风景。那会不会类似于渔村有雾的早晨呢？那种时候，人们常常面对面地撞在了一起。

第23节：第三章 启明(3)

“年老师，习惯这里吗？”他有点迟疑地问道。

“启师傅，您刚来的时候，见到过雪豹下山吗？我听人说共有一百多只，在城里走来走去。”

启明不敢同姑娘那异常明亮的眼睛对视，他暗想，烟城里怎么会生长出这样的眼睛来呢？他想走开，可又想听这个女子说话。

“我没有。可是谈论是很多的，有一阵，人人都在谈雪豹下山的事。”

“那么这就是一个传说。”年思肯定地说。

“是传说。”他附和道。

年思说出“传说”这两个字时，脸上显出专注的表情。启明一下子感到这个表情很熟悉。他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呢？他心情惶惑地偷看她。可是她站起来了，有点失望地取下头顶的草环，说道：

“刚才我看见您在睡梦中很幸福的样子，我就以为您见过雪豹下山呢。您瞧，我是个喜欢瞎推论的人。”

她走了好一会，启明才想出来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她那种表情。是在镜子里头啊，所以他才这么熟悉嘛。他大吃一惊。

有好长时间启明没有同那对年轻夫妻联系，但他始终关注着他们的活动。那是种本能的关注，为了什么呢，他也说不清。他看见这两个人总在游来游去的，据说是院长没有给他们布置工作。启明在心里暗笑，会有什么工作布置给他们？就让他们去等吧。他还听说，这两夫妇都是工程师。可是这个城市已经建好了，根本用不着搞建筑设计工程师了。这个设计院也只是个空架子。他自己目睹了小石城的建造过程，而年思他们，却是在建造早就完毕后才来的。他同他们是两代人，怎么会有同样的眼神呢？年思这个姑娘一定不简单，可不能小瞧她。

他刚来设计院那几年，女院长总是过来问寒问暖，像母亲一样关心他，还时常坐在他的小平房的黑暗中同他聊起关于雪山的一些见闻。有的时候竟一上班就来敲他的门，同他一直聊到吃中饭的时候，什么工作也没做。她还安慰他说：“没关系的，我是院长。”启明对院长的举动吃惊得不得了，又很兴奋，从心里将她看作自己的引路人。可是后来，院长就不来找他了，也不再关心他的生活，好像根本感觉不到他这个人的存在了。所以过了好多年后，启明还住在那间临时搭建的工棚式简易房里头，而他的同事们，早就搬到舒适的宿舍楼里去了。是他被人忘记了吗？起先启明还觉得委屈，可是越在小平房里住得久，就越觉出这种住处的好处来。一是这种房子同脚下的土地亲近，这一点对他很重要。每天夜里，他都感觉自己是沉睡在地母那深深的怀抱里，这让他休息得很好，第二天醒来总是精神抖擞。二是这种房子像个公共场所，看上去没有任何秘密，他连门都可以不锁，谁都可以进来。可实际上呢，又给人捉摸不透的感觉。比如面前这堵墙，看上去是砖墙，过了中午，它却又变成土墙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它又复原成砖墙。刚来两天他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将心中的疑惑告诉院长，院长就拍拍他的肩，说：“好好干，小伙子，前程无量。”还有简易水泥瓦的屋顶，一会儿千疮百孔，房里照得亮堂堂，一会儿呢，那些孔又不见了，房里黑洞洞。当然绝大部分时候是黑洞洞的，尤其有客人在的时候。年思还来过一次呢，年思的眼睛真厉害，在昏暗里游来游去，什么都看得清。她说话时凑近启明，启明便隐隐地感到了某种沉睡的冲动在体内苏醒。那种时刻，就连维族姑娘的形象都隐退了。他对她身上散发的热力万分惊异！启明觉得，她一进来就同这间房子融为一体了，真是奇迹。从前，这小两口住在遥远的烟城里，他们是如何样过日子的呢？那里有海吗？

年思生女儿的那一天，启明正在招待所前门那里搭葡萄架。他轻轻地对自己嘟哝道：“她在这里扎根了。”接着他又看见胡闪行色匆匆地赶往医院，他旁边走着院长。天一会儿就刮冷风了，启明收了工具

回到屋里，给自己泡了一杯热茶，坐下来想这件事。时间过得真快啊，他站在小河里捞鱼，小两口迷了路的事就仿佛发生在昨天。启明在心里将他们的女儿（他坚信生的是女儿）称作“边疆的女儿”。他想，等这个继承了母亲的热力的小姑娘长大起来，他要同她讲一讲海的事情。就在昨天他得到信息他爹爹死了。来报信的那个人是一位黄脸汉子，他儿时的玩伴。他别别扭扭地站在他房里，不谈爹爹的情况，专门谈他自己的关节炎。好像他走了几千里来小石城就是专为找启明谈这个来的。他还说他这一来就不回去了，因为他们的渔村已经不存在了，他要赖在设计院。

第24节：第三章 启明(4)

“我就不怕他们不收留我！哼。”他突然底气很足地嚷道，眼里射出凶光。

启明觉得这个人很好笑，他是不是有点错乱了呢？他对他带来的信息不那么相信了，有可能他是在乱说。

“你说说爹爹临终的情况啊。”他催促他道。

“嗯。他是怪病，睡着了就不醒来了。他睡着以前给了我这个。”

他从衣袋里摸出那只旧怀表，交给启明。那是爹爹不离身的东西。启明拿怀表的手有点颤抖。他对老乡说，不要着急，会有地方收留他的，这小石城，谁都可以来投奔的，尤其像他这种无家可归的人。

“是真的无家可归了。发生了海啸，你没看报纸吗？”

启明记起，他的确是好多年不看报纸了。小石城有种专横的氛围，生活在此地的人都深深地沉浸在这种氛围里头，外界的事一律不管。比如他自己，就连自己的家人都很少去想念了。

“我是爬货车来的。他们把我赶下去，我又爬上去。赶下去，爬上去，反反复复。”

“你怎么知道哪一辆是开往小石城的呢？”

“你是指那些煤车？我一看就知道！”

这个名叫海仔的汉子背着手站在屋当中，眼珠死盯着自己对面的墙。启明忐忑不安地想，他会发现他屋里的墙壁的秘密吗？但是汉子又笑起来，垂下目光去看地下了。他昏头昏脑坐了那么多天的煤车来到这里，怎么一点都不觉得累啊？并且他身上也不脏嘛。启明问海仔要不要在他床上休息，海仔连声拒绝，说自己精神好得很，此刻一心想的就是马上找个工作，最好今天天黑之前就解决，就住进自己的宿舍。他的行李都寄在火车站，搬过来就是。启明灵机一动，对他说，要不他去食堂做杂役吧，那里头好几个人都是死皮赖脸赖在厨房里，

先干起工作来再说。反正宿舍里多的是空置房，搬进去住就是。到了月底，院长就会给他开工资，据说院长不管这类琐事，有多少人就开多少人的工资。海仔不动声色地听着，最后说：“我也是打的这个主意。”启明听了很吃惊。海仔又补充说：“我昨天就来了，在这里转了一大圈，观察地形呢。”启明更吃惊了，这个人，自己儿时的玩伴，怎么说起话来就像小石城的人一样呢？他已经完全失去渔村人的纯朴了。这转变是刚刚发生的，还是早就发生了呢？他还没想清楚这些事海仔就举起手来向他告别了，他的步子显得很轻快，很有定准。这是昨天刚发生的事。

启明记得，海仔的爹是个粗人，一个真正的渔夫，同海和鱼群打成一片的那种人，连字都不认得。启明以前还有点看不起他一家呢，因为启明的爹先前是文化人，是落难后来到渔村的。现在一到小石城，这些差别全都消失了，海仔这样的粗人反而比他显得有心计，并且具有那种真正豁达的气派。想到这里，他有点迷惑地走出房间。外面很静，招待所里只有两个客人坐在沙棘树下，他们在那里下象棋。启明看了好久也没看见他们走一步，他们就只是在那里发呆，眼睛看着空中。启明心里有点好奇，就踱到那边去看看。

那是一男一女，两个人都上了年纪。却原来他们摆着象棋只是做样子的。两人的手都放在桌子上，那手骨骼粗大，饱经风霜。他们看见启明过来了，就向他打招呼，他们的态度很谦卑。

“我们要在这里住很久呢，我们是特殊的客人。”老太婆说话时嘴一瘪一瘪的，显得很费力。“院长邀我们来的。”

“我们欢迎客人，我们欢迎。”启明说。

老头用手杖敲着地面，大声说：

“别听她乱说。什么院长邀请，我们只不过是看了报上的一则小广告就来了。那广告上写着你们女院长的大名，说她邀请所有的人来这里旅游！我们在周围走了一走，这里真荒凉啊。”

他站起来了，显得有点激动，抬头看看天，又看看地，然后突然转过身拿起硕大的象棋子，“砰”地一声放下，说：“将！”

老太婆皱巴巴的脸上显出微笑，显然也很激动，但尽量抑制着，也移动了一颗棋子。她动作那么出其不意，启明没看清她动的是哪颗棋子。然后她也站起来了，她凑近启明问道：

第25节：第三章 启明(5)

“所有的客人来这里住都免费吗？”

启明吓了一跳，变得结结巴巴起来。他说他不清楚，这类事不归他管。老头也凑拢来了，耳语似地对启明说：

“你们这里有个园丁是我们家乡人，从前啊，他专门在园子里养罌粟花，后来还被判过刑呢。我昨天看到这人了，这些年他可没怎么老。为什么这地方的人都这么年轻？啊？你看，他过来了！”

可是启明只看到风吹得小树在摇摆。他感到这两个人令他烦躁难耐，就向他们告别走开去。有好些年了，启明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凡来小石城的人身上都呈现某种特点，就好像他们本来就是这里的人一样。有的人，开始不完全像，过了几天之后就用这里的人的口气说话了。他也有内心脆弱的时候，那种时候，他也想用少年时代的那种语言向一个家乡人倾诉一点感情，比如他刚看见海仔时就有这个念头。可是这个海仔，除了他的名字以外，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令他想起家乡了。说实话，他比他自己更像小石城的人呢，怎么回事？也许人只要离开家，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当年他也体会过这一点。他跟随那个干部搭汽车，坐火车，折腾了几轮之后，心就渐渐地硬了。启明最佩服的人是院长。那是种说不上理由来的佩服，虽然她将他安排在这个工棚似的房子里头之后就再也不管他了，启明还是对她心怀感激。每一天，他都感到有种看不见的关怀从院长那里传达过来。所以每当这个空头设计院又增加了人员，他就在心底赞叹院长的博大胸怀。她还亲自同胡闪去医院看望年思和新生儿！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啊！

两位老人已经走了，但是象棋却扔在石桌上，也许他们等会儿还要来下的。年思生女儿的喜讯让这地方充满了活力，风不断地吹啊吹，都是雪山那边刮过来的，多么凉爽，多么惬意！他的宝贝偶像此刻在干什么呢？在收葡萄吗？启明将怀表拿出来听，嗨，那表走得那

么有力，简直像在示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这只表就是他爹爹吧，现在爹爹终于同他在一起了。

海仔一连好多天都没有露面，也没有去食堂帮工，启明惦记着他。他想，也许这家伙去了城建维修队，那地方最好混，谁都可以去。

然而有一天，胡闪从医院回来却专门来问他这个事了。胡闪说，他坐在病房里休息一下，海仔就来了，他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启明的老乡，到小石城来才几天，在医院干活。胡闪问他干什么工作，他回答说：“在太平间帮忙。”他还主动告诉胡闪说，此地的死人同内地的沿海的死人大不一样，一点都不僵硬，很好搬运，他比较喜欢这个工作，因为工资也高。海仔说着话院长就来了，海仔一见她就像见了鬼似的，赶紧溜掉了。难道他原来就认识院长？于是胡闪就问院长是否认识这个人，院长冷笑了一声，说：“当然认识。”她陷入回忆之中，告诉胡闪，几年前她在内地出了车祸，被送进一家医院，诊断为死亡。可是在太平间呆了一天之后她又活过来了。她被移进普通病房。有一位年轻人天天来她床前陪她聊一会儿天。聊着聊着，院长就感到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她始终想不起那是哪里。青年说自己是流浪人，四海为家，现在的工作是在医院帮工。一直到了院长出院那天，他才亮出底牌，说自己在太平间同她聊过一夜，差点冻坏了呢。院长突然对这位青年非常厌恶，而他，也就知趣地离开了。出院后好久，院长都摆脱不了消沉。后来才逐渐在日常工作中解脱。

“院长最近同我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呢。”胡闪感动地说。

启明被这个故事震惊了。他沉思了一会儿，问胡闪：

“院长透露了她在太平间同海仔聊过些什么吗？”

“院长说，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这几年里头，她一直都在为这个问题苦恼。”

启明的思绪飘到了很远很远，他想到了爹爹。爹爹临死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那同院长在太平间的情况一样吗？海仔同他聊了些什么

么呢？他脑海里一下子就出现了在暴风雨里头飘摇的渔村，他有点颓废，有点暗淡，不过那都只是短暂的情绪。他还是希望有一天找到海仔，同他谈话。

第26节：第三章 启明(6)

他去医院找海仔的时候，年思已经带着孩子回去了。太平间同病房隔开一点，门口栽着各种花卉。有一个守门人坐在门口晒太阳。启明说明来意。

“啊，您是说那位义工啊，他说他今天要休息一天。他呀，是我们的及时雨！要知道眼下很少人愿意干这种活。”那人竖起大拇指夸海仔。

“他难道是义工吗？”

“这正是最值得人尊敬的地方。他对我们说，他只做义工，不要工资，同我们一块吃饭就可以了。这么好的人上哪里找去？您进来参观一下吗？”

启明感到这个贼头贼脑的中年人总在打量自己，心里很厌恶，连忙谢绝了他的邀请。走出医院好远了，他还感到身上有很浓的来苏水的味道。他怀疑刚才海仔就在太平间里头。一想到他在太平间做义工的事，他就不禁哑然失笑。看来他挑选这个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同死人谈话。可是这种沟通应该是非常艰难的啊，只有像院长那种假死，他才有可能达到目的。启明记得这个儿时的朋友是一个倔头倔脑的人，认死理，脑筋不转弯，那时他几乎将村里的所有人都得罪了。想到他也许在全国走了很多地方，一直在从事这种见不得人的活动，启明陷入了某种黑沉沉的回忆。这是近来他新产生的一个习惯——回忆自己从未经历过的生活。他一边走一边想那种事，越想身上越冷。走到招待所门口时，全身都在发抖了。他打算回家赶快躺下，使自己缓过神来。

“老启，老启，你没事吧？”传达孙二抓住他的臂膀使劲摇晃。

“不要——不要担心。”他费力地说。

孙二不知为什么“咯咯”地笑了起来。启明挣脱他，尽管眼前黑蒙蒙的，他还是尽力摸索着进了屋，脱鞋上了床。

他刚一躺好，回忆就自动地出现了。那是一个下雨的夜晚，他在雨声中本来睡得很安，可是他被墙上的敲击声惊醒了。难道是小偷吗？这么大的雨还出来作案，真够可怜的。慢慢地，他就感到有某种光线透进房里来，到底怎么回事呢？那时没电灯，他坐起来将放在床边的煤油灯点燃。他划了一根火柴，没燃，再划第二根时，就有人捉住了他的手不让他点灯。这时，启明看见那道光线正在变宽，越来越宽。啊，一面墙被移走了，野草灌木的气息扑面而来，他身处荒郊野外了吗？那个捉他手的人说话了，声音像从一个坛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听了很难受。

“我想在此地建一个热带花园，你看合不合适呢？小伙子？我试过了，热带植物在这里成活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建空中温室的。你看看这地方就知道了，无遮无拦的，正是建那种花园的理想处所。我是南方人，在此地居无定所，你听出我的口音来了吗？”

在启明听来，那就是本地口音，只不过“嗡嗡嗡”的听了难受而已。

“可是我的家，原来并不是建在无遮无拦的荒野里啊。”他抗议道。

“你要忘记那种事，小伙子！在我们这个地方生活，就得具有灵活性。哼。你真的听不出我的外地口音吗？我可是最南边的人。”

启明觉得自己有些话想问他，可光线突然消失了，也许是那面墙重又合拢了，面前的人影也消失在黑暗里。第二天早上雨还在下，他完全忘记了这回事。

现在他想将那事看作一个梦，可那根本不是一个梦，只是一件他彻底忘记了的事。他当时同他谈话，自己非常清醒，有点像身处另外的空间。那么，那个人是设计院的园丁吗？启明以为自己还从未同园丁说过话呢。园丁沉默寡言，还有点傲慢。当然那个人就是他，他已经同他说过话了。他遵循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建起了热带花园，启明已经听好几个人谈论过他的花园了，只是他自己还没有见到过。他想，

园丁同海仔以前就认识吗？他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海仔为什么说园丁也是渔村的人？还有，这么些年他都没有同这位沉默的家伙接近过，海仔一来，提起他，自己才记起自己在某个雨夜同他谈过话，话题是那个他至今没见到过的花园。那是什么样的花园呢？他听几个人说起过，可是那几个人提供的地址都不同，有的说在东边，有的说在南边；有的说就在设计院里头，有的说在设计院前方的乱岗上；还有一个人，说园丁的热带花园在雪山的半山腰。启明后来又观察过园丁，但园丁目光冷冷的，丝毫也没有透露出认识他的迹象。

第27节：第三章 启明(7)

从记起园丁同自己之间的短暂交流以来，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启明一天夜里真的梦见了那个热带花园。花园的外围长着很多罌粟，一棵巨型榕树几乎将整个花园都占据了。那榕树不像树，倒像个妖魔。他在密不透风的气根里头转来转去，觉得自己永远也走不出去了。他还觉得那些气根变成了无数只冷冰冰的手，在他身上抓抓捏捏的。

早上起来，他站在杨树树下做风浴时，看见年思抱着婴儿出现在他的视野里，那婴儿的头发又多又黑。那种头发不像婴儿头发，倒像发育良好的四五岁的小姑娘的头发。启明脑海里又一次浮出“边疆的女儿”这几个字。产后的年思显得步态轻盈。启明觉得诧异，刚生了孩子，怎么就可以四处游走了啊？他想起那一回，自己差一点就对年思讲出维族美女的事来了。严思消失了，启明望着雪山做了一次深呼吸。

上午他在打扫会议室，他爬上窗台去擦玻璃，擦了一会儿，往下面一看，心里很吃惊，他看到海仔睡在下面的草地上。他跳下窗台就往楼下跑。

“你怎么在这里睡？”

“有人追我，死人同活人争地盘。”

他拍着身上的灰轻轻松松地站了起来，启明发现他右手的虎口在流血。他将伤口放到口里吸吮了一会儿，脸上的神情很迷醉。启明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睡着了咬了自己咬的，还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持警惕性。启明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会不会是眼前这个汉子将父亲杀了？他感到微微有点恶心。他邀他到自己的小屋里去，可是海仔不肯去，说自己不喜欢这种样式的房子，太闷，而且他也不喜欢设计院了，他有了更感兴趣的地方可去。

“是医院太平间吗？”启明问。

“不不不，那是个幌子。”

他戴上帽子说要走了。启明故意逗他说：

“我们院长有意接受你来工作呢。”

“谢谢她的好意，可是我已经有工作了。这个城市很漂亮，我想以后在这里养老。你没想到我们会见面吧？”

启明看着他的背影在心里感叹：“真是个无忧无虑的流浪者啊。”

他再回到会议室时，却看见院长坐在空空的房间里翻看一本笔记本。她对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坐在她旁边。她低着头，用钢笔在本子上做了好多记号。启明忐忑不安，不知道院长找自己有什么事，是不是同海仔有关。刚才他还对海仔吹牛皮呢，院长应该听不到他说的话，她又没有顺风耳！

过了好一会儿，院长终于合上了笔记本，她几乎令人觉察不到地叹了一口气。启明注意到院长的白发近来变稀了，她胖胖的脸上似乎又添了些皱纹。她正用一只手遮着自己的脸，反复说自己“老了”。启明记起这个会议室已经很久没使用过了，莫非院长完全不管院里的日常工作了？这时她抬起了脸，有点悲伤地说：

“启明啊，我真是活得很困难啊，你看我被逼得这么紧。如果世界上有人对你所有的秘密心事，以及你将来要干的事全了解得一清二楚，比你自已还心中有数——因为你自己对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并不那么清楚——你活着还有什么兴趣呢？假如这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倒也罢了，可是他在你眼前钻来钻去，以这种方式不断提醒你他在这里，怎么办呢？”

“院长，您是说海仔吗？我去同他谈，要他走，他是我小时候的伙伴。”

启明觉得一股豪气从心底升起，就这样对院长说了。可是院长摇着头，很不赞成他的介入。她更显得愁眉苦脸了。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启明，你怎么糊涂起来了呢？他是你小时候的伙伴，这同现在的事有什么关系啊，他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啦！你可不要赶他走啊，那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唉，唉，谁能理解我的心？”

启明茫然地坐在那里，想不起要说什么话了。他感到自己确实还太嫩，离理解院长还有很长的距离。这时院长突然话题一转，问他关于维族美女的事。

“自从那次看过她在马路边跳舞之后，就没见到她了。不过我去过雪山那边两次，我站在坡上眺望过她的家，她的儿女都长大了。”他老实地回答。

第28节：第三章 启明(8)

“启明啊，你真幸福，你从来没走过弯路。你喜欢住这间屋子吗？”

“喜欢，喜欢！我在这里看见过奇迹。有一天夜里，一面墙壁……”

可是院长转过脸去了，她在看东边的那扇窗，有一双粗壮的男人手在抓着窗框，那人马上要爬上来了。启明想起身去看个究竟，可是院长不让，她将他按到座位上。他们等了又等，下面那个人始终不露出他的面孔。启明感到院长是知道这个人的身份的，可是这个人干吗要吊在窗户上呢？以这种方式向院长求爱吗？启明很好奇，又不敢问院长。院长目不转睛，直到那双手消失了为止。启明想，真是一场恶作剧。院长精疲力竭地伏在前排椅子的椅背上，放在膝头的笔记本也掉到了地下。启明帮她捡起来时瞄了一眼，看见里面有一页彩页，上面画着一支利箭。院长抬起脸来谢谢他。她哭过了，脸颊还是湿的呢。她像小女孩一样噘着嘴，然后掏出手绢来擦脸。

“启明啊，你不会认为我关心你不够吧？我这个人就这样，事情很多，不过我记得你。这么些年了，你走出自己的路来了。我呢，反正半截已经入土了。我想将自己的生活尽量简单化。刚才那个人你也看到了，他啊，是个走极端的人，他要彻底从这世界上消失呢，你说这可能吗？哼。”

启明暗自认定吊在窗台上的那人是园丁。难道他在飞檐走壁？他那么傲慢，一定伤了院长的心了。启明心里升腾起对他的怨恨，因为院长是多么好的人啊。

启明和院长来到外面时，看见年思又抱着婴儿出现在新栽的冷杉树下了。他觉得这位女子有点不对头，怎么会刚生了孩子就在外面到处走呢？

“院长，你看她们多么美，那孩子的头发长得真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院长笑起来，“她是小石城的后代。”

启明看见院长的脸变得生动了，她又恢复了精神。

启明回到会议室去把卫生做完。他从窗口朝底下看了好几次，每次都看见院长还在同年思谈话。那怀里的孩子不哭也不闹。大门那里站着胡闪，他不到妻子面前去，只是站在那里看她们。启明觉得胡闪一下子变得又成熟又稳重了，瞧他那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这是扎根的一代人啊。那么，他自己算不算已经在此扎根了呢？启明拿不准。在这里，他没有后代也没有亲属，只有一些飘渺的思绪。但这里的人不都这样吗？人人都为一些抓不住的东西忙碌，所以只要一开口就都明白。听说郊外的院部要迁到城里来，原因是那里的职工在抱怨，说他们长年住在那种荒凉的地方，脱离了生活，他们要住到人多的地方来。启明完全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人多，信息就多，某种微妙的好东西就是通过人群来传播的，尤其在小石城是这样。这里的人说话时，每个人都透露出那种东西，哪怕他们说的时候完全不自觉，启明也能捕捉到。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城里面过得很惬意的原因。住在荒凉的郊外会是什么情况呢？启明闭上眼睛努力设想那种情境，觉得有点类似于他从前在渔村过的生活。当然，住在封闭的小地方的人总想往外跳，海仔和他不都到边疆来了吗？

夜里，启明也有睡不着的时候，那种时候，他并不感到孤单。他在小城里游来游去，歇息在一个又一个的温暖黑暗的巢穴里头。那种时候，他总是想，啊，他多么幸运！他感激他的爹爹，可是又并不想回去看望爹爹，他只愿意保持对爹爹的空想。有时候，整整游历了一夜，到天明才睡一会，第二天工作起来照旧有精神。偶尔，他也会在夜深之际起床，到招待所里的花坛边上坐一坐，看着星空想念他的美人。北方的星星特别亮，当他凝神它们时，自己的心竟会久久地颤抖，仿佛自己里面的东西都被敞开了似的。他自言自语道：“住在小城里的人们多么幸福啊！”他沉浸在那种情绪里头，这时往往有股凉风从雪山那边吹过来，那风将他的激情推向了高潮。有很多小孩在灌木那

边跑动，口里叫喊着：“阿依古丽！阿依古丽！”阿依古丽是他的美人的名字。再回到小屋里时，他就会睡得很踏实了。而在梦里，小石城和渔村是混在一起的，他也同自己的儿童时代混在一起。那风景里头有一些门，但那些门不通到任何地方。他会情不自禁地跑到门框里面去站着，他就那样发着呆，想着自己的人生故事。他自己的身影在故事里头是模糊的，有时像一个儿童，有时又像一个老人。而背景里头呢，总是有雪莲花和波斯菊，却没有海。他在梦中发问：海到哪里去了呢？

第29节：第三章 启明(9)

一个无梦的夜晚，启明被婴儿的哭声吵醒了。开始他还以为是猫儿叫春，后来越听越像婴儿。婴儿就在他的门边！他连忙下床打开房门，他看见了月光里头的那个红花襁褓。他对直望出去，看见年思幽幽地坐在花坛边上呢。

“年老师！”

“她老哭，老哭，怎么办啊？胡闪去买药去了。”她的声音完全是哭腔。

女婴闹得更厉害了，启明将她抱起来，举向空中，口里吆喝着，一连举了三次。但是没有用，她还是哭。

“医生也看过，医生说 she 没病。可为什么哭？我想是对我不满吧。”

年思双手抱头蹲到了地上。

“年老师，多好的宝宝啊，哭声多么响亮！雪山那边也听得到。哭吧，哭吧，我喜欢听！！”

启明又将婴儿向上举了五六次，婴儿终于止了哭，笑了起来。

年思一下子跳起来，说：

“啊，她喜欢你！这个小妖魔喜欢你！天哪，谁也拿她没办法！”

“她当然喜欢我，她是我们边疆的孩子，对吧？年老师，您立了大功了。这下好了，她睡着了，您也回去好好休息吧。”

她俩离开了好久，启明还在激动。他从来没抱过婴儿，刚才那会儿他简直被一种陌生的感情冲昏了头！婴儿的笑脸历历在目，有种东西在他里头生长，他感到有点痛，是那种满怀期待和疑惑的痛。他对自己说：“这是一个人，一个新人，刚生出来不久的，我的天……”刚才他将她向上举之际，他在她的小脸上看到了海，同一瞬间，沙漠鸟在附近“滴滴滴”地叫个不停。他从未料到一个新的生命会令他如此震撼，是因为她是年思的女儿吗？母亲的热力传到了婴儿身上吗？这样

的深夜，这母女俩就这样出现在他门口，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是如何发生的呢？那婴儿真像她母亲，热烘烘的一团，啊……启明想得眼睛都发了直。

他躺在黑暗中，在他脑海里旋转着的，不是美人阿依古丽，却是瘦瘦的年思和她手里抱着的婴儿。他极力想赶开这个形象，他反复对自己说：“这个女人是一只候鸟。”可是婴儿呢？婴儿和母亲不太相同，她俩之间的冲突已经出现了。刚来小石城时，他渴望融入此地。因了这渴望，他甚至故意把自己弄伤过。那时他认为受伤可以加深情感呢。那么婴儿不停地哭，也是为了加深某种东西？他翻了个身，他的手碰到了放在枕边的怀表。他握住怀表，一会儿就看见了海，也看见了婴儿的脸。“滴滴滴……”他脸热心跳，对自己的急剧变化感到害怕。

“海仔啊，你到底是如何样跑出来的？”

“我没有跑，我在水下走啊走啊，出水面时已经到了另一个省。”

启明同海仔说话的地方在劳改队的工棚里。这是一支外省的劳改队，他们来协助小石城的绿化工作的。工棚里很脏，到处扔着臭袜子和脏内衣，海仔在这种地方很自在，他悠闲地抽着纸烟。启明告诉他自己去过医院太平间找他。海仔说，要不是碰见院长，他也许就在那里做下去了。他离开医院倒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院长啊。“谁愿意让别人看见自己死后的样子呢？”

有一位青年劳改犯进来了，这人头发竖起，目光很凶，一进来就摔东摔西的，很显然对启明坐在那里感到不满。启明有点想走，但海仔按着他的膝头不让他起身。突然，那人捡起一块砖头朝他的背上摔过来，启明被砸得滚到了地铺上，嘴里“哎哟哎哟”叫了两声。幸亏砸得不够重。

“这里的人很鲁莽的。”海仔在他上面说。

“为什么你不让我走啊？”启明委屈地抱怨，“都是因为你！”

“傻瓜，你只要来了就走不脱。你越跑，他越追，就会送命。这样反倒好，受点皮肉之苦你就安全了。”

海仔笑起来。启明一点都不觉得好笑。他听到了工棚外面那些沉重而迟疑的脚步声，有好几个人在门口走来走去，似乎想进来。启明的神经绷得紧紧的。海仔抽完纸烟，说自己要去劳动了，要启明同他一块去，说着就递给他一把铁铲。启明背上很疼，伸不直腰，就将铁铲当拐杖。

第30节：第三章 启明(10)

出得门来，看见那些劳改犯都站在门的两旁盯着他们看。启明害怕他们又要砸砖，就缩头缩脑的，这时海仔就命令他：“昂起头来！”启明抬起头一看，发现那些人都背对着他们了。

到了胡杨公园里，启明问海仔是不是要挖洞，海仔说不挖，还说带上劳动工具只是为了蔽人耳目。他找了一块草地躺了下来，双手枕着后脑，眼睛瞪着天。启明问他：

“刚才那些人是不是要害我啊？”

海仔哈哈一笑，不予回答。

“那么，这就是你找到的工作吗？你是做义工吗？”启明又问。

“是啊。你爹爹临死时有个最大心愿，你猜得出来吗？”

“你说说看。”

“我也猜不出。我看着他眼睛，就是猜不出。我知道他有重大心事，后来呢，他就给了我那块表。”

“啊，怀表！我有点猜到了。”启明大声说。

他一下子就想起了黑夜里“滴滴滴”的声音，那声音总激起他莫名的兴奋。他注意到海仔的目光已经变得很柔和了，甚至有点多情。这个流浪汉就这样看着灰蓝的天空想心事。启明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那块敝旧的怀表来端详。这是块好表，虽然表面镀的铜都已脱落了，里面的指针移动起来仍然铮铮有力。启明小的时候，爹爹自杀过一次。那时他还不太懂得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家人异常的沉默，走路都是踮着脚。脖子上缠着绷带的爹爹平静地躺在床上，让启明每天给他读一段家谱。启明记得家谱里记录了这只怀表，据说是爷爷在战场上从一个战死的俘虏身上取下来的。当时那些俘虏都没有得到掩埋，就在露天里腐烂了。爹爹那次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他总是将怀表拿出来打量，脸上显出高傲的表情。有时候，爹爹摸着他的头说：“孩子啊，要用力去想那些模糊不清的往事啊。”启明当然听不懂，但爹爹将这句

话重复了又重复，他就记住了。爹爹70岁才死，这个年龄在海边渔村里那种地方也算长寿了。他后来竟然活了那么长！那么早年那一次，他是不是真的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如果是真的，又怎么会没有成功呢？他可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啊。爹爹是启明见过的人里头最有决断力的。想到这里，启明便问海仔：

“我爹爹合眼的时候痛苦吗？”

“哪里话！我觉得老人家很平静，无疾而终嘛。他并没得怪病。”

“我也这样想。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听你证实一下。”

启明举起那只怀表，在怀表所指的空中出现了一只大鸟。当他移动手臂时，那只大鸟也随着他移动。他转过身用怀表指向相反的方向，很快地，那只鸟也飞到了那个方向。他将表收进衣袋，那只鸟就钻进高空的云层里头不见了。他听见海仔在下面说话，声音低沉，听不清楚。

那天他俩饿着肚子在胡杨公园里呆到很晚。分手的时候海仔有点伤感，他对启明说，今后见面恐怕很难了，因为他的劳改队要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他还说本来他是要留在医院的，可是院长死心眼不让他留，他只好放弃自己的计划了。一开始他觉得小石城最适合自己呆，可是这里是院长的地盘，他不能同她争，只能躲开。“今生今世，她是容不了我的。”

海仔垂头丧气地背着两把铁铲回去了。启明又在那些花坛间转了转。他出园子时，看门的老头把他叫住了。老头问他海仔是他的什么人，启明看老头一脸严肃，就告诉了他。老头喝了一口茶，慢吞吞地说：

“那人脑子有毛病啊。其实呢，他每天都来公园，装作来干活的样子，来了就躺在草地上。过不多久，一个老女人也来了。两人说着话就吵起来，老女人对他拳打脚踢，他呢，双手抱着头也不回手。每回老女人打完就走了，他还要蹲在原地发好久的呆。近几日，那老女人

不来了，他一个人还是来。但是我感到，今天是他最后一次来了。你觉得他脑子怎么样？”

启明心里想，这个老头哪里是个看门的呢，简直是个特务嘛。于是大声对他说：“他可是有点疯的，您老要小心啊。”他边说边走。

第31节：第四章 石淼(1)

“疯子！哈哈，疯子！公园里又来疯子了！从前来过！”

他从窗口伸出上半身，对着启明背后大喊大叫。他还回转身叫他老婆也出来看，于是老妇人也挤到窗口来看启明，他们一齐朝他挥拳示威。

启明小跑起来，他急于将噩梦甩在身后。回到招待所时已经跑出了一身大汗，只觉得浑身很虚弱。

第四章 石淼

老石的名字是石淼。他是个孤儿，在内地的福利院长大。当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气了时，就从福利院出走了。他走了好多地方，最后才在边疆安顿下来，雪山那边的一户殷实人家将他收为义子，他成了那家人的一员。后来，他又上了中等技术学校，学纺织。书没念完他就参加工作了，不是在纺织部门工作，却是在小石城园林管理处管理档案。那是个吊儿郎当的工作，上不上班也没人管，所以老石就常呆在家里。老石和妻子女儿住在园林处的宿舍里，那排房子一共有两层，质量很差，他们住二楼，每年屋顶都漏雨。

老石的妻子是一名园艺工，现在仍然漂亮，年轻时活泼又伶俐，能歌善舞。那一天六瑾看见老石同她争吵，以为她是个年轻女子，其实她已经快40岁了。女儿生下后没多久，他们的争吵就开始了。老石的妻子将家里弄得硝烟弥漫，老石躲也没地方躲。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开始他没推门，从窗口望进去，看见妻子坐在清贫的家中痛苦地呻吟，一声接一声的。老石被深深震动了，连忙推门进去，可是妻子没容他发问就站起来了。她沉着地干着家务，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老石试探地问她：

“你刚才不舒服吗？”

“没有啊。我好得很。”

她昂着头进了厨房，边干活边随着哗哗的自来水声唱山歌。

老石感到妻子是个不可捉摸的女人，她不是一般的怪，她的大多数想法老石都猜不着。活得越久，老石越感到要了解她是不可能的。然而多年前的那个夏天，他在她姑姑家看了她一眼，立刻就神魂颠倒起来。去年年初他们的女儿就搬出去另过了，所以家里更是成了地狱。现在老石很少呆在家里了。

不呆在家里到哪里去呢？档案室是不能呆的，因为有几个年轻人总到里头去聊天，喝茶抽烟。他们将他的办公室当休息室。老石喜欢隐藏在人群里头，所以不知从哪一天起，他就开始常去市场了。他并不买东西，就只是逛一逛，以此来消磨时间。在市场里，他领略到了人群情绪的瞬息万变。这些互不相识的人们一旦为某件共同的事所激发，就会变得十分暴烈，甚至野蛮。而平时，各人装着各人的心事，没人会想到要同周围的陌生人交谈。当老石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来穿去时，他总是在喧闹之中听到一种细弱的呻吟声，那声音似乎无处不在，时断时续。有时，老石在休息处的椅子上坐一下，集中注意力去听。他往往越听越迷惑，因为那种时候，他觉得每个人都在呻吟，但每个人又极力地抑制这种声音，不让它发出来。老石抬起头来打量这些人的脸，但从这些脸上并看不出这件事。

同六瑾的结交是很意外的。当时他抚摸着那些家织土布，就忍不住同她谈及了染布的事。年轻女人很少说话，但她注意听他说。他俩站在布匹旁边时，市场里的嘈杂声就全部消失了，老石在短时间内看到了悬崖上的鹰。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她的父母应该不是本地人。”有次在姑娘的小院里（多么清爽美丽的小院！），他问她听到市场里的哭声了没有。她回答说，那并不是哭，是在同某个巨大的事物较劲时发出的呻吟。“那种事物，就像猛虎下山。”她说这话时还诡秘地眨了眨眼。这个姑娘同他妻子相比是另一类型的人，她也神秘，但并不拒斥人，老石被她迷住了。他将青蛙放进她的小院里之前谋划过好长时间，可是后来，在下雨天里，他并没有听到一片蛙鸣，那些蛙从院子里消失了。当时他想，六瑾的意志真可怕！那么，她究竟是欢

迎他还是拒斥他呢？从表面看应该是前者，老石却感到事情不那么简单。所以他虽喜欢这个女人，某些事情还是令他踌躇不前。

第32节：第四章 石淼(2)

他不愿回家的时候，经常同宋废原一起去那片胡杨林里头坐着，有时坐到天黑也不出来，像两个流浪汉一样。废原的内心很暴烈，有时会用头去撞胡杨的树身，撞得头破血流。当老石旁观他那种凶暴的举动时，心里有种痛快感。是为了这个，他才老同他呆在一起的吧。他的确没料到六瑾会出现在那种地方。年轻女人的行动有点疯狂，她如入无物之境，到处乱闯，她似乎在蔑视什么东西。眼看她就要摔跤，他忍不住提醒她。他的提醒没有用，女人我行我素，直到摔得躺在地上不能动为止。后来她又忽然跳起来跑掉了，像有鬼魂在后面追她一样。他还记得在昏沉沉的月光下，宋废原哑着嗓子说：“又来了一个。”他觉得废原的评价很怪，他刚刚认识六瑾不久，拿不准他的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废原认为六瑾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夜间到胡杨林来的吗？然而后来，他们再没碰到过六瑾。

在家里，老石常在心里用“蜥蜴的舌头”来形容妻子的思想。她从来不停留在某一点上，她的所有的念头都不是单纯的一个念头，而是里面蕴含了许多其它的念头。老石知道她不是有意要这样，而是出自某种本能。多年以来，他同她的关系并非冷淡，只不过是愁闷。老石常对自己说：“我的妻子是我头上的一座大山。”同六瑾意念上的相通使老石恢复了活力，他同她谈话时，会感到有沉默的雪豹在他们之间穿行，那时他的近视眼在黑暗里也能看清马兰花。有时同六瑾说着话，他会忽然一下明白了妻子的某个念头。他想，女人的思维里头都有很多暗道。

他同妻子仍然睡在一张床上。当夜变得深沉起来时，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交合，彼此将对方箍得紧紧的，仿佛要融化到对方的身体里头去似的。然而天一亮，妻子就用盔甲将自己武装起来了。起先老石还尽力去猜测她的念头，后来就死了心，变得有点麻木了。然而他做不到同她“形同陌路”，所以才总感到她在发作，感到家中弥漫着硝

烟。女儿离家之后更是这样。有一天夜里，在交合的时候，老石突然冷得发抖，马上退出来了。整整一夜他都在冰窟里挣扎，他叫妻子的名字“元青”，叫了好几遍，妻子不回答他。第二天他才知道是屋顶漏雨了，整个床上全湿透了，他对自己在上面睡了一夜感到惊讶。妻子说：“你不肯下床，我就一个人到那边房里睡了。”那次修屋顶，沥青的毒烟将他熏倒了，他躺在家里，觉得自己要死了。他没法睁眼，周围的一切都在急速地旋转，他处在晃动的白光之中。意外的是他听到妻子在叫“老石”，这令他有点欣慰。当他恢复了身体时，妻子也恢复了原样。老石从床上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想，是不是因为她也是一名孤儿，有着昏暗的难以言说的历史，他们的关系才发展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可是当初，他听她说自己也是孤儿，他竟会欣喜若狂！那时他还相信物以类聚这种事。唉，童年，难道每个人都要由那种浑浑噩噩的时光来决定今后的一切？老石想冷静下来，但是不行，偶尔仍会有激烈的争吵。他们之间没有推心置腹的长谈，两个人都没有这种习惯。老石不善于口头表达，而元青，虽然能歌善舞，却从来也没有正正经经地说出过自己的念头。

宋废原是卖烤羊肉的小贩，老石同他结识已经有些年头了。这个汉子也不爱说话，但老石同他在一块时彼此心存默契。

“老石啊老石，我们今天怎么过呢？”他总这样对他说。

然后他们就一块去胡杨林了。春、夏、秋三季都这样，冬季则到小酒馆去喝酒。宋废原是唯一同老石合得来的本地人。老石常感叹，这个人是多么真实啊。他就住在六瑾家所在的那条大街的街尾，他的店子则开在另外一条小街上。好长时间里头，老石从未注意过那里住着六瑾。他常看见他从那垮掉了一边的土砖平房里走出来，站在街边茫然四顾，像个无助的小孩一样。他的生意要傍晚才开始，所以白天一天他都同老石在外面闲荡。老石一叫“废原”，他脸上就豁然开朗，像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一样。他不喜欢别人到他那个破败的家里去，但老石见过他的两个孩子和妻子，印象中他们老是悄悄地行动，像土拨

鼠一样。老石由此断定他在家里是没人同他吵架的。是因为这个，他才发狠推倒平房的一面墙吗？

第33节：第四章 石淼(3)

在那胡杨树的尸体旁边，废原对老石说，他儿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士兵。

“那时总手持一根木棍在屋前屋后冲杀，我妈总是鼓励我，幸亏她老人家死得早，要不她看见我成了卖烤羊肉串的小贩，会生气的。”

“烤羊肉串有什么不好？好得很嘛！”

老石笑出声来，废原也跟着笑了。他们很少这么高兴过。为了什么高兴呢？说不出。两人一齐看天。他们都喜欢边疆的天，有时一看就是半个小时，什么话都不说。天上有时有一只苍鹰，有时什么都没有。

如果时间充裕，他俩就绕着小石城走一圈。走完那一圈天都黑了。他们坐在茶馆里休息时，老石的神思变得恍惚起来，他觉得像是在内地流浪呢。在路上时，他摘了眼镜，雪山就到了面前，那里头的豹啊，熊啊，一一显现出来了。他瞟眼看废原，看见他只一个劲闷头走路。于是他让他看看雪山，废原说没什么好看的，他夜夜都在那里头钻来钻去，对那里的情况熟得不能再熟了。老石就尽力去设想“夜夜都在那里头钻来钻去”的情景，直想得脑袋发晕。在每次的环城行走中都有那个小插曲，即一名老汉占着路，在路当中燃起一堆篝火。那火烧得闷闷的，尽是浓烟，十分呛人。他们俩只好绕一个圈子走到田野里去，但又忍不住回首打量那人。那是一名很老的老汉，行走时弓着背，头部都差点要碰地了。那人茫然地站在浓烟当中，有悠扬的笛声从他身后传来呢。由于总碰见这个人，老石就忍不住开口了。

“大爷，您就住在这附近吗？”

“是啊，就在这里。”他用手指了一下身后的荒地，“附近野狗不少，二位要小心啊，荒郊野外就这样。”

废原告诉老石，这个人放烟幕，是为了遮住他身后的一个花园，笛子的声音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老石想去看那个花园，废原又不愿

意了，说那种花园看着离得近，真的朝它走去却怎么也走不到的。很久以前他就做过这样的实验。老石又问野狗是怎么回事，废原回答说：“什么野狗啊，是他养的恶狗！”那一路上老石都在纳闷，自己为什么没见到有什么花园呢？下一次遇见老汉，他透过烟雾仔仔细细辨认，还是什么都没看到。废原笑他“白费心思”。他问废原为什么，废原只是说：“有些人，看不到。”这件事令他很郁闷。但是他又相信废原说的是实话，于是在心里感叹：小石城真是无奇不有啊。他记得他刚来边疆不久时，养父带他到小石城逛风景。那时已是深秋，天气很冷，但却有不少男人裸着上身站在胡杨树下，面朝雪山，让风吹在身上。养父告诉他说这些人是在做风浴，据说可以延年益寿，小石城的人们最喜欢的竞赛就是看谁活得久。由此老石又想到，小石城人口不多，但没有一块真正隐蔽的地方。你想找荒凉的地方散心透气，但那里已经有人了，比如这名老汉。他长年累月在这荒郊野地搞的活动，老石连看都看不清。他用奇怪的烟幕遮往了一切。

废原总是在店里工作到深夜。其实夜里生意很清淡，但他喜欢在夜里做事。一次老石在他店里陪他，夜深了，伙计们都回家了，这时一个穿红衣的老女人推门进来，坐在一张桌旁。废原压低声音对老石说，这个人患了绝症，不能吃羊肉串，她是来找他聊天的。于是他和老石一块坐到她的对面。

“今天是我来这里三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年轻时在海轮上工作。”

老女人说话很随和，她脸上气色也很好。

“海轮！”废原有点吃惊，“那您如何样计算日子呢？”

“不好计算。日出日落，太单调了，想要记也记不住，日历是没用的。”

“啊，啊……”废原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了。

不知怎么，老石感到他和废原在这个老女人面前就像傻瓜。尤其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对她说些什么才好。

“您的这位朋友，他也在计算日子吗？”

她亲切地问废原，可废原心里一阵慌乱，变得结结巴巴了。
“我不清楚。也许，是的？不是，不，不对，应该说，是的……”

第34节：第四章 石淼(4)

老女人起身告辞的时候，店里的那只黑猫烦躁不安地冲着她叫。

“我看她死不了。”老石说道。

“嗯——”废原沉思了一会儿，说：“刚才她哭了，她总是深夜来我这里哭。她到小石城来的那天，提着小皮箱，眯缝着一对大眼看天。那个时候，我还在做着士兵的梦呢。嗨，就像昨天的事。”

老石想，他根本就没见到她哭嘛。废原在建议他们到街边坐一坐，然后他就熄了店里的灯，将椅子搬出去。这个时候外面已经没有行人了，这条小街进入了睡眠之中。呼吸着夜气，废原的身影似乎在变小，他的声音从遥远的处所传来。

“老石啊，你计算过了吗？”

一阵瞌睡向老石袭来，老石挣扎着说出声来：

“我还没有。可是我会的！”

他们分手的时候，露水都已经降下来了。老石摸黑走进家，尽量不弄出声音来。床上是空的，他躺下时，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那声音含糊不清，令人恐怖。很久以前，他站在海底躲避福利院的院长时听到过它。他打开灯爬起来，并没有发现房里有什么异样。他看见妻子元青睡在另一间房里了，他们女儿原来住那间房。妻子睡得很沉，有轻柔的鼾声传来。

老石穿好衣服，到厨房为两人煮好了面。

“你上哪里鬼混去了，我一夜没睡，好可怕。”她垂着眼皮说。

“咦，你怕什么啊？”

“你难道没听到，这屋里有奇怪的声音！”

她气愤地跺脚，饭也不吃就去上班了。老石起身将门关紧，坐下来吃饭。

这时那种声音又可以听得到了，不过是隐隐约约的，要是不凝神就忽略过去了。老石到窗口朝楼下看，看见一群大孩子在跳绳，绳子

甩得发出呼呼的响声。那么，他听到的是这个声音吗？不，也不是。

元青走后他继续睡，就让那种声音伴着他睡。白天里，毕竟没有那么可怕。睡到恍惚的状态时，猛地一惊醒，一个念头冒了出来：这就是老女人说的计算时间吗？看来他同她是相反的，从前他站在海水底下躲避福利院的搜寻时，他是计算了时间的，一上岸就忘了。这就是说，当你记起这种声音时，这种声音才出现。也许妻子元青是精于此道的，所以她才那么气愤啊。他对自己说：“石淼啊，石淼，你荒废得太久了啊。”他就带着这种悔意入睡了。

醒来之后仍然记着这桩事，所以他到了下午又去找废原了。

“她走了。昨天夜里在肿瘤医院。她这个病，并不痛苦。”

“她真美。”老石由衷地感叹。

“是啊，小石城里美女多。她来的时候样子倒普普通通，脸膛黑黑的，只有眼睛很有特色。越在这里呆得久，就越美。唉，这些妇女啊。”

废原的话触动了老石，他想起来妻子也是很美的，还有六瑾。他对自己能否顺利地同六瑾交往下去没有把握。

下午的阳光照在废原的脸上，他那清瘦的黑脸异常生动。老石觉得他身上流淌着古代将士的血液。

在废原的小店里吃完饭，顾客们就陆续来了。老石坐在一旁帮他串羊肉片。当老石聚精会神地工作时，他又听到了那种声音。他抬头看废原。废原愣在那里，如一尊石像被淡蓝色的烟雾包裹着。过了好一会，石像才活动起来，但动作很僵硬。老石想，这就是那种声音的干扰。

废原悄悄地对老石说，左边第三个座位坐的是老女人的儿子，他像母亲一样并不是来吃羊肉串的。但他也不是来聊天的，他要了一杯清茶，然后就看玻璃窗的外面。老石觉得那中年男子很镇定，似乎在思考问题，完全不像刚死了母亲的人。他吸了一口烟，然后吐出来，那些烟将他的脸拉得很长。“他钻到海底的岩缝里去了。”废原又说。

老石轻轻地问废原：“他在哪里工作？”“还能在哪里呢？也是海轮上，子承母业。他在这里呆了一个月了。”

一直到夜里，没有几个客人了，那男子还坐在那里。他始终在看外面。

“您和您母亲从不一块上这儿来。”废原对他说。

第35节：第四章 石淼(5)

“啊。”他说，“这些年，她是将这里当作海底的城市呢。前两天她告诉我的。我对她说我退了休也来这里住，可是她说：‘不要，不要，哪里都一样。’我坐在这里，总觉得她随时会进来。”

男子脸上的神情变得很陶醉，他站起来时身体有点摇晃。老石想，也许他是在水中？等他出门后，废原对老石说：

“他的双脚真的脱离了地面。多么孤独的汉子！”

这时老石便深深感到废原是个极会生活的人，所以才选择了开一个这种小店。他甚至想自己退休后也来开一个。当他穿过这条小街，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月光和灯光忽然消失了，他的双脚居然也在短时间脱离了地面。不过那只是一瞬间，然后双脚就“哒、哒”两声落了地。他仰面一看，看见自家房里亮了灯，妻子和女儿的身影在窗户上晃动。他在黑暗中撞着了一个人，听声音，那人居然是那位死了母亲的儿子！

“我要到你们楼里头去。”他轻声说。

“啊！我很想邀你去我家住，可是我家房间太小了。”老石有点焦虑。

“不，我不习惯去别人家里。我想在楼梯下坐一夜。这么晚了，在外面走不是很危险吗？昨天妈妈还说附近有鲨鱼呢。”

老石几乎是冲进了屋里。母女俩吃惊地将脸转向他。

“有人在我们楼下。”他说。他随即又对自己的话感到吃惊了。

没想到母女俩异口同声地问：

“是那海员吗？”

“是啊，你们早知道了吗？”

“是我刚才告诉妈妈的。”女儿小叶子说：“我认识他好久了，他是个可怜的人，他在哪里都不自在。”

元青不知为了什么事有点紧张，她催促着小叶子，然后两人一块到那边房里睡觉去了。她们关上了卧室的门，但房里始终亮着一盏小灯。

老石躺下的时候，那种奇怪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这一次似乎特别真切，就在前面的餐室里头。伴随着那种声音，还有女儿小叶子挣扎呼救的声音。老石跳了起来，赤脚跑到她们卧室门口去敲门。

“小叶子！小叶子！”

他这一敲，她们卧室里的灯反而灭了。小叶子睡意沉沉的声音传出来。

“不要叫我，爸爸。不要弄出声……”

老石羞愧地退回自己房里。黑暗里，他想起鲨鱼。难道是鲨鱼弄出的那种声音？楼下那人还在吗？他如何挨过这样的夜晚呢？他的女儿小叶子是多么成熟啊。当年他将她抱在怀里时，她总是用那双漂亮的黑眼睛直瞪瞪地看着他，从来也不哭。她的眼睛不像元青，她也没有近视，她到底像谁？

最近老石的办公室里来了个无精打采的青年。他一来就躲在档案柜后面的阴影里休息。累坏了一样。约莫打半个小时的瞌睡，又跳起来回去工作。据说他是新来的电工，“被往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这是小赵告诉老石的。他从不加入办公室里这些青年们的恶作剧，档案柜后面那把椅子成了他的专座。

“麻哥儿，你身体不好吗？”老石关切地问他。

“不，石叔，我好得很，就只是累。”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我啊，有时睁着眼睛都很费力。”

老石又去问小赵“被往事压得喘不过气来”是怎么回事。小赵告诉老石说，麻哥儿有奇异的幻觉，认为自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从家中搬出去，不再理家人了，就好像完全不认识他们一样。原来他还有个女朋友，后来他也不认她了。那女孩为这个事都有些疯疯癫癫了。麻哥儿自己并非完全不知道自己闯的祸，他也有清醒的时候。那

种时候他便穿上奇怪的服装，戴上红色的假发和墨镜出门，走在外面谁也认不出他了。小赵识破了他的伪装，走上去同他搭话，而他，竟然冒充从外国归来的侨民。他还说自己在小石城只做短暂停留。当小赵提起他的女朋友时，他就会蹲下去嚎啕大哭，哭完后擦干眼泪，说自己要回荷兰去了。

麻哥儿一来，老石的心就变得沉重了，每次都盼他快离开。老石想到这个问题：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在睡眠中将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呢？半个小时里头，小伙子睡得很深，张着嘴打鼾呢。老石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心情沉重，是为自身的无法变幻吗？房子中间，青年们将木夹子夹在耳朵上，跪在地上爬来爬去，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都不打扰睡眠中的麻哥儿。小赵爬到老石面前，哀哀地诉说，他说自己也想去荷兰那种地方，可是荷兰在哪里？他想都想不出来。所以他，还有他们，只好在地上爬啊，爬啊的，看起来像娱乐，其实是为了解除压抑。老石听到“解除压抑”几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又瞟几眼地上这几个人，忍不住笑出声来。后来他很严肃地问麻哥儿荷兰是怎么回事，麻哥儿说，从前他家特别穷，当他还是婴儿时一名荷兰妇女收养了他，将他带到荷兰。可是他一满三岁，养母又将他送回了家。据说是他在那边闯了祸，养母不愿意要他了。

第36节：第四章 石淼(6)

“荷兰国是什么样子啊？”老石问道。

“不知道。我天天都在回忆，一点印象都没有。这是不应该的，我在那里住了三年啊。真该死，我就像从未到过那种地方一样。”

废原也知道麻哥儿的事，他很鄙视麻哥儿，将他称之为“白眼狼”。他还说他的养母是看穿了他才送他回来的。他的结论是：“这个人很危险。”

“那么，我不应该同他交往，对吧？”老石问。

“你说交往？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交往吧，对你有好处。”

然而他的女儿小叶子居然上他的办公室找麻哥儿来了。他俩亲密无间地坐在档案柜后面的暗处说话时，老石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他想走开呢又觉得不合适。那一天，青年们偏偏都没来，只有他们三个在房里，而他女儿一点都不忌讳他的在场。

他在回家的路上对小叶子说：

“有人说他是白眼狼。”

“是啊，我也听到了！我喜欢这种，这种，很合我的意！爸啊，我同他好，以后就会很少回家了。就是回家心也不在家里。您看见麻哥儿坐在您那里，没想过为什么吗？那是我叫他去您那儿的啊。每次他说园林处太吵，我就建议他上您办公室去休息。嘘，瞧那海员！”

海员挡在宿舍大门那里，将身体伸展成一个“大”字。每当有人进去，他就立刻闪到一边，等到没人了，他又立刻还原成那个“大”字挡在那里。小叶子笑起来，说：“他在模仿门帘。”老石也觉得那人的勾当很有趣。不过他又想，要是长时间没人经过，他可就辛苦了，人是不可能将这种姿势保持很长时候的。也许他是想补救自己在海上生活时受到的损失吧。

他们经过时，海员一动不动，小叶子一低头从他腋下钻进去了。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小伙子？”老石开玩笑地说。

“你们这里很好，很有激情。”他认真地回答。

然后他叹了一口气，垂下了手臂。

“我必须走了，茫茫大海在召唤着我。迷路的孩子在外面耽搁得太久了。”

才几天功夫，老石就看见他脸上布满了刀刻般的竖纹。是失水所致吗？如果先前没见过他，会以为他是一名老翁呢。而且他的衣服也变得那么旧了，蒙着一层灰。他母亲却是一位穿着精致的、高雅的妇女。老石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此地是他母亲的海域，不是他的，他呆得再久也是白费劲。小叶子在楼上叫老石，好像有什么急事要他解决。

“我和麻哥儿，我们决定改行搞园艺了。”她专注地看着老石的眼睛说。

“好啊。年轻人，多搞几个行当好。”

“我们去向老园丁学艺，短时间您见不到我们了。嗨，那种园艺，我没法向您形容，见过一次就……”

她边说边走出房间，下楼去了。老石倒进躺椅里头，脑子里出现了篝火，还有满天的浓烟。他又一次深深地感到小城生活是多么的奇妙。他没有去做的事，女儿却抢先去做了。

小叶子和麻哥儿从单位辞职后就失踪了。老石和元青一块去过她住的出租屋，房东说早就搬走了。回去时元青很后悔，说不该去找她，“有什么好找的呢？”老石就觉得元青是了解底细的。

他决心同废原去找那个老园丁谈谈，一方面是对小叶子不放心，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好奇。他想让废原继续上次关于花园的话题，他心里不服气。

他到废原那里时，正赶上废原的小店进货，于是他也去帮忙。将羊肉都收好之后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废原有点犹豫，仔细打量着老石的脸问道：

“你现在还要去吗？”

“当然要去，她是我女儿啊。”老石嗔怪地说。

“对啊对啊，我倒忘了，我们这就走吧。”

他俩来到那老头所在的地方时，却没看见篝火。当时已是傍晚，有雾，放眼望去，前方影影绰绰的有些东西，像房屋又不是房屋。待走到跟前，发现是一些大木箱，这些大木箱沿一条小河安放。上几次他们来这里时怎么没看见这条河呢？老石将头伸进一个木箱去张望，看见里头有被褥，还有几个碗。这时他听到废原在叫他。

第37节：第四章 石淼(7)

“老园丁在第六个箱子里头。他生病了，我实在不愿打扰他，你想想看，他都九十岁了啊。”

“也许我们可以帮他？”

“谁能帮他啊，这荒郊野地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废原的语气里充满了沮丧，分明是埋怨老石。他说得赶紧到路上去，不然天黑了会迷路。老石还想看一看那些箱子，可是那么黑，他伸进头去看，什么都看不见。虽然心有不甘，还是只好离开。走了一会，回头一望，看见了河边的人影，是不是小叶子呢？啊，不止一个，又出来了一些，都在那里排成一排。那条小河黑黑的，有点脏，老石先前就注意到了，它不像边疆的河。

废原走到前面去了，他在催老石快走，说天已经快完全黑了，再等一会儿连那条路都会找不到了。老石想了一想，对废原说：“要不我留下来算了，我不怕迷路，我还顾忌些什么呢？”他说了这话心里就轻松了。废原咕嘟着什么走远了。老石掉头走向河边。

现在除了河水的反光，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老石摸着向河边慢慢走。他记得那里有些胡杨，那些箱子就摆在离胡杨不远的地方。他伸出手去，摸到了树干，一棵，两棵，好！

“小叶子！小叶子！”

他叫起来，他听出了自己声音里头的惶惑。没有人回答他。有一堆篝火烧起来了，像先前的篝火一样烧得闷闷的，尽是烟。老石掏出手帕捂住鼻子，朝那暗红的一点走过去。走了几步，他就被木箱撞了一下，差点撞倒在地。他摸到箱子前面的开口，弯腰钻进去。里面的木板上也垫着褥子，他还摸到一个硬东西，是一支手电筒。他将电筒捣弄了几下，发现已经没电了。有老人的呻吟响了起来——啊，有一个人！篝火的烟随着一阵风涌进来，两人都被那辛辣味刺激得猛打喷嚏。老人向外探出身子看了看，说：“好啊，好！”

“老大爷，您是园丁吗？”

“不要问这样的问题，你刚才来的时候，狗没叫吗？你身上一定有熟人的气味，所以它们不叫。你听，那条大鱼又游过来了。”

老石也清晰地听到了鱼的游动。奇怪，鱼并没有弄出响声，他自己是如何听到的呢？可他就是听到了，大鱼缓缓地游着，仿佛是检阅。老石听着那条鱼，心里有异样的温暖的东西生出来。一团毛绒绒的东西挨过来，是狗，这狗还不小呢。

“大爷，您的狗来了。”

“你闻到臭味了吗？它又吃死人了。”

狗在老石身上反复地嗅，从头到脚嗅得那么仔细。老石想，它是不是拿不定主意从哪里下嘴来咬他呢？

“我身上有死人味吗？”他问大爷。

“嗯，有那么一点吧。”

说话间那狗忽然跃出去了，因为外面有喊叫声。老石欠起身看外面，看见有一堆篝火烧成了很大的明火，河水都被照亮了。虽有喊叫声，却看不到人，那些人好像在河里，又好像在某个洞穴里头。老石爬出木箱，朝那堆篝火走去。火堆看着近，走了好久才到跟前。但是他被脚下的东西绊倒了，那是一个人趴在地上，同他一起的还有另外三个人，都趴着呢。那人叫老石也学他们的样子趴下。他说：“不然啊，大火就会将你烧成灰烬。”老石趴下后，问那人有没有见过小叶子。那人格格地笑了一阵后，说老石是“老朽”。

风向突然就变了，火舌朝着他们舔过来。老石看见他们都将脸贴着地面，就学他们的样子做了。一会儿功夫，大火就将乱草烧完了，烧到他们前面去了。老石只不过感到有一点点热，还有就是他的一双橡胶鞋被烧出了臭味。旁边那人站了起来，另外三个人也站了起来。他们用手挡着烟，似乎在看星星，但天上并没有星星。除了火，到处都黑。那位年长的老汉说：“我们该回去了。”老石问旁边那人他们回哪里，那人说：

“回哪里？回家嘛。这里的人都住在小石城的心脏里头。你看看天上那些流星，我们打算将此地取名为‘流星花园’呢。”

但是老石根本没看到流星。倒是听见他说“花园”两个字，老石便产生了联想。他们几个都钻进了河边的木箱，留下老石一个人站在那里看火。火慢慢小了，有好几只狗过来了，在他腿上嗅啊嗅的，却不咬他。“狗啊狗，难道我快死了吗？”他反复说这句话

第38节：第四章 石淼(8)

他沿着河走过来走过去，听那条大鱼的游动。天亮时才听见小叶子在叫他。她同麻哥儿风尘仆仆地从河堤那头走过来。

“小叶子，你们夜里在哪里？”

“哈，爸爸啊，我们在侍弄那些榴莲呢。我们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果树，激动得啊……”

忽然一条很脏的狗扑到她身上，她“哎哟”了一声就倒下了。她的一双眼睛直直地瞪着，像死人一样。麻哥儿不住地喊她，轻拍她的脸。老石也在边上唤她。过了一会儿，她终于缓过气来了，脸上也泛出了红色。

“咬着哪里没有？”老石连忙问。

“没有。那哪里是狗，那是，那是我的姨妈啊。”

“谁是你的姨妈？你没有姨妈！”老石严厉地说。

小叶子哈哈笑起来，说：

“我刚才忘了。妈妈和您都是孤儿。孤儿是怎么回事？麻哥儿知道吗？”

麻哥儿茫然地摇头，翻眼，显得很苦恼。老石问他们可不可以带他去看花园，两人都摆手说不行，因为“天都大亮了。”

“原来那花园见不得光啊，”老石说，故意做出不屑的样子。

“不对不对，”小叶子说，“花园里到处是阳光。只不过天一亮就找不到它了。您想想看，榴莲啊，香蕉啊，都不是属于边疆的果树嘛。”

“可我见过园丁了。”

“是吗？那其实不是他的花园，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一厢情愿。爸爸啊，您怎么还不回家？这里没有您休息的地方。白天里，人人都在睡大觉。您快回去吧。”

老石觉得女儿是因为他妨碍了她才催他走，她要干什么呢？她不告诉他，她和麻哥儿两个人将他推到那条路上，然后就一转身跑回去

了。老石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只好回家。

他在家中醒来已是下午。元青回来了，她很不高兴地问老石他对楼下那海员说了些什么，因为那人在讥笑她，不让她过路。她往挎包里放了一把菜刀才冲破了他的封锁。她责怪老石和小叶子只顾自己，不给她留后路。还说那人如果再拦着她，她就要同他拼命。

“我根本没对他说什么。他神经坏了，他以为自己是一副门帘。他不光拦着你，任何人他都拦。”老石辩解道。

元青冷笑了一声。这时有一只鸟从窗口飞进来，摔在地上。老石弯腰捡起来一看，不是鸟，是一只小公鸡，已经死了。公鸡竟能飞这么高！

“看到了吧，我们都会像这只鸡一样。还是小叶子厉害，自寻出路去了。”

妻子说话时，老石在想，原来小叶子和她妈商量好了啊。

“昨夜又漏雨了，根本没修好。我干脆在房里搭了个油布篷。”

老石刚才已经看到油布篷了，心里有点不自在。

后来两人默默地吃了饭。老石要出去，元青拦住他，要他把那海员赶走，老石答应了。

可他在楼下到处找，根本没看到那人。邻居告诉他说，海员回船上去了，走之前同楼里很多人道了别，还要他们转告老石，说明年再来看他。“你家元青砍伤了他的手，她怨气怎么这么大？”邻居盯着老石的脸说。老石脸红了，他注意到邻居不说“脾气”，偏说“怨气”。老石设想着元青用菜刀砍人的样子，眼皮一跳一跳的。她在家里连买来的小母鸡都不敢杀。

他回到楼上，问元青：

“你真的用刀砍人啦？”

“我是砍了，因为我没法进屋。可是我每一刀都砍在空气里头，眼里明明看着是他，砍下去却不是他。世上怎么有这种人，你说说看？！”

她说到后来成了尖叫，像同老石吵架一样。老石连忙捂了耳朵下楼去了。

砍手事件过去好久了，老石都差点忘了这事的时候，他又见到了海员。

海员瘦得不成样子，灰白色的头发胡子老长，坐在六瑾的园子里喝茶。老石一眼看见他在那里就想走掉，可是六瑾大声喊他过去喝茶。

他见海员目光呆滞，端着茶杯在想心事。

“他明天就走了，我陪他去过他母亲的坟上了。”六瑾说，“他是不可能像妈妈一样在这里生活的，他自己也实验过了。”

第39节：第四章 石淼(9)

六瑾的脸在树荫里头显得很清瘦，老石看着她，觉得有点陌生。这些日子她在干什么？她称海员为“阿祥”，看来两人认识很久了。当六瑾说“实验过了”的时候，老石就想起这个人在宿舍楼下充当门帘的事。

奇怪，虽然是三个人坐在那里，老石还是像过去一样感到有只雪豹在桌子下面走来走去。

“东边雪山下的工程有什么进展吗？”老石问六瑾。

“他们说那边已经建起了新城，同我们这里连成一片了。真难以想象。”

六瑾说话时缩着脖子，仿佛感到了从雪山吹过来的风。老石心里嘀咕，那只鸟怎么没出来呢？老石的目光落到海员的手腕上，看见了那道疤。一只很大的手表遮住它，可还是显出刀痕之深。元青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她怕的又是什么？老石觉得这个人其实是很温和的，绝对不至于要用刀来对付。那么，元青一定是发狂了。元青为什么事情害怕得发狂呢？老石的脑海里出现妻子手执菜刀，猛地砍向眼前的男人的画面。这时海员瞥了老石一眼，老石感到自己居然有点发抖。突然，一声巨大的蛙鸣响了起来，但仅仅只有一声，而且也摸不清来自哪个方向。难道是幻觉？

“阿祥养不养动物？比如乌龟啊，荷兰小猪啊，白鼠啊这一类，在海里的时候，它们会有点像报时钟呢。”六瑾说道。

海员听了这话后，散乱的目光聚拢了，陷入遐想之中。老石想道，六瑾真会说话啊，六瑾是无价之宝。他这样一想就微笑起来了。那只雪豹蹲在他的脚边，令他的脚背感到了温暖。他没听清海员说了些什么，因为他的声音很含糊。他说过之后就站起身来告辞，走出了院门。

“老石究竟住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城市并不大，可是我怎么感到你住得很远很远。比如说，雪山的那一边？”

六瑾一边说话一边倾听，老石想，她在听蛙鸣吗？

“我住得是有点远。我的房间屋顶漏雨，补了多次都补不好。不过海员阿祥让我看到了希望。连我都想去送他呢。”

“明天是休息日，我们一块去吧。”六瑾说。

“好，不过你别等我，如果过了九点我还没来，你就走吧。”

六瑾觉得老石真是很怪。她确实是在倾听蛙鸣，她仅仅找到一只，于是在马兰花丛那边挖了条水沟让它蹲在里头。

老石边走边思考，快到废原的小店时他已经在心里做出了决定，这就是他不同六瑾一块去送海员。因为要是他去了，他就会羞愧得无地自容。此刻他忽然明白了元青的狂妄举动，海员是扮演他和元青过不去的那道坎啊，所以元青才会带菜刀，她算有勇气。但又只是从他和元青的角度来看是如此，至于海员自身，那或许是有另外一种含义的。啊，啊！那么多的网纠结在一起！那么六瑾呢？六瑾好像没有过不去的坎，她是女英雄。

一进废原的小店老石就愣住了，因为海员坐在第三张桌子那里，脸朝玻璃窗。本来他应该看见老石了，但是因为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某个处所，所以就没有看见。老石闪身进了后面厨房。

废原愁眉苦脸，用手指了指外面轻轻地说：

“他要走了，可是我真担心他出事。我不愿意他从我这里出去就出事，像上次他母亲一样。他还这么年轻。”

老石将烤好的羊肉串放在盘子里，端出去送给顾客。他看见海员在用两只手赶开什么东西。老石觉得他是在驱赶小鱼们，或许它们挡住了他的视线？或许他母亲就在对面的黑角落里？废原在“阿祥，阿祥”地叫他，他张开嘴，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老石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牙齿是那么尖利！一个人，怎么会生着这种牙齿？难道他去牙科医院

将自己的牙齿打磨成了这种形状？老石一紧张，手里的盘子都差点掉到了地上。

“你看见他的牙齿了吧，”废原皱着眉头说，“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啊。我老觉得自己对不起他母亲，我胸口这里痛。”

“他母亲不会怪你的。”

“当然不会。可是我.....可是我.....”

第40节：第四章 石淼(10)

废原张着嘴，吃惊地看着对面。在那边，阿祥高举着一只流血的手。就是老石看见过的那个伤口在流血，他是怎么弄的啊。

老石拿着废原给他的绷带赶过去帮他包扎。缠绷带时，他伏在桌子上全身发抖。老石问他明天走得了吗？他用力点头。老石想，他是有意弄伤自己的，为了什么？为了记起元青砍他的那一刀吗？

他撑起上身看着老石，欲言又止的样子。老石请他说出心里的事。

“您能送我回旅馆吗？”他有点羞怯地说。

他就倚在老石身上，拖着步子向外走去，像喝醉了一样。

他的房间在旅馆的地下室，他说他呆得太久，钱都花光了，只能住这种地方了。还说这一回去凶多吉少，船长会要他的命。“直接将人扔进海里。”他这样形容船长。那个黑蒙蒙的房间里很臭，里面还住了一名汉子，现在那人正在另一张床上打鼾。阿祥请老石坐在靠椅上，自己半躺在床上抽烟。

黑暗中有一点红光在墙角一闪一闪的，将屋里的氛围弄得很紧张。阿祥说，那是一个微型报警器，他买了打算带到船上去的。“能够起到提醒自己的作用。它只发光，没有声音，正合我的意。”

“生活在茫茫大海中，你的神经都已经麻木了，什么事都丧失了意义，如果再不想法子提醒自己，就会很危险的。”

他欠起身指着另外那张床上的汉子告诉老石说，那人已经睡了三天三夜，他也是个海员，看样子已经垮掉了。阿祥还说他明天早上上船，可他最大的心事是不知道船长还要不要他。船长不会告诉他的，他爱搞突然袭击。如果突然被扔进海里喂鲨鱼，那就是九死一生。他有个船上的同事有这样的经历，那人设法重新爬上了船，现在是炊事员。阿祥还记得炊事员爬上来时的样子，当时他在流血，他的左脚脚掌被鲨鱼咬去了三分之一。

“我母亲也是在这条船上工作过，我接她的班。我在大陆上长到22岁才去那艘海轮上的。那之前我要照顾患病的父亲，所以不能上船。上船是我毕生的理想啊。那种渴望，您能够理解吗？”

屋角的警灯灭了，老石听到走廊里有窒息的呼救声。他起身去门口，可是摸索了好久，总没找到门，门到哪里去了呢？他失落地靠着墙站稳，轻声唤道：“阿祥，阿祥！”

阿祥不见了。老石将那张空空的床摸了个遍。对面床上的汉子坐起来了，他在吃东西。

“你这位老兄，你不要找他了，他上夜班去了。他骗你说他是海员吧，他平时总是这样对我说的。其实呢，他就在这后面的蔬菜公司上班。他一年四季穿着那套旧海员制服。人各有志啊。”

老石站起来问那人说，为什么他找不到门了呢？那人笑了。

“这房里四通八达，你只要一抬脚就到了外面。”

老石试着按他说的做，果然就走到了外面。在他的身后，报警器狂响起来。他回头一望，整个建筑物里面都在闹腾，不断有人跑出来。老石快步走到街上，却看到阿祥笑盈盈地朝他过来了。

“我去买火车票去了。老石啊，我们要永别了，您不能去送我吗？”

他身上有点脏，可是却飘荡出一股青草和花香混合的味道。老石不由自主地做了个深呼吸，将那股味儿吸进肺里头。“永别”是什么意思？

老石想，六瑾是不是这个人的情人呢？明天她一个人去送他，会是什么情景呢？他顿感前景有点暗淡，心里有点轻微的恶心。不知怎么搞的，他踩了一个路人的脚，那人骂了他一句。

老石醒来好久了，可是他不愿起来。他感到有很多叫叫嚷嚷的小东西在空中飞舞，他听见风吹得窗户嘎嘎作响，这一切让他很害怕。他问自己道：“我怕什么呢？”可他一发声心里就发虚。难道他病了

吗？活到这个岁数，他从来没有生过病呢。他听到元青在那边房里和同事说话，起先“嗡嗡嗡”的听不清，后来忽然蹦出来一句：

“我家小叶子可不是一般的姑娘啊！”

元青显得活力旺盛，和她的同事一边说着话一边出门去了。

第41节：第五章 婴儿(1)

老石现在清清楚楚地记起了福利院的院长对他说过话。当时他坐在床上想心事，院长来查铺。院长的脸在月光下很像老猴子。“石淼，石淼，如果你逃跑了，就永远不要回来了啊。”他说了这话之后在门口站立良久，然后才不放心地离开，此刻这句话回荡在老石耳边，使他全身发冷。看来，他真的病了，他甚至闻到了自己口中的馊气。他累了。那时从福利院跑到此地，都没有这么累过。

昏昏沉沉之中，他看见一只灰蓝色的小鸟从窗口跳到桌上，还发出叫声。啊，张飞鸟！他在发热，他头重脚轻地走到前面房里去喝水，那只鸟也跟着他。老石想，要是余生都同这只鸟儿在一块有多好！鸟儿能有多长的寿呢？当他要入睡时，鸟儿就一声接一声地叫，于是老石心怀感激地睡着了。

在宿舍楼下，元青向她同事描述小叶子的情况，双手比比画画地，却说不清楚。同事惊异地瞪大了眼睛。

“她是随遇而安的孩子，我告诉过你这一点了吗？她啊，什么地方都敢去，在什么地方都一样，比我过得好多了。比如说那些鬼魅出入的地方。”

她发出尖利的笑声，笑完之后又挽着同事的手臂在楼前踱步，她俩是密友，所以无话不谈。

“你是说，小叶子钻到河边去了？那里是乞丐成群的黑社会啊。”

“也可以是河边，也可以是山里，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孩子，同我，同我家老石都不一样。我说不上来，反正不一样。”

她停住了脚步，紧盯那只从楼道里跑出来的小鸟儿。这种鸟，她见过好几次了。她想不通它为什么总是一溜小跑，而不飞起来。

第五章 婴儿

启明又将婴儿向空中举了三次，女婴咧开嘴笑出了声。

一大早启明就看到婴儿被放在草地上。他将她抱起来时，发现襁褓都已经弄湿了，不知道是婴儿的尿还是地上的露水弄的。启明在心里埋怨着年思，一点也想不通女人怎么会这么狠心。然而一抬头，竟看见她抱头在小径上踱步呢。她那种样子痛苦不堪。

“宝宝叫什么名字啊？”

“六瑾。”

“哈，美！让人想起小石城。年老师，她湿了呢。”

“我知道，我知道！啊，我的头要裂开了，我会不会死？”

她一边说话一边径自走开了。启明只好自己抱着小孩。

后来，他将婴儿送到他们家去了。胡闪开了门，很吃惊的样子。

“啊，老启老启，我多么感激你啊。是她将她扔了吗？她终于将她扔了！刚才我就不放心，正准备去找她们呢。”

他手忙脚乱地给婴儿换襁褓。那婴儿也怪，乖乖地一声不吭。

启明走出那栋楼时，被一股阴风刮得身子斜向了一边，接着他就听到了婴儿嘹亮的哭声。哭声那么有力，像是个大孩子。在婴儿的哭声中，启明眼前出现了雪山，还有同姑娘蹲在树下的雪豹。那姑娘的面容看不清楚，头发是黑的。启明这个时候还没料到，这个女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会令他魂牵梦萦。往回走的时候，他感到自己有点失魂落魄。

远远地，他看见年思了。年思正在和院长说话，很高兴的样子。她是病好了还是根本没病？她将婴儿丢给他，居然一点愧疚都没有。或许她对他启明极其信任？启明绕了个弯，避开她俩，他今天的工作很多，可是婴儿的事把他心里搅得很乱。由于一连好几次这类事发生，启明对这婴儿已经产生出了一种近于父爱的感情，他还注意到，年思一和婴儿在一起就特别苦恼。她心里一定有什么疙瘩解不开，要不这么好看又健康的婴儿谁不喜欢啊。启明有点遗憾，这么温暖的一个女人却不爱孩子。

然而启明清理垃圾的时候又听到了年思在讲话，她和院长站在花园中间的小亭子里。似乎是，院长怂恿她去上班，她还没拿定主意。

“我生她的时候看见了那座花园，榕树离得很近，我一伸手就抓住了那些气根。我觉得我会害死这个孩子，可是一离开她，我的脚又发软。”

“你需要工作。宝贝，你需要的只是工作。然后一切都会好。”

第42节：第五章 婴儿(2)

院长像母亲一样抚着年思瘦瘦的肩头。

她俩说话的声音都很高，所以启明听得清清楚楚。他还看到一只极其艳丽的长尾鸟落在小亭子的栏杆上。那鸟一点都不怕她们。在招待所住了这么久，启明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鸟儿呢，也许是从雪山飞来的。年思也很美啊，不过她的美同他的心上人完全不同，她的美是有气味的，而启明的心上人呢，只有色彩和形体，像墙上的画。

启明一边劳动一边听她们说话。最后，年思终于同意了去上班。院长说，上班的地方离得远，她就用不着天天回家了，一星期回家一次就行了。她俩相拥着走出亭子，启明注意到年思在哭。他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年思说的。

“她是我从家乡带来的一缕青烟。”

启明心里想，她竟这样看待自己的女儿，真可怕。这么说，她是从婴儿身上看到了从前的自己，难道她真的要脱胎换骨？花园收拾完了，他准备去弄后院的下水道，那里有一处被落叶堵住了。他拿着工具去干活时，幽灵一样的周小贵提着一个纸袋过来了，她边走边东张西望。到了启明身边，她用力拖了他一把，让他同她一块在灌木那里蹲下。启明很不高兴。她打开纸袋，托出里面的小纸盒，告诉启明说那纸盒里是她的狗，她要将它埋在花园里。她还说这种事不能让院里的人知道。

“知道了我就没命了。”她一边用小铁耙子刨坑一边说。

“有这么严重吗？您怎么不避开我呢？”

“老启啊，谁又能避得开你？你是这块地方的鹰啊。”

她将小纸盒放进坑，轻轻地哭了一阵，就用泥土盖上了。启明觉得，她的魂魄也随着宠物钻进泥土中去了。

“周老师，您可要保重身体啊。”

启明皱起眉头看着这瘦骨伶仃的女人。

“我的身体并不重要。老启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居住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小得连放一口棺材都放不下了，你怎么办？”

“怎么回事呢，您？”启明茫然。

“我是说那婴儿啊。她日日夜夜啼哭，我家周小里一个星期没下床了，这次发病特别厉害。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婴儿？就在周小里发病时，小狗死了。小狗很害怕那婴儿，我看得出来。”

“啊，婴儿，那是个非常可爱的婴儿。”

启明看见周小里进了招待所的大门，男人一脸苍白，头发蓬乱，衣服好像也挂破了。他也东张西望的。启明回头一看，周小贵将挖开的泥土复原得丝毫不留痕迹。启明还在仔细辨认，周小里已经到了他面前。

“老启，你看今夜会不会有暴风雪啊？”

周小里往地下一坐，好像再也走不动了。他还用一只手捂着左边的胸口。他说他要躺在这里吹一吹雪山的风，他说这话时目光暗淡，像患了绝症的人。然后他就躺下去了，可却是面朝下躺着，脸贴着草地。启明问他要不要帮助，他说不用。他又说：“我在听狗叫呢。”

启明因为还有很多工作，就离开他去招待所里头了。

周小里吹了好久的风还不想起来，可是一大群乌鸦来了，跳来跳去的，还在他脑袋旁边拉了一摊屎，将草地弄得乱糟糟的。和乌鸦到来的同时，一个参观团也来了。他听到有老太太和老大爷朝他走来，口里发出诧异的惊呼。他知道自己趴在地上引起了误会，连忙坐了起来。他们都在问“要不要帮忙”。周小里疲倦地摇头，他们还是缠着他问了又问。最后，他不耐烦了，冲动地破口而出：“那花园沉到地底去了，只能听，不能看！”

“什么？只能听？那我们看不到了吗？”

“我们白来了一趟吗？”

“明明写的‘空中花园’嘛……”

那些老人们都在七嘴八舌地发问，却没人回答他们。后来他们又从包里掏出面包来吃，一边吃一边抱怨不该来，吃完后纷纷将包面包的纸扔到周小里身上。周小里站起身来想离开，他们又拉住他，问他花园到底在哪里，要他说出来再走。被他们这样一推一拉，周小里身上冒出冷汗，眼睛都快看不见东西了。他虚弱地说：“我会发病的。”

第43节：第五章 婴儿(3)

他们异口同声地问：“会吗？？”

他们当中有个人说他看见空中花园了，于是老头老太太都扔下小里往那人指示的方向走。现在小里真的看不见东西了，他蹲了下来，用手臂撑住身体。一会儿他就听到胡闪在说话，还有婴儿的哭声。他就是为了躲避那婴儿才到花园里来的嘛。他还听见老头老太们都围着胡闪和婴儿，啧啧地称赞着。他们说出这样一些词：玫瑰花，柠檬，金桔，夜来香，榴莲，银杏等等。周小里想，表面上他们是在用这些词形容婴儿，但实际上心里到底想的什么呢？莫非他们在把女婴当作空中花园？他开始回想他在家里时，胡闪的婴儿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折磨。刚回忆了一会，就感到病好多了，眼睛也看得见了。他看到那一群人走到大门外去了，当他回转身时，他的额头便碰到了榕树的气根，他用手挡了一下。空中荡漾着植物的异香，他一下子就有精神了。那个亭子就在榕树后面，有人站在亭子里向外张望。

“老启！！”他拼尽全力喊道。

但是他一点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反而只听到那婴儿的哭声。他又打手势，老启却背转身去了。再一看，那小小的亭子好像悬空了。他又发现自己看不见脚下的草地了，虽然他走动几步，还是可以感到自己在踩着地面。他决心走到楼里面去同老启会面，将一些事问清楚一下。当他朝那个方向走时，招待所的小楼就朝后退缩了。他停下来，左右环顾，可是周围白茫茫的，自己好像站在了虚空之中。有一种奇怪的鸟，发出的声音就好像钻子一样扎人，小里死死捂上自己的耳朵还是听得见。

启明站在招待所会议厅的窗前对周小贵说：“您看，您丈夫还是很有精神的嘛。”在那下面，小里站在灌木丛中，似乎在傻笑。他站的地方正是小贵埋狗的地方。小贵紧张地盯着丈夫，回答启明说：“他的精神很不稳定。”她的话音一落，就有一只壁虎出现在窗台上。周小贵尖

叫起来，她感觉自己右手的虎口被蛇咬了一口。但她定睛一看，又没有发现蛇，只有那只壁虎，壁虎离她有两尺远呢。

“周老师，您不舒服吗？”启明问，他也看见了壁虎。

“我觉得我丈夫走投无路了。启师傅，你觉得呢？”

“我看您过虑了，您丈夫不会走投无路的。边疆多么辽阔。您听，长寿鸟，一只，两只！哈，小里老师也听到了！”

周小贵也看见了那两只灰绿色的小个子鸟儿，她还是第一次听见这种鸟被称为“长寿鸟”呢！她觉得启明很风趣。她想，她和小里戴了这么久的白花，小狗终于死了。如果小狗是一只长寿狗，情形又会如何呢？

“城里很多长寿的东西，对吗？”

“是啊。所以您不用担心小里老师，他的寿还远远未到呢。我听到小里老师在轻轻地哭，是因为欢喜。”

远方传来隆隆的炮声，是有人在雪山那边放炮。小贵伤感地说：“他们要开发雪山。这一来，我夜里就没处可躲了。”

年思已经在办公室里坐了三天了，就只是看看资料，因为院里没给她安排具体的工作。她的办公室位于二楼，从窗口望出去是围墙外面的那个乱岗，乱岗上有一丛一丛的蒿草，一种不知名的黑色小鸟在草里跳进跳出的，发出尖利的叫声，像水泥地上砸碎了瓷盘一样。有时也有一两个人从岗上经过，是拾荒的。如果是太阳落山的时刻，拾荒者就变得脚步匆匆，惊慌失措，仿佛走到了世界的尽头。年思听隔壁科室的人说这个乱岗有个名字：鬼门关。她回想自己和胡闪在这里迷路的事，至今仍觉得很怪异。当时她的确看见了设计院，但她一点都不认为那是设计院，她还以为是一些废弃的民房呢。那天傍晚，在夕阳中，这些房子显得特别破旧，年思看了心中就生出恐惧，所以她才没对胡闪提起。现在时刻对着这个乱岗，年思心潮起伏，一些奇怪的念头先后冒了出来。

首先是院长，年思觉得自己来小石城之前曾一度同院长很熟，只不过后来忘了这事而已。也许她曾在学校做过她的老师，也许她是自己某个同事的母亲。她认定她和她之间从前有过一段相处的时光。年思为自己的彻底遗忘感到沮丧。当黄昏降临，那些黑色小鸟全部回到乱岗上的草丛里时，这种感觉就特别强烈。她分明看见了自己人生中那一段一段的空白，那些空白都是由最不可思议的事演化而来的。

第44节：第五章 婴儿(4)

接着是她的宝贝女儿六瑾，她之所以逃避六瑾，将她扔给胡闪，自己躲到这里来，除了受不了婴儿的哭声以外，还因为婴儿的目光。她的女儿确实不太像一个婴儿，那么小，就有那么明亮的目光。年思是烟城长大的，习惯了人们那种朦胧的眼神。所以当她同女儿对视之际，她就感到体内全部空掉了，似乎要发狂。女儿的哭闹也有点奇怪，好像不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哭的节奏里头有种示威的味道。胡闪总是耐心耐烦地伺候女儿，从不违背小家伙的意志，在房里奔过来奔过去的，这一点也使得年思对他有所不满。不满上涨到一定的时候，年思就会故意将女儿抱出去，放在地上。女儿灵得很，开始还哭，后来只要一接触地面就安静了。年思发现她那双大眼睛甚至能追随天上的鸟儿了，真是个早熟的婴儿啊。坐在办公室里想念女儿之际，她一下子感到这个婴儿是一个深渊，一块沼泽，她自己正在一步步陷进去，每陷进去一点，就有灭顶之灾的预感。她给女儿取了这么好听的名字，是不是想压压邪气呢？

她对丈夫也有奇怪的感觉。先前在烟城时，她同他离得很近，思想上有频繁的接触。来这里的第二天，就是在这个乱岗上，她感到丈夫的思维正在变得迟钝，他好像长出了一层壳，将自己包裹起来了。当疯子将他俩扔在乱岗上时，她蹲在地上叹气，并不是因为懊悔来这里，只是因为心里涌出的那种孤独感。而胡闪，以为是前者。她也知道胡闪的思维并没有停滞，只是她自己触不到他的底蕴了而已。此刻，她看见这些黑色小鸟从乱草丛中飞出，没入云层中不见踪影，她心里很惆怅，对一件事很拿不定主意——丢下还是婴儿的女儿，究竟会不会有报应？她又安慰自己，反正还有胡闪，他们父女俩维系着她同女儿的间接关系。在这个透明的城市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好是间接的。

想到这里，年思无意中一仰头，看见了靠近天花板处的大壁虎。这里的壁虎真大！看来它一动不动地停留在那里有几个小时了。

“年老师，下班时间到了。”

是黑人在说话，他还笑了一笑，露出闪闪发亮的牙齿。年思刚来时被他吓了一跳，因为她万万没想到设计院里会有非洲的黑人，而且说着她自己的语言。黑人的名字叫樱，清瘦的身材，英俊的面貌，大约三十岁左右。他每天来年思的办公室好几次，像一个报时的人。一会儿说，“离下班还差1小时15分。”一会儿又说：“你看，多么快，我们工作两小时了。”年思感到很难弄清他这样做的真实意图。一次年思到了他的办公室，她看见空中有好多绳子系着的骷髅，一律从天花板上吊下来。樱拉上了窗帘，房里暗暗的，有点恐怖。他正就着一盏台灯的微弱光线绘图。他的面相有点凶，像一只黑豹，可是他一抬头看见年思就笑开了，和善而亲切。

食堂离办公的地方还有一段路，他俩一块走在小路上。樱老是弯下腰去采野花。他告诉年思说，他在8岁前一直住在非洲，在好几个国家流浪。是院长的父亲收养了他，还将他带到了这里，可惜老人很快就去世了。

“一来到小石城我就对学习产生了狂热的兴趣，我学啊，学啊，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谁会想到我先前是个流浪儿呢？”

樱还说，每天夜里是他最难熬的时光。他觉得自己那黑黑的身体完全消失了，然而还可以听到非洲古老大地上的鼓声不断传来。时常，他出门来到旷野里，像野兽一样面朝月亮叫那么四五声。

“你的名字是谁取的啊？”年思问。

“是老人家。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很美，是吗？”

“嗯。我在设想身体消失的感觉呢。”

年思睡在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里。她开始失眠了。她走到灯光微弱的过道里，听到办公室里都在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她将耳朵贴到那些紧闭的房门上头听了听，觉得很像骷髅相碰发出的响声。她只

去过黑人的办公室，难道每个办公室里面都悬挂着骷髅？有小动物在抓她的脚背，她低头一看，是一只烟色小猫。她将猫儿抱起来，猫儿就响亮地叫了一声。那叫声像极了她的女儿。她连忙将它放走了，心里怦怦直跳。她想起了院长的叮嘱：“不要走出屋子。”这种夜里，她感到建在乱岗上的设计院就像一个大墓穴。她甚至发现了一些老鼠，老鼠们的口里都叼着肉类一样的东西，沿墙根很快地跑过。她回到房里，刚一坐下就又听到女儿的哭叫。啊，原来是另外一只小猫，黑色的，朝她张开血红的嘴。年思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她用颤抖的手推开房门，放走了那只小猫。

第45节：第五章 婴儿(5)

在设计院做的梦特别深沉，人就像在通往地心的岩洞里行走，而且那种行走是无法返回出发地的。时常走着走着，年思就会停下来想一想：她的一意孤行就是为了深入到这种地方来吗？岩洞里没有小动物，她连自己的脚步声都听不到，然而远方却有朦朦胧胧的光。光斑一共有三个，忽上忽下的，像在跳舞。往前走的时候，她心里有种畅快——啊，终于摆脱了！终于摆脱了！

一天下午，她站在岗子上吹风，忽然发现胡闪立在远处的一蓬茅草里头，怀里抱着六瑾。六瑾一下子长大了很多，还扎着小辫呢。他为什么不过来呢？她迎着他们跑过去，她跑的时候，风就吹得紧了。

“年思年思，你不要过来，宝宝会哭！！”胡闪冲她大喊。

紧接着，尖利的哭声就响起来，年思的腿像被打断了一样，她跪到了地上。然后，她眼看着胡闪离开了。

自从年思将宝宝抛下不管，胡闪独自承担哺育的重任以来，他的生活节奏全部改变了。除了每天出去买东西时将女儿交给周小贵照看片刻，其他时候他寸步不离地守着她。他发现周小贵其实很害怕婴儿，就好像婴儿不是婴儿，而是咬人的小兽一样。可是胡闪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将女儿往小贵身旁的坐栏里一放，自己就赶紧跑下楼。他买东西时忐忑不安，老担心性格阴沉的小贵要虐待女儿。还好，并未发生那种事。但是小贵绝对不愿抱一抱他女儿。

六瑾以惊人的速度生长着，才三个月，她就和大人一样吃东西了。胡闪将肉和蔬菜剁成碎末，煮在稀饭里头喂她。她吃得很欢，食量也很大。女儿很少睡觉，所以他就总是在忙。他同她几乎是同时入梦同时醒来。渐渐地，女儿哭得少了，胡闪心里也不像从前那么发紧了。但他同这双过分清彻的眼睛对视之际仍然是紧张的，那目光里头有种责备的意味。有一天早上两人醒来，六瑾指着拉上的窗帘一声接

一声地尖叫，像个大孩子一样。胡闪走过去拉开帘子，看见外面天地都在旋转，他都差点晕倒了。

他无法看清女儿身上储存的记忆，他想冷静地观察，可是做不到，他的生活变得昏昏噩噩一团糟。

有一天，他将自己的脸贴着女儿的脸，对她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当他讲述的时候，女儿也在咿咿呀呀地附和，也许不是附和，是她也在讲。胡闪不是用的一般的讲故事的语气，而是用另一个人的语气来讲他自己的事，那个人是一个虚幻飘渺的少年人，喜欢坐在屋顶放鸽子。风又在击打着天窗的玻璃，他用尖细的声音说呀说的，女儿也说呀说的，这几个声音汇合到一起就有点像催眠曲了。但女儿总是那么亢奋，大概谁也无法对她进行催眠。胡闪想，也许年思孕育宝宝好多年了，也许他们还在烟城时就有了她呢。她完全不像一般的宝宝，她甚至还会讲述，要是他听得懂女儿的讲述就好了，那样的话，他看她的眼睛时就不会紧张了。胡闪在自己的故事里将自己变成少年人之后，就感到一些结解开了。他的生活又有了盼头。他还看到了同女儿沟通的可能性。他的手脚变得麻利起来，他快快安顿好家务，将六瑾的小身体洗得清清爽爽，就来继续讲他的故事了。

婴儿现在有了快乐时光。只要胡闪弯下腰，做出要抱她讲故事的样子，她就在摇篮里欢快地踢起小脚来。父女俩就这样脸贴着脸地咕噜个不停。从婴儿口中吐出的仍然是一些音节，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魅力了。这些断断续续的音节刺激着胡闪的思维，胡闪觉得自己渐渐控制不了自己的故事了——故事里头的空白场景越来越多了。他也迷上了这种新奇的讲述，这些充满了空白的，既简约、又有点难解的故事。在以前，他还从来不知道自己会这样来讲故事呢。所以后来，即使是繁琐的家务缠身，他仍然可以边干活边回味。并由此生出快乐的心情来。他终于体会到女儿是他的无价之宝。当然他也知道，女儿终究会长大，会获取自己的语言，到了那个时候，他同她的沟通会是什么样子呢？

第46节：第五章 婴儿(6)

胡闪要清理摇篮，就将婴儿放到了床上。过了一会儿，他就听到她在床上用力踢，口里喊道，“巴古！巴古……”胡闪回头一看，看见天窗不知什么时候敞开了，蓝天里尽是鸟的影子。他也激动起来，因为他从未见过这种景象！他又跑到窗前，发现无数鸟儿已经将整个天窗都遮暗了。房里弥漫着鸟的气味，女儿更不安了，踢个不停，小脸都涨红了。胡闪将她抱起来，用自己的脸贴着她的脸，忽然听到她清晰地说：“妈妈。”这时胡闪才记起，年思已经离开十天了。他有点伤感，同时他也有点明白了，年思留下的不是女儿，是她自己，一个过去的她自己。而他，正通过哺育进入妻子过去的历史。天上的鸟儿慢慢散开了，婴儿安静下来，瞪着那双严肃的大眼睛。

“胡老师，我见过年老师了，她向您问好。”小里在门口注视着他。

“啊，她好吗？”

“看上去气色不错。她说她不能出设计院的大门。要是我啊……”

胡闪想，他要说什么呢？这个小里，他的日子多么难熬啊，他怎能将自己比年思呢？年思是很健康的，只不过有点神经质。虽然胡闪这样看他，小里一点都没觉察的样子。他观察了一会儿天窗外的天空，对胡闪说：

“这些全是留鸟，鸟巢都在河边的胡杨林里。它们的集结是有规律的，那种莫名的冲动。我睡不着的时候，就来设想它们的生活习性，在脑子里绘出一幅幅画。那岗子上也有很多鸟，不过是另外一种，黑色的，大概年老师天天看见它们。我们小石城的鸟儿很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胡闪感到小里的精神好起来了，他一下子说了这么多。难道这同他们的宠物狗死了有关？小狗同这个家庭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婴儿踢了踢他的胸口，又说：“巴古。”

“您的女儿能说话了，谁会料得到啊？她现在真乖，她适应了我们这里了。胡老师，我等会儿要去设计院那边，您有什么话要带给年老师吗？”

“您就告诉她我们很好，让她保重自己。”

胡闪说这话时又被踢了一脚，女儿似乎在给他信心，在赞赏他的举动。也许竟是年思在赞赏自己？胡闪想到这里脸上便容光焕发起来。他再次拉开窗帘时，看见了明净的蓝天，鸟儿们无影无踪了。如果不是房里滞留了它们的气味，这事就被忘却了。东头房间里，传来小里引吭高歌的声音，这个人有多么奇怪啊。胡闪记起了在他家看见热带花园的事。从昨夜开始，胡闪就有种自己住在世界中心的感觉，现在这种感觉更强烈了。难道一切事物竟是围绕着自己发生的？“胡闪”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模模糊糊听见小里歌声里提到乌龟，胡闪又震动了一下。他觉得住在小石城的人实在是太多的共同之处，经常，大家心里都怀着类似的念头。在胡闪视野的尽头，有一些隐隐约约的轮廓，也许那是雪山？那山，在白天里他总听人说起，也总是隔得远远地观望过，但一次也没去过。那是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所在，或许会同他女儿的人生发生关系？在小里的歌声里，乌龟死掉了，胡闪高昂的情绪随之平息下来。

很久很久以前，他和年思站在那座铁桥上设想过他们的未来，那时的生活是很简单的，所有的计划都是从眼前出发。虽然当时对眼前的状况也大为不满，可是笼罩在那重重烟雾中，事物的轮廓便柔和了好多。那烟，造成了多少假象啊。当然，年思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是清晰的。“我心里有些往事的疙瘩没解开。”年思常说这句话。现在，他听见女儿在怀里叽哩咕噜的，便有些明白了年思那句话的意思。他说：“那个人一推开窗啊，烟就涌进了房里。他呢，他听到下面的人都在跑啊，喊啊……他住的这栋楼在摇晃。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嘿，还真就有。宝贝，这一下他可头晕了，他想起了铁桥，一想，又晕得更利

害了。”他说了后堵塞的内心就通畅起来。女儿则一直在说一个单音节：“扑，扑，扑.....”

他抱着女儿去过设计院外面的山岗，是老启踩三轮车送他们去的。一路上，女儿的沉默甚至使得他害怕起来，想要打道回府了。他注意到连她的目光都变得迟钝了，不再像大孩子的目光，似乎退回了婴儿的状态。难道她知道这是要去见妈妈？他不知道年思在哪栋办公楼，他站在乱岗上犹豫不决。老启走过来告诉他，应该是第三栋。

第47节：第五章 婴儿(7)

“您到这里来，她会伤心的。”老启又说。

老启一路上沉默不语，现在居然说出这种话来。胡闪开始后悔了，他对老启说他要回去了。老启微微笑着，请他上车，正在这时，一个拾荒的老女人朝胡闪冲过来，手中挥舞着一根树枝，口里喊着口号。胡闪连忙躲避，女人冲过去了。胡闪听到老启在他旁边说：“我看见年思了。”胡闪问他年思在哪里，老启回答说他也说不清楚在哪里，反正他看见了，这乱岗上的事就这样。

傍晚时分胡闪抱着女儿百感交集地回到了家中。他打定主意不再去年思工作的地方了。在回家的路上，老启也告诉他说，这种安排大概是院长的意志。他还说，院长总是为大家好的，这世上没有比院长更关心别人的人了，所以对于她的安排，只要服从就可以了。日子长了，总会尝到甜头。胡闪听他这样一说，就回忆起院长初次在他和年思面前谈及老启时的情景，当时院长称他为“失恋的清洁工”。于是他也深感院长妙不可言。

他去市场买面条时，看见了狼，千真万确。那匹狼很大，差不多有一匹矮种马那么大，就呆在那些大白菜旁边。人们从那里走过，没有谁特别注意它，好像将它当作一幅画一样。它当然不是画，它的头部不时转动，它傲视全场。它还不时张开大口，露出獠牙呢。难道是一只被驯化了的狼？胡闪还从未见过、听说过狼可以被驯化呢。胡闪不敢盯着那只狼看，担心万一被它觉察到。他绕到卖百货的那边去，那里有个出口。有个老女人一直同他并排走，这时对他说起话来。

“狼在春天里就来过几次了，可像这样蹲在市场还是第一回呢。”

“你们都不怕么？”胡闪问道。

“怎么会不怕。有些事，怕是没有用的，人人都明白吧。我的腿子也发抖，我有什么办法，难道跑得过狼。它是特大型号的。”

“它好像并不想吃人。”

胡闪的这句话说得没有把握，老女人没有回答就走掉了。

出了市场好远，胡闪还在回头看。他还在心里反驳老女人——这些人难道不能不去市场，到别的小商店购物？城里还有好几家呢。但他隐隐感到自己的反驳是软弱无力的，狼的威风说明了一切。

刚走到宿舍楼下就听到女儿在哭，他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去。

“我以为您出事了呢。”周小贵拉长了脸说。

“怎么会呢，我好好的啊。”他一边抱起女儿一边回答。

回到自己家女儿才停了哭。胡闪沉浸在关于狼的想象中，他很想告诉女儿这件事。女儿呢，睁着大眼看着他，也像有什么事要告诉他。会不会他俩要说的是同一件事？胡闪脑子里出现了昏暗的乱岗，那上面有巨大的狼的背影。周小贵很可能知道他见了狼，所以才那样说。“乖乖，狼。乖乖，狼。”他对女儿念叨着。然后他将她放进摇篮，开始做饭了。

那天夜里，有三只鸟在他家窗台上吵，叫出三种不同的声音。胡闪将它们称为“时间鸟”。他不能关灯，只要灯一黑女儿就哭，他只好让灯亮了一整夜。中途醒来，赫然看见墙上那狼的剪影，而女儿，正盯着那影子看呢。他一弄出点响声那剪影就消失了。“时间鸟”在外面唱得欢，那一只被他称作“未来”的鸟儿更是将叫声拖得长长的，逗引着胡闪去看它。胡闪拉开窗帘时，它们又飞走了。

周小贵坐在房里心情郁闷地织毛衣。那个婴儿的哭声对小里的刺激太大了，本来她还以为他挺不过去了呢。他的心脏病那么严重。现在事情反而好转了，她丈夫不但挺过来了，连病都减轻了。小贵为什么还不高兴呢？她自己也不清楚。不知怎么，她隐隐感到丈夫眼下的好转像回光返照。她是对他的病最清楚的人，她知道这是种不可能痊愈的病，也知道他的心脏的实际情况。还在蜜月期间他就发过病，他这个病有二十多年了。

狗死的那天夜里胡闪家的婴儿正好哭得很凶。小里将抽屉里的救心丸都吃完了。捂着胸口半躺在床上呻吟。小贵催他去医院，他却老

摇头。当时小贵想，难道他打算同小狗一块举行葬礼？由她一个人来举行？但是黎明前，婴儿的哭声突然止住了，小里进入昏睡之中。他那一觉睡得特别长，到第二天夜里才醒来。他起床后大吃了一顿，就摸黑到外面去了。小贵自己由于沉浸在丧狗的悲伤之中，就没去管丈夫的事。她只记得他在外逛了一夜，早上回来时身上的衣服尽是泥灰。那是破天荒的，他很少夜里出去，因为怕跌倒。

第48节：第五章 婴儿(8)

“婴儿的哭声传到了城市最远的角落，我就为做实验出去的。那里有一栋石屋，两层楼的，屋里存放着很多棺材，我就呆在棺材当中。小贵，你说说看，为什么我们身边诞生的生命会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刺激？我感到那个女婴激活了我里面的很多东西呢。”

小里大发感慨之际，小贵正站在窗前，从那个位置对直望出去，是一棵老榆树，树上有好几个鸟窝。灿烂的阳光照在茂盛的绿叶上面，树下长满了红色的野花。他家窗外的景色生机勃勃。小贵感到了扑面而来的生命潮，她出于本能地避闪了一下，退到窗帘边上的阴影里。

现在她坐在围椅里头织毛衣，想起了这件事。她想，边疆地区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屋外的景色总是对人的情绪有巨大的压迫。每当她生活中出现一种变故，周围的风景就充满了那种变故的暗示，而且分外强烈。这是从前在内地时很少有过的情形。婴儿哭闹的那些夜晚，外面狂风大作，她半夜开灯坐起来，总看见一些枯干的树枝穿过窗帘戳进来，一直伸到床头。她感到无处可躲，而小里，一动不动，身体发僵，像死了一样。

虽然有这些难受之处，整体来说她还是喜欢这里的风景。原先她和小里都是很忧郁的人，对于生活期望很高，但总是目光暗淡。边疆的空气和水就像给他俩的心灵进行了洗涤，这种洗涤既刺激了欲望，也提高了境界。时常，小贵走着路忽然就站住了，她倾听着各式鸟儿发出悦耳的歌唱，觉得自己正身处一个从未到过的奇境。这里的鸟儿真多啊。小贵陷入奇奇怪怪的回忆之中。

原先她和小里住在南边的城市里，后来每隔几年，他们就往北边走一段路，定居到一个城市。这么走走停停的，经过了十几年，才下定决心坐火车来到了最北边的小石城。回想那动荡的十几年，还有她所定居过的那几个城市，周小贵感到有某种东西在操纵她和小里。有

一天夜里，是在内陆的城市里，他俩走在坏了路灯的小街上，小里对她说：“为什么我们总是往北方移居啊？”当时，在漆黑之中，小贵凝视着天上的几颗星星，脑子里一下子出现了寂静的冰川地带。小里又说：“我觉得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是企鹅。”小贵听了吃惊得一句话也回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俩的思路朝同一个方向伸展？然而，他们终究到不了极地，他们在这个边疆城市定居了。这里有长长的寒冷的冬天，但房间里头有暖气，所以感受不到冰川的风味。周小里的心脏病在这里得到了大大的缓解，周小贵不止一次地想，小石城就是他俩的最后归宿了。别的地方不可能有这种空气，这种寂静，这是他们在这个国家能选择到的最佳居住地了。也许就是从这种念头出发，小里才从市场抱回了一只袖珍小狗。在那之前，他们既没有养过动物，也没有种过植物。小狗刚刚到来时，小贵对自己能否担负起饲养它的责任这件事没有信心，她的心情很矛盾。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将它看作了家庭的成员。但是小狗在他们的小家庭里长得并不好，总是出现“命悬一线”的情形。不知不觉地，她对它的态度就从冷淡慢慢转为了休戚相关。她心里整天挂记着它，为它操劳。结果是它狠狠地嘲笑了这两个人，过早地赴了黄泉，并给他们留下了很多恐怖的记忆——它曾多次发病，每一次都是进入激烈的全身抽搐，口吐白沫。

关于他们居住过的几个城市，每一个小贵都有一些鲜明的记忆。比如钟城，是那些狭长的，行人稀少的街道，路边的商店常年关闭，只有酒店门前的天篷下，坐着几个醉熏熏的汉子。那是睡城。而山城，是建在山坡上的，住在里头几乎每天都需要登高爬坡，这对小里的心脏病很不利，几次差点要了他的命。然而，坐在十层顶楼的旋转餐厅里眺望这座山城，沉睡心底的欲望便会一一复活。还有星城，在桂花盛开的时节，令人窒息的花香让人整夜烦躁。棉花城，城里看不到棉花，到处是钢结构的建筑物……可这些能说明什么呢？飘荡的记忆抓不住也看不透。越往北走，周小贵从镜子里头看到的那张脸就越难以忍受，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模样。后来她就麻木了，根本不管

自己是什么模样了。有一回她的哥哥来看她，说：“小贵小贵，你怎么还是这么年轻？”她年轻吗？她不知道，镜子里的那张脸处处显露出衰败。她梦到过自己居住过的火柴城。她居然迷失在方方正正的地盘里头。当她去问路的时候，才发现当地的方言她再也听不懂了，那就好像是穷乡僻壤里的方言，几乎一个字都不懂。小石城给她的是另外一些记忆，有些是从前某个谜的答案，大部分却是更加看不透的黑洞。就比如袖珍小狗的事，难道不是她和小里生活中的黑洞吗？病弱的他是出于什么目的买了那只小狗的呢？她回忆到这里时，忽然听到走廊上响起婴儿的笑声。多么古怪的婴儿，像大孩子一样笑！

第49节：第五章 婴儿(9)

“小贵，您今天显得容光焕发啊。”胡闪乐呵呵地说。

“我怎么没觉得。宝宝带得这么好，年老师肯定很放心。”

胡闪的目光马上变得迷惘了，他觉得女人话中有话。他回到家里时还在揣测她的话。

启明看见胡闪抱着婴儿出现在花坛那边时，一股热流从他的心脏冲向脸部，握着扫帚的手都有些发抖了。

他到自来水龙头那里洗干净手，整理了一下衣服，向胡闪和婴儿走去。

“宝宝又长大了一些。这双眼睛啊，让我想起家乡那些海螺。”

胡闪将女儿递给他，他就将她举过了头顶。婴儿发出很响亮的笑声，那么响，站在招待所门外的马路上都听得到。她的小身体已经很硬扎，很有力气了——她举起了两只小手臂。

“我听说你一抱她她就笑起来。”胡闪满意地说。

“胡老师，宝宝同我有缘呢。”

幸福的降临是如此突然，启明怀抱婴儿绕花坛走了好几圈，不断地将她举向蓝天，满花园都是她的欢笑声。

最后，启明意犹未尽地、甚至有点痛苦地将她还给了胡闪。

“你就做她的干爸爸算了。”胡闪说。

“她真是精力充沛的宝宝啊。”

启明用袖子擦着溢出眼角的泪，发出由衷的感慨。刚才，当他将婴儿举向蓝天时，他分明看到了帆和桅杆，看不见船身的渔船驶进了云层。

“多少年已经过去了？”他像是问胡闪，又像是问自己。

胡闪却回答他说：“我已经体会到了院长对我的好。”

胡闪和婴儿离开了好久，启明还沉浸在幸福的伤感之中。他已经暗暗在心中打定了主意，以后要常去胡闪那里探望这个孩子。

启明想，院长让年思同自己的孩子分开，是不是对她寄予了更大的期望？在那栋旧兮兮的、有点阴森的大楼里头，面对窗外的荒坡，女人的性情一定会发生变化，她会变得更像小石城的人。看来，从他们来到小石城那天起，他的生活就同他们缠在一起了。当时他站在小河边，对路上那两个磕磕绊绊前行的青年觉得特别好奇。启明一边扫地一边想着这些心事。扫完了这些走道之后，他像往常一样拄着扫帚瞭望远方的雪山，于是记起，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像从前那样狂热地思念自己心中的偶像了。有一些杂质掺入到他纯净的想象中来了。他一时判断不了自己的变化。

他回到了小屋，打了一盆冷水出来，又开始做风浴了。

“启明啊，你想过回家乡看看吗？”海仔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了。

“没有。我觉得不可能。再说不是发生了海啸吗？”

“嗯。村子是没有了，可是土里是留下了痕迹的。我想，那些痕迹在这里也可以找到，所以我们不妨找一找。”

海仔做着鬼脸。启明问他这回是否不走了，要在小石城养老了？海仔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左右环顾了一下，问他可不可以在床上休息一会儿。

他脱了鞋就上床，说自己累坏了，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带启明去看看家乡。他说着话就突然打起了鼾。启明想，他说的“家乡”大概离此地不远吧。

启明将房门锁上往街上走去，他害怕院长看见海仔，他知道她不会高兴。他买了鸡蛋和葱，还买了面粉，打算摊饼让海仔好好吃一顿。可是院长偏偏迎面过来了，她看了看他手上拿的东西，笑了一下，说道：

“深渊里爬出的魔鬼是赶不走的，我们好自为之吧。”

院长跟随启明来到他家里。他俩进去后，看见海仔还在打呼噜。院长弯下腰，仔细看了看海仔的脸，转过身来，坐在启明放在她身边的小竹椅上。忽然，她埋下头去，用双手蒙住了脸。启明大吃了一

惊，他想，一向精明、有魄力的，受人尊敬的院长，怎么变得像小女孩一样了？

过了好一会，院长才抬起头来，启明看到了一张迷惘的脸。

“启明，你还认得我吗？”她问道。

“当然认得，您是我们的院长嘛。”启明的心扑扑地跳，声音发抖。

“这就好，我以为你认不出我了呢。刚才我又返回了内地那家医院，我躺在手术室，窗外黄沙滚滚，医生帮我换了脸。”

第50节：第五章 婴儿(10)

她疲惫地揉着双眼，然后仰着脸，要启明将手放到她额头上。那额头像冰一样冷，启明差点叫了出来，连忙用手捂住了嘴巴。院长的声音仿佛是从墙缝里发出来的一样，她说：

“你很吃惊，对吧，我只要一想过去的事就会变成这副样子。”

她的话音刚一落，外面就响起了嘹亮的小孩的哭声。启明随手打开房门，屋里一下子变得敞亮，他看见血色又回到了院长的脸上。胡闪正抱着女儿从花坛的前面走过。院长站起来了，双眼射出坚毅的光，整个人又变得灵活起来。她快步朝胡闪父女走过去。

房子里面，海仔醒来了。

“我的独轮车压死了一个小女孩。山路那么滑，避都避不开。”

他拥被坐在床上，眼睛痴痴地盯着那堵墙。后来他要求启明关上门，因为光线使得他要“暴跳”。“我不习惯太透明的环境。”他说。

他猫着腰，沿墙走了一圈，用鼻子在墙上嗅来嗅去的。启明不理他，开始做饭。他每烙好一张饼，海仔就拿过来吃得精光，边吃边说自己饿坏了。“这些天我忽视了自己的肉体。”最后，启明将面粉全部烙完了，他却还没有吃饱。启明的手艺很好，小屋内飘荡着葱和鸡蛋的香味。

“睡也睡了，吃也吃了，哈！是谁在讲故事呢？”海仔抹着嘴巴说。

他说有人在门外的花园里讲故事，他断断续续听到了一些，好像是关于大雁南飞的故事，他问启明听到没有。启明打开房门看了一下外面，回转身来说，外面一个人都没有，花园里只有两只鸟。海仔还是坚持说，是有人在讲故事，也许是那带小孩的男人，他的话里头有很浓的思乡情绪。海仔说着又用鼻子到墙上去嗅，很苦恼的样子。

“你嗅什么啊，海仔？”

“故乡的味道。你这堵墙很特别吧。”

“是啊，会变幻，到了夜里还会移开。”

海仔在竹椅上坐下来，告诉启明说，他走遍了大半个国家，最后才到了这里，他觉得自己是真正回到家乡了，难道不是吗？启明说他也有这个感觉，所以才呆在小城里，哪里都不愿去啊。启明这样说了之后，马上想起了他的偶像，他此刻很想和海仔谈谈他的美女，可又感到无从谈起，于是只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句蠢话：

“边疆的妇女真美啊，真美啊，真美啊，你到哪里去找……”

夜里，他俩又一次来到了胡杨林公园，是翻过矮墙进去的。他们跳下去时惊动了一些鸟儿。启明心里庆幸传达老头没被惊醒。

海仔趴到草地上，他要启明也趴下来。启明一趴下去，就听到了人说话的声音。那些人全是南方口音，好像在为什么事争吵。声音从地下传出，如果将耳朵贴着地面，就听得更清楚。海仔轻声告诉启明说，这是传达老头一家人，他一来这里就感觉到了，这个公园是属于他们一家的。也就是说，白天属于游人，夜里属于他家。“到了十二点之后，他们就回到南方那个小山包了，那是他们家的茶山，一年中大半时间处在雾中。”这时，远处昏黄的路灯下面出现了兽，是体积较大的，一只，两只，三只……海仔说那是华南虎，并不伤人的，所以用不着害怕。启明问，为什么不伤人呢？它们在家乡时可是伤人的！海仔就笑起来，笑得很响，惊动了那些虎，它们全都停下来了。启明全身抖得很厉害。与此同时，那家人在地底下吵得更厉害了，似乎华南虎也听到了，它们好像打不定主意要往哪边走。后来，它们就向启明他们这边走过来了。大约有六只以上，走在草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海仔嘱咐启明趴着不要动，最好闭上眼，免得心烦。要在平时，启明是不会听他的。可是这回像鬼使神差一般，他还当真闭上了眼。一会儿，华南虎的爪子就踩在了他的身体上，虽然很沉重，倒也没要了他的命。他还数了数，大概有三只是踩着他的身体走过去的。它们消失在围墙那头。地底下响起老传达一家的哭声，启明突然听到自己父亲

的声音夹在哭声当中。父亲虽然是提高了嗓门在说，但无论如何也听不明白他说些什么。到后来启明都不耐烦听了。

第51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1)

“启明，启明！你安静些！”海仔说，“你老喊你爹干什么？”

“我没有出声嘛，怎么回事？”

“哼。你把虎又招来了，幸亏虎在这里不吃人。”

启明看见它们又出现在路灯下时，吃惊得张大了嘴。现在他敢于观察它们了。以前启明从未见过虎。离他最近的那一只正朝他看呢，那眼神像极了年思的宝宝。启明想，要是它叫起来，声音会不会也同宝宝一样呢？在虎的注视下，启明的身体开始发热了。他听见旁边趴着的海仔在同刚才听见的父亲吵嘴，父亲的语气强硬，海仔的声音绝望。但具体争吵的是什麼，仍然很难听清。启明用力掐自己的脸，想保持清醒。爹爹好像提到了怀表，他责备海仔将怀表弄丢了。海仔哭起来，申辩说，自己将表埋在一个最安全的地点了，那地方在海底，谁也到不了的一条海沟里头。启明听得心惊肉跳，摸摸胸前衣袋，怀表还在。接下去又听不清了，不知他俩在争什麼。抬眼看虎，虎的眼神成了两点绿火，也许是因为它从路灯下走到了胡杨的阴影里。而它身后的那些虎，全都不见了。那是多么美的一双眼睛啊，为什么年思不爱这样的眼睛？启明开始出汗，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他转过脸去不再看虎，嘟哝道：“我要回家……”他的含糊的声音像一个炸雷，海仔立刻就跳起来了，他大声责问：

“深更半夜的，谁将婴儿弄到这种地方来了？”

启明也站起来了。两人肩并肩循着隐约的婴儿哭声向前走，穿过草地，穿过花坛，穿过胡杨林，又穿过黑黝黝的灌木丛，这时，他俩眼前又出现了一望无际的草地，婴儿的哭声仍在前方响起。

“老传达的王国真是广阔无边啊！”启明感叹道。

“嘘，不要出声，该死的！”

随着海仔的诅咒，他们眼前便冒出了围墙，婴儿的哭声也消失了。围墙那边有张铁门，是公园的后门。出了门，海仔低头朝另一个

方向走了，启明独自回家。他经过空无一人的文化广场时，听见那面钟在乱响，简直停不下来了。可是深更半夜的，除了他，谁也没听到。

第六章 六瑾和蕊

这个夏天六瑾的生活有点乱，她想，这是不是同雪山旅馆的被拆除有关系呢？时常，坐在房里好好的，关于那座旅馆的回忆会一下子震撼她。她在心里为那旅馆取了个名字叫“古墓”。偶尔，她也会设想一下自己同老石未来关系的发展，她认为这个关系不会再同雪山旅馆有牵连了。那个时候她多么年轻，那旅馆留给她的记忆又是多么鲜明，就像阳光下的树叶……而现在，同老石这种含含糊糊没有头绪的关系，不论从哪个方面想都无所依附，如空气中的游丝。长长的夏天快要过完了，那只张飞鸟有三天没出现了，它一定是去了另一个地方游玩吧，可能是邻家院子。那个院子里栽了很多沙棘，六瑾路过时，听到里头鸟声喧哗，便停下脚步，心里头升起一股落寞情绪。从心底里，六瑾还是害怕同这个底细不明的人有某种确定的关系。那一回，他将那么多的青蛙放进自己的院子里，可是青蛙们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事她一想起就不太舒服。

黑暗中，六瑾的脑袋在枕头上转动了几次，她听到了从雪山那边传来的沉闷的炮声。她想，雪豹一定满山乱跑了吧。那种惨状使得她悲伤地闭紧了双目，但疯狂的想象并不能停止。就在昨夜，她问孟鱼老伯：

“四十年前的小石城是什么模样呢？”

老人停下手里的活计，仰面看了看天，然后指了指她的胸口，又低下头去继续搓他的绳子了。六瑾虽满腹狐疑，但还是有一点模糊的感悟。站在夜幕里头，她想了又想，一些往事便清晰起来，她觉得眼看就要找出答案了。

那时也是这样的夜晚，失眠的爹爹像平常一样将藤躺椅搬出来放在树下，躺在那里看天。六瑾在睡梦中听到兽的叫声，一声比一声凄

厉，她就被惊醒了。她摸黑走出卧室，穿过客厅来到外面，朝院子里一瞧，看见有五只黑乎乎的兽围绕着躺椅上的爹爹。月光异常明亮，她爹爹的头部歪向一边，他睡着了。六瑾一下子感到恐惧无助——爹爹会不会已经死了呢？她发出尖叫：“爹——爹！”那几只兽（好像是熊）全都转过身来朝她看，六瑾连忙退到门后，随时准备关门。还好，野兽们没有过来，过来的是妈妈。妈妈赤着一双白晃晃的脚，连拖鞋也没穿，她问六瑾肚子饿不饿。“不饿。妈妈，你看爹爹！”她说。妈妈牵着她的小手，将她牵回她的卧房。她一边将六瑾按到床上，一边说：“我女儿长大了啊。”她替她掖好被子就出去了。六瑾瞪着墙上晃动的树影，又听到了那种兽叫，她脑海里浮现出爹爹被咬断脖子的情景。过了好久她才睡着。

第52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2)

“爹爹，您脖子疼吗？”

“嗯，有一点，睡在藤椅里，什么东西老压着脖子。是什么呢？”

那一年，六瑾正好是十岁。

六瑾盯着孟鱼老伯粗壮有力的双手，便联想起了那些黑夜里的兽。那么，小石城里的兽到底是雪山里跑下来的，还是地下钻出来的呢？成年以后，她在那个雪山旅馆里头也多次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兽，慢慢地，她就将它们看作家乡理所当然的特产了。忽然，阿依又在街对面唱起来了，歌声很激越。孟鱼老伯低头做他的活计，没有任何反应。也许，唱歌的女子不再是阿依了，因为声音里头有男性化的成份，听久了竟会分不出是男是女。

六瑾的园子里很少有鸟了，她注意到杨树上的鸟巢也已经被废弃了。以前，只要一下班回来就看到这些小生灵们迎接自己，哪怕到了夜间，还有一两只在花丛间或树下跳来跳去的。后来，就只剩下了这只张飞鸟。而现在，不但张飞鸟消失了，连壁虎也不见了。

“孟鱼老伯，我觉得啊，您就是本地人。”

老人的手停顿了一会——长长的一会，然后他又继续搓了。六瑾就走开去，她在围墙的阴影里撞着了一个人，那人搂住了她的双腿。六瑾弯下腰，认出了那对大眼睛，是穿树叶的男孩。他凑到她脸面前说：

“六瑾姐姐，我是溜进来的，门口坐的老头不欢迎我啊。你陪我在这里坐五分钟好吗？”

六瑾同他一块坐在围墙下的草地上，男孩将她的一只胳膊抱在怀中，很激动的样子，但是他不说话。六瑾摸了摸他的圆圆的头。

“你像刺猬。”

他吃吃地笑起来。

“你那件树叶编成的衣裳呢？”

他还是不说话，只是将脸贴着六瑾的胳膊，好像要睡着了一样。六瑾坐了一会儿，抽出自己的胳膊，站起身，说：

“我要进去了。你呢？你也进屋吧，你今夜没地方呆，对吧？我让你睡在我家厨房的灶台上，好不好？”

男孩坐着不动。六瑾只好自己进屋。她走到台阶上回转身，看见孟鱼老伯出了院子。她没关大门，让客厅的灯亮着，她觉得那男孩也许要进来，那样的话，他就可以睡在沙发上。她刚要进卧室，男孩就到客厅里来了。他熄掉灯，爬到窗台上坐下来。六瑾靠近他时，听到了溪水流动的声音。六瑾问他这是什么声音，他说是他的肠子蠕动发出的响声。

“我叫蕊，这是我为自己取的名字。我在家里时有另外一个名字。”

“蕊，你夜里还要工作吗？”六瑾抚摸着男孩的肩头问。

“对啊，我是上夜班的工人。我没有具体工作，我给自己规定的工作是观察那些路人的眼睛。城里面深夜到处人来人往，我嘛，就在他们之间游走。我一个挨一个地看着他们的眼睛发问：‘你看见了我吗？’他们都没有看见我。可是我还是要问，这是我的工作嘛。”

六瑾轻轻地叹着气，她想起了那只张飞鸟，男孩的这番话让她流下了热泪。这是谁家的孩子呢？她透过朦胧的泪眼看着他的手，他有两个指甲发出白色的荧光——右手的食指和中指。

“越是黑暗的地方，你看得越清楚，对吗？”

“是这样。六瑾姐姐，我是练出来的。我原来和家里人住在山洞里面，我爹爹是猎人。我们生活得很富裕。爹爹不准我们点灯，要我们苦练自己的眼力，我就那样练出来了。刚才我看见你哭了。”

“那么这两个指甲是怎么回事？”六瑾拿起他的手来看。

“我不知道。原来没有，后来就有了。”

这时六瑾听到了鸟儿拍动翅膀的声音。难道张飞鸟回来了？她问蕊是不是看见了一只鸟，蕊回答说是他肚子里发出的声音。

“我要睡了。蕊，你要在窗台上坐一夜吗？”

“我上夜班，等一会儿还要出去呢。六瑾姐姐，你屋里人很多!”

蕊是下半夜从六瑾屋里走出去的。六瑾被门的那一声轻响惊醒了，连忙穿上轻便鞋，追到外面。她远远地追随着他。在大路上走了一段路之后，蕊就拐弯往车站方向走去了。他个子高，走得快，六瑾要小跑才跟得上他。

第53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3)

车站里头亮着灯，一个人也没有，静寂而有点阴森。蕊走到月台的尽头，举起双臂，口里大声呼喊。六瑾一直躲在方形的柱子后面观察他。大约是他喊到七八声的时候，六瑾听到了隐约的隆隆声。她以为是错觉，因为她记得这里并没有半夜的车次。那声音很快就消失了，六瑾想，果然是错觉。蕊还在喊，声嘶力竭，隆隆声又响起来了，是真的。几秒钟后，汽笛声响起，车头在蒸气里头冲过来了。六瑾看到蕊好像站不稳似的摇晃了一下，几乎要掉下月台，她的心往下一沉。还好，没事，客车慢慢停下了。车厢里涌出来那么多的人，这是六瑾没料到的，难道因为今天是休息日吗？整个长长的月台全是人，蕊被人们推来推去的，那些人都目标明确，只有他是个闲人，老挡着人们的路。六瑾看见他不屈不挠地呆在月台上，伸长了脖子打量那些低头行路的旅客，时常被他们粗暴地推开。六瑾喊了他几声，可是她的声音被喧闹淹没了。虽然她紧贴方柱站着，匆匆走过的旅客们还是挤着了，弄得她很难受。这些人简直在横冲直闯！他们都有急事吗？她终于被推倒了，推她的居然是个老太婆，她手里的皮箱还砸在她的腰上，分明是袭击她了。六瑾倒下去的时候以为自己这下也许要被踩死了。但又没人来踩她，那些人都跨过她的身体过去了。六瑾再一次感到诧异——车厢里怎么会容得下这么多的人啊？

好久好久，她才听见蕊在她耳边说话。这时月台上的人已经稀少下来了。蕊蹲在她身旁，脖子上挂了一个很大的花环。

“六瑾姐姐，你受伤了吗？”

“蕊，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将火车招来的？”六瑾很严肃地问。

“我不知道。”蕊说这话时眯缝着眼望着空中。

“你常来车站，对吗？”

“是啊。六瑾姐姐。他们都没有认出我来，我真沮丧。可是今天，他们给了我这个花环。你看，这是马兰花。”

“谁给你的啊？”

“我不知道。我被推倒一次，再站起来时就有了这个了。”

这时月台已经变得空空荡荡的了，蕊搀扶着六瑾往出口方向走。月台外面异常黑暗，连那列客车都融化在黑暗里头看不见了。六瑾想，天大概快要亮了吧，这个男孩，白天会在什么地方栖身呢？

“我睡在公园里的。”蕊就像听到了她的思想一样回答。

“胡杨公园？”

“正是胡杨公园。那里没人来赶我，传达老爷爷同我已经熟了。”

候车大厅里没有灯，两人摸索着出去。当他们终于摸到了大门外时，他们背后的黑暗中发出“哐啷”一声巨响，仿佛另一个世界的门被关上了，这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被明亮的街灯照耀着了。六瑾吃惊地看到蕊身上的那只花环全部枯萎了，就仿佛那是两天前采集的花儿一般。她指着花朵问蕊是怎么回事，蕊有点茫然地笑了笑，说：

“大概是被我身上的火烤成这样了。在黑地方，我拍一拍胸膛啊，就会爆出火星来。”

“你在公园里休息得好吗？”

“好。太阳暖融融的。老爷爷有九十多岁了，总来陪我，他很寂寞。”

因为所去的方向相反，他们在车站门口分手了。六瑾站在灯柱下，直到男孩那细长的身影被黑暗吞噬。六瑾发现自己在心里呼唤他，她并没有有意识地这样做，可是走了好远，她还在不由自主地呼唤：“蕊，蕊！”他对她的冲击太大了，她想，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你见过这个孩子吗？”六瑾问老石。

“没有，刚才你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一直在寻思，这个男孩，这个蕊，他是不是来自那个热带花园？”

“啊，花园！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我的父母告诉过我，那是最最虚幻的，男孩蕊，却是实实在在的人啊。”

“嗯。也许虚构的东西正悄悄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感到没有把握。我去过河边了，很脏的河。你父母告诉你的事在那里可以看到。”

虽然老石稳稳地坐在那张藤椅里头喝茶，六瑾却感到了他的心在乱跳。是他们的话题使然。不知为什么，六瑾心中对这个男人的渴望正在落潮。她东张西望的，她在用目光寻那只鸟呢。但是她又隐隐地知道鸟儿不会再出现了。她有点遗憾，又有点释然。风儿凉凉的，带着雪山的味道，六瑾用力吸了一口气，想起了雪豹之谜。她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思想说了出来：

第54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4)

“蕊的事情就是雪豹之谜。”

老石听了她的话，脸上的表情显得有点慌乱。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他终究还是没有弄明白，也许永远弄明白了。只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俩正为同一件事感到困惑。夜空里的星太美了，又美又大，这是在内地见不到的景观。面对这种夜空，任何讨论都是进行不下去的。虽然双方都沉默着，可是都听见了对方的无声叹息。

“我小的时候，因为喜欢乱动乱跑，福利院的厨师就将我放在那个高高的灶台上，两腿悬空。我就是这样长大的。你看有多么糟糕。”

六瑾看见孟鱼老伯提前来到院子里头了，他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手里没有拿编织物，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老石站起来告别了，他说：“六瑾，我真想永远在这里坐下去啊。坐在你这里就像坐在雪山的半山腰！”

六瑾将他送到院门口。她注意到两个男人相互打量了一秒钟，孟鱼老伯的脸在暗处，老石的脸在明处。

老石离开之后，孟鱼老伯从怀里拿出了一只小巧的鸟笼，他将鸟笼放在地上，六瑾看见了那只张飞鸟。是她的张飞鸟吗？她蹲下去，打开笼子的门，小鸟跑了出来。但它并不跑远，就在他们身旁走来走去的。

“他心里充满了死的念头。”他突然很清晰地说。

六瑾吓了一跳，她从未听过老人发出这么清晰的声音，她觉得这声音和语调很熟悉，充满了过去时代的遗风，令她想起她的父母。

“您说谁？”

“哼，还会有谁！”

虽然还是温暖的夏末，六瑾全身都变得冰冷了，她的牙齿在格格作响，她感到自己犹如置身于雪山顶上。她低头一看，小鸟居然自己钻进了笼子。这只鸟一定就是她的那一只，它居然被老人驯化了。她

对老人说自己要进去了，因为感到身上冷。老人没说话，只是从暗处看着她。

六瑾回到房里后，就从柜子里拿出冬天穿的厚睡衣来披上。她从窗口向外张望，看见孟鱼老伯正弯下腰去拿那只鸟笼，他将鸟笼放进了自己那宽大的外衣里面。她低下头，拉开抽屉，里面躺着母亲新来的信，白天里读过一次了的。母亲在信里告诉她，父亲的失眠症还和从前一样，最近他生出了一个新的爱好，就是下半夜下楼去那条烟雾沉沉的大街上溜达，一直溜达到天亮才回来睡觉。早晨他进门时，手里往往拿着一件东西，他将那东西往桌上一放就睡觉去了。母亲认出来那些东西都是他们家很久以前的用具——他俩还未去边疆时的那个家。一个台灯罩啦，一只鞋拔子啦，一把尺子啦，一座微型盆景啦，甚至还有铜风铃。母亲问父亲是哪里找到的，父亲说，在烟雾最浓的地方，用手在空中抓几下，就会抓到一样东西。抓到一样东西之后，他就可以睡得着了。如果什么都没抓到呢，那可就惨了，因为没睡觉会时时刻刻有自杀的冲动。“我的意志力一天比一天薄弱。”他说。

六瑾重读这封信时，像从前好多次一样，心里又一次感到有点欣慰。她记得从前父亲在这里时，有时连续一个星期根本没法睡觉呢。而现在，怀旧的记忆竟能将他带往梦乡，这是一件很好的事。看完信，夜已深了，老人早就走了。没有任何小动物出入的家给六瑾一种阴沉的感觉，她不由自主地用手在空中抓了几下，但什么也没有。她对孟鱼老伯有点怨恨，他为什么要带走她的鸟儿呢？他是有意要将她的院子里弄得很荒凉吗？最近阿依越来越漂亮了，是种咄咄逼人的美，六瑾感到她的黑眼睛在向外喷火。在市场的那个院子里，她藏在羊群当中一声不响，不知为什么，六瑾觉得她身上带着匕首。看来她是一个意志力极为坚强的女人。那么，她同孟鱼老爹和孟鱼老伯的关系现在已经演变成什么样子了呢？六瑾设想不出。对面房子里面的人们的活动对她来说，现在更加显得神神鬼鬼的了。

本来她已经上了床熄了灯，然而回想起孟鱼老伯的那句话又睡不着了，越想越焦虑，于是披上衣服走到院门外面去。

老石坐在街边的路灯下，正看自己的手。他将左手凑到自己的近视眼跟前，然后又移远一点，又凑近，又移开，反反复复。

第55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5)

“老石，你在哭啊？”

六瑾挨着他坐下来，老石顺手搂着她的肩头。一瞬间，六瑾对于自己体内完全没有升腾起欲望感到吃惊，这是怎么啦？！

“我没有哭，六瑾，是我里面的东西在哭。我看见了它，它是一个白色的，它，拦在我的路上！六瑾你看，全都黑了，只有我们坐的这一小块是亮的！可是这里也在慢慢变黑啊。”

老石松开她，站起来，头也不回地、有点蹒跚地向前走去。

六瑾回到房里，这一夜竟然睡得很死。她醒来时，看见了坐在窗台上的蕊。蕊正在喝她的水壶里的水，就对着壶嘴喝。六瑾看了心一动，很快就穿好了衣，铺好了床。外面阳光很灿烂。

他将一壶水全部喝完了，抹一抹嘴，说：

“六瑾姐姐，昨天，我觉得有一个人认出我了，可是他犹豫不决。”

“什么样的人？”

“他是这样的，很高，那么高，我都看不到他的眼睛。他弯下身，我就看到了。后来他又直起了身子。我觉得他有两层楼高。本来他在那些人当中走，我是看不到他的。唉唉，我错过机会了啊。”

六瑾将他叫到厨房坐下，给他端上羊奶和煎饼。他吃得很快，吃饭的样子像小动物。喝茶时，六瑾问他每天在哪里洗澡，他说在小河里。他有两套衣服轮换着穿，他可爱清洁啦。他凑近六瑾问道：

“我身上有臭味吗？”

“没有。只有豹子皮毛的味儿。我觉得，在你睡着了的时候，你身上的皮肤可能显出过豹皮的花纹吧。”六瑾微笑着说。

“真的吗？真的吗？一醒来就没有了吗？我真想看一看！”

他从桌旁站起来，提起放在门后的那把浇花的壶，高高举起，让喷壶里的水洒向六瑾。六瑾闪开，跑进客厅，顺手操起鸡毛掸子去追

打他。后来追上了，蕊就蹲下来，双手抱头，任她抽打。六瑾打累了，扔了鸡毛掸子坐下来，问他：

“小家伙，你见过热带花园了吗？”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六瑾姐姐。”

“我说榕树，榴莲，荔枝，芒果。”

“嗯，那些是有的。还有一只绿色的鸟。”

“在哪里呢？”

“在我里面。我睡着了的时候，这些东西可能也会在皮肤上呈现吧。”

六瑾很想听他说一说这些事，可是他站起来，说自己要走了，因为他今天还有工作要做呢。他还说，如果她想去找他，就去胡杨公园找，他每天上午都睡在树下晒太阳，如果下雨呢，他就睡到公园的传达室里面去了。

他走进阳光里面去了，六瑾看着他的背影，看了好久。

蕊走进市场之际，市场里的人们就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了。在蕊眼里看起来，这些人就像海里的珊瑚树一样。他迷迷糊糊地绕过这些珊瑚，来到后面的院子里。院子里挤满了绵羊，绵羊们很不安，涌动着，涌动着，蕊感到一阵头晕，差点跌倒。

“小家伙，你闯到这里来了啊。”

穿红裙子的女人从羊群里冒出来，一把抓住他的臂膀。

“不要动！这里很危险的。你再看看，这些是羊吗？？”她的声音很严厉。

蕊定睛一看，果然它们不是羊，是一些雪豹。它们正急急地从那张门进入市场。

“你只要不动就不会有事。”

一会儿功夫，院子里就变得空空的了，只剩下一头豹子。蕊看见红裙女郎手执一把匕首同那豹子对峙。雪豹朝她扑过去时，她灵巧地

躲开了，在那野兽的侧腹划出一条长长的血口子。受伤的豹咆哮着从那张门冲出去了，地上洒了很多血，蕊站在那里看呆了。

“那些人都一动不动，”她用手指指市场说道，“他们习惯了这种事。你要是不闯到这里来，就看不见今天的事了。”

她用一块布仔细擦去刀子上的血迹，将刀子放进挂在腰上的皮套里。

蕊终于可以同女郎对视了，他迟疑地问：

“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怎么会不知道，你一进来我就闻出来了。现在你想干什么？”

“我想要更多的人认识我。”

第56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6)

“低头偻脑的小家伙。你就不怕吗？”

“不怕。”

“那你伸出手来！”

他伸出左手，女郎阿依掏出匕首，在他掌心划了一杠，血涌了出来，他却不感到疼。阿依蹲下来，捧着他的手掌吸吮了一会儿，血就止住了。她抬起脸来，蕊看见她满嘴都是鲜血，不由得有点恶心。

“你怕了。”阿依说。

“我没有怕。”

他走出那张门的时候，有点头重脚轻。他看见市场里先前的那些珊瑚全都移动起来了，他们在当中穿行时，被他们扯着挂着，好几次差点跌倒，却又被他们扶起来了。“我是蕊！我是蕊！”他边喊边磕磕绊绊地前行。

在市场的大门口外面站着老石，老石喊道：“蕊！蕊！我认识你！”

蕊挤到了门边，在他眼里，老石是一个衣裳破烂，两眼血红的乞丐。他将自己的左手伸给老石，老石仔细地盯着掌心的伤口看了几秒钟，又去看蕊的脸。老石这样做的时候，始终皱着眉头在回忆什么。

“你从前是不是在桥墩下面睡觉的啊，蕊？”

“没有，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大桥。我从家里跑出来之后，到处乱睡。”

老石连声说“怪”，还说：“我看你很像睡在桥墩下的那个男孩嘛。”

“你弄错了。”

老石沮丧地垂下目光，看着自己的脚，他很羞愧。这时蕊已经恢复了精神，他迈开长腿，走进街上的人流之中。他举着那只受伤的手，不断地凑近各式各样的人，希望更多的人认出自己，同自己谈

话。奇怪的是，手上被割了那道口子以后，似乎很多人都认出他了。大家都向他点头，招手。可是还是没人愿与他交谈，他一开口，对方就闪开了。

蕊发现，有一个老头，站在路边看他。当蕊注意到他时，他就做手势要蕊到他跟前去。老人的胡须很多很长，雪白的，有一只灰蓝色的小鸟从胡须里伸出头来，朝着蕊叫了两声。蕊看着那只小鸟的时候，眼泪就掉下来了。他对老人说：

“爷爷，小鸟儿要到哪里去啊？我认得这只鸟儿呀。”

老人将鸟儿拿出来，让它站在自己的掌上。鸟儿飞到半空，又稳稳地落在他的掌上了。这时老人从衣裳里头掏出一个小巧的鸟笼，小鸟就飞了进去。

老人做了个手势，将鸟儿交给了蕊。

当蕊揣着鸟笼往公园走去时，他脑子里涌动着一些新的念头。今天他一下子就认识了三个人，真是不平常的一天啊。到了公园，他将鸟笼挂在一株小树上面，鸟儿就叫起来了，一连叫了十几声，有点凄凉的味道。蕊呆呆地站在那里，又开始掉眼泪。

“这是一只鸟王。”传达老头在他耳边说，“我在很多场所见过它。”

“我忘记了的事情，它都记得。”蕊用衣袖擦着眼泪，这样说。

鸟笼的门始终是开着的，鸟儿蹲在里头一声不响了。蕊依稀记得六瑾家客厅的模样，他想，那么多的人挤在里头，会不会一不留神踩死了小鸟儿？

“它就是鸟王。它进入了我们人类的生活，它啊……”

传达老头边说边走远了，蕊目送着他进了传达室的那间小屋，从那小屋的窗口，有一面红色三角小旗伸出来，被风吹得飘扬着。蕊自言自语地叨念着老头的名字：“菩爷啊，菩爷……”他抬起头来再看鸟儿，鸟儿好像睡着了，它一点儿都不在乎风吹在身上，它把风当作一种享受。

每天夜里，公园里面都有一些流动的人影。蕊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像他自己一样来自外地，他从他们的形态看出了他们焦灼的内心。他没有上前去同他们搭讪，他不愿打破公园的这种寂静。菩爷同他一块呆在黑暗中时也不太说话。那种时候，蕊举起指甲发荧光的那只手在空中划来划去。起先他以为菩爷也同他一样有那种超人的眼力，可是菩爷告诉他，他什么都看不见，他夜里是凭听觉分辨事物的。想着这些温暖的事，蕊的内心平静下来了。他觉得自己的思绪正同那只张飞鸟的思绪混在一块，朝那黑而又黑的深处延伸，与此同时，夕阳在另一个世界里头发光。

第57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7)

“阿依，你的羊会在一夜之间变成豹子吗？”

“有时会的，六瑾。”

六瑾看见阿依迷惘的眼里有好几种颜色在交替变幻。

“你的男孩，他来找过我了。”

“你是说蕊。他是我的男孩？”

“他很像你的小弟，看起来不像，但是有什么东西很像，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自从那天我看见他从你院里走出来，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

六瑾穿过市场的人流时，还在回忆女郎的话。想到人家这样看待她和蕊的关系，她心里涌出一股暖流。老板站在布匹柜那里同人争论，他一看见六瑾就撇下那人过来了。他告诉六瑾说市场里有盗贼，布匹一匹接一匹地失踪。这几夜他都在柜上守夜，却没发现任何异样，可是到了早上一清点，还是丢失了布匹。“到底是什么在入侵我们？六瑾你说说看？”

六瑾很尴尬，她心里有所触动，但又不敢轻易讲出自己的推测，因为那就像无稽之谈。并且老板也不是真的想听她的意见，她看出来，他只是被一个顽固的念头死死地纠缠罢了。她没有回答老板，放下自己的皮包就开始清理柜台。她听见老板还在背后唠叨，似乎他并不为失窃的事焦虑，仅仅只是迷惑。倒是六瑾有点焦虑，她怕丢失这份工作——她干了十多年了啊。她可不想成为一个失业的人，小石城很少有失业者。老板总不会怀疑她在干偷窃的勾当吧，他不是亲自守夜了么？六瑾的真实想法是，有一种力量，能够使世俗的物质完全消失。比如老石放在她院子里的青蛙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六瑾好奇地转过身打量老板的背影。老板在喝茶，那背影显得无比的孤独，六瑾仿佛看到了他守夜的样子。

六瑾将布匹码好之后，意外地看见阿依站在市场的边门那里，她好像踮着脚在同什么人打招呼。过了一会儿，六瑾又看到了在人群中穿行的蕊。蕊的个子几乎比所有的人都高，所以六瑾的目光能够一直追随他。却原来阿依是在同蕊打招呼啊。终于，男孩走到柜台前来了。老板立刻凑过来了。

“是你偷了我的布吗？”老板直统统地问蕊。

六瑾气得一脸通红，蕊却很平静。他说：

“我没有。”

“你是个好男孩。不要老上市场来，这里有凶险。”

蕊低下头去嗅那些布匹，他的样子比老石显得更为陶醉，红着脸，眯缝着眼，好像喝了几大碗米酒一样。老板则在一旁叨念着：“傻小子，真傻啊，是谁家的孩子呢？”

“我从家里出走了，”蕊说，“我是出来看世界的。我有的时候也会偷东西，不过我不偷布。”

六瑾的视线穿过人群，看见阿依在边门那里挥舞着闪闪发光的匕首。她在同什么人搏斗？看上去似乎有一股无形的气浪将她冲得向后倒。

“我要兰花图案的那一匹。”一个眼熟的顾客说。

六瑾量完布，看见蕊已经走远了。老板过来告诉六瑾说，蕊不会离开市场，因为这个时候市场里正在发生一些事。“他就如苍蝇嗅到了血。”老板用了这样一个下流的比喻，六瑾的脸又涨红了。老板端着茶杯到后面的账房里去休息时，忽然惊叫了一声，跌倒在地。六瑾连忙赶过去，却什么也没发现。倒在地上的老板嘴唇泛出紫色。六瑾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吃力地说：“买兰花图案布的顾客……要小心。”

那一天，六瑾一直在问自己：“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市场里并没有乱糟糟，也没有野兽穿行，只是有些奇怪的兆头。阿依啦，老板啦，蕊啦，都像在做某种演习，她看不见那是什么样的演习。到了下班的时候老石来了，老石的样子又憔悴又老。他伸出手来

摸布，六瑾看见连那只手都变得颇有些干瘪了。他抱歉似地对六瑾说：“我的感觉好像失灵了。”六瑾感到他的内心很紧张，有什么东西一触即发。

老石手里提着一个空提篮，出市场时六瑾问他怎么什么都没买，他回答说，他感到今天市场里的东西都不能带回家，不然就会有麻烦。说到这里他又回转身扫了一眼空荡荡的大厅，这才继续往前走。六瑾就是这个时候听到脚步声的。它们杂乱，响亮，是很多人在市场里面行走。六瑾记起老板说的关于蕊的话，就停下了脚步。

第58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8)

“是等那只豹出来吗？”老石问。

“嗯。”

虽然两人并肩站在那里，老石还是一下子感到孤单向他袭来。

“我先走了，六瑾，我太不争气了。再说太阳也落山了，到处都很冷。你好自为之吧，六瑾。”

老石说完这一通就沿着右边的小道走远了。六瑾站在那里，心里有点诧异——老石这是怎么啦？难道他看见什么了吗？她可是什么都没看见啊。再回头看看，市场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既没有蕊，也没有豹。然而有脚步声，杂乱的，响亮的。人们在那里头格斗吗？

“阿依！阿依！”六瑾朝那空空的大厅叫道。

没有人答应，只有回音在荡漾开去。

六瑾一直走过了广场，蕊才从身后气喘吁吁地追上来。

“六瑾姐姐，我杀死了豹子！”

“你用什么杀的？”

“用那人给的匕首。我将匕首扔在大厅里了，那种东西，我不敢带出来。你瞧，我身上溅了血……啊！！”

他发出一声怪叫。可是六瑾并没有见到他身上有血。她想，他正处在一种强烈的幻觉之中。多少年了，这个人来人往的市场总是引发人的幻觉，也许这就是她不愿离开这个地方、不愿失去她的工作的原因？在他俩的前方，阿依的身影晃了一下就消失了。她进了街边的一家理发店。蕊告诉六瑾说，他好几次看见阿依将匕首刺向她自己，居然没有事。他俩走走停停的，引得路人侧目。蕊说路上空空荡荡的，他害怕，他习惯了在人流中穿行。他这样说时，六瑾就安慰他，拉着他的手不停地说：“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然而他的目光只是短暂地落在六瑾的脸上，很快又移开了——那种目光完全是散乱的。六瑾想把他带到家里去，可是他不肯，他信步乱走，六瑾跟着他来到了

蔬菜市场。有一个脸色苍白的汉子正在关菜市场的大门，蕊凑近那人，低下头问那人是否认出了他。汉子抬头看了他一眼，说：

“你不就是阿祥的同事吗？阿祥已经出走了。”

六瑾回想起她送阿祥离开时的情景。当时候车大厅里头挤得水泄不通，阿祥对她说，他出去买点水果，然后就消失在人群中。六瑾等啊等，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来连列车都开走了他仍未出现。六瑾相信他乘火车离开了。

汉子敌意地打量着蕊和六瑾，又说：

“自从阿祥走后，很多人来打听他的下落，有什么可打听的呢？在一起的日子又不珍惜，等到人走了才来后悔，这种生活态度真幼稚。”

他恶狠狠地将那把铜锁锁上，还用力拉了拉门，弄出“轰隆”一声响。

他撇下他俩走了。实际上，六瑾是认识这名汉子的，她常在他那里买蔬菜。不过从前她并不知道他同阿祥也熟，因为阿祥常说自己在城里没有任何可信任的朋友。这个时候蕊好像苏醒过来了，他主动提出到六瑾家去吃晚饭。他说他累了，不光眼睛累，胃里头也空了。于是两人一块从菜市场侧边的小路插过去，回到那条大路。天色已晚，路灯亮起来了，这时两人都发现对方在做深呼吸，两人就都窃笑起来。蕊说路边的树丛里有奇怪的声音，问六瑾听见没有。六瑾的目光随着他的手指望过去，看到那边有些烟雾。他凑近六瑾说：“我有鸟王了，在公园里，就是你的那一只。”他说话之际，六瑾的眼前就出现了胡杨树的尸身，那么黑，那么刺眼，顽固地指向天空。六瑾打了个冷噤。

在六瑾家里，两人喝了奶茶，吃了酥饼。坐在厨房的桌边，蕊显出昏昏欲睡的样子。他请求六瑾将厨房的灯关掉，六瑾照办了。黑暗中，他将两只手都举起来，他的所有的指甲都在发出荧光。六瑾将他的手拉过来贴着自己的脸，那手冰凉冰凉的。

“小家伙，你把我的鸟儿弄到哪里去了？”

“笼子在哪里，它就在哪里。它现在在公园里呢。”

他突然站起来，将身体贴着墙往前移动。

“六瑾姐姐，我被这些东西挤得喘不过气来了啊。”

六瑾看见蕊的全身都在发光了，他每走一步，身体就亮一下。

第59节：第六章 六瑾和蕊(9)

“蕊，蕊！你难受吗？”

“我难受。不，不是！你不要过来，我真舒服！”

六瑾伸出手，往他身上摸了一下，却摸到一些粘粘乎乎的东西。蕊说那是从他体内涌出的垃圾，就是这些垃圾在发光。他还说每次发光之后，他就要洗澡洗衣服。不然就会太臭了。现在他要回公园去了，因为他的换洗衣服都放在传达老头的家里。

他消失在院门那里时，六瑾失魂落魄地喝了一杯茶又喝一杯。现在她的院子里是无比的寂静了，她感到某种亲切熟悉的东西正在离她远去，而且越来越远。桌上有一封信，是母亲写来的。

“……我们见到了长寿鸟，就是从前我和你爸爸在小石城的公园见过的那只。它的羽毛是绿色的，尾巴很长。平时我们很少爬到这栋楼的顶楼上去，可是昨天天气特别好，没有风，烟也小些，我们就坐电梯上去了。我们站在平台上眺望远方，你爸爸说他可以看见你那里的雪山！然后它就飞来了，它是从北边来的，落在我们脚下。我们翻看它的羽毛，很快找到了那个记号。我和你爸爸都在用力地思索这件事。这意味着什么呢？鸟儿一点都不显得老，我们人的眼睛看不出它的年龄，其实它比你还要大。它飞走时，你爸爸对我说，我们的时代过去了，新的时代开始了。什么是新时代？他指的是六瑾的时代吗？那时你这个小不点彻夜不停地哭，雪山也为之动容……”

母亲在信纸的下面画了那只鸟的形状，但她画的不是信中描述的长寿鸟，而是一只灰蓝色的小巧的张飞鸟！六瑾凑近去将那只鸟看了又看，有股恐惧从心底升起来。她的父母爬到那么高的地方去，大概不会是为了看风景。他俩并不算老，同小石城那些老人比起来，他们还算年轻的呢。可是那只鸟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意味着他们的时代过去了吗？六瑾的记忆里有一些古怪的故事，是父亲说给她的。可是她无论如何也回忆不出父亲是在什么场合对她说了这些故事。比如说，

她记得父亲用沙哑的声音说到过一只袖珍狗，那只狗很特殊，无论谁见了它都会产生厌世的念头。父亲还说过一名男子的故事，他说那人老是站在小河里捞鱼，可他捞上来的不是鱼，是他儿时玩过的玩具，他还将那些玩具送给六瑾呢。那都是些特殊的玩具，旧伞骨啦，诱蝇笼啦，旧拖鞋啦等，还有一只活物，是一只老龟。六瑾想起这些往事，又一次沉浸在爹爹的世界里。她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知道那是一个日夜不安的世界，那里头的芭蕉树她只在图画书上见到过。可是爹爹世界里的那些芭蕉树下的阴凉处并不意味着休息，反而是产生鬼魅的处所。她还没有见过像她爹爹那样几乎大部分夜里都彻夜思索的人，他是生来如此还是六瑾自己生下来之后他才变成这样的？当六瑾穿着小拖鞋睡意朦胧地走到院子里头去时，爹爹总是拍拍她的头，说：“嘘！”他站在杨树的树影里头，六瑾知道他在思索——这是无数夜晚的经验告诉她的。似乎是从一开始她就为爹爹担忧，因为她觉得那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危险的事。

现在看见这只画在信纸上的鸟，六瑾感到自己久违了的担忧又复活了，就像父母仍然住在这栋屋子里一样。六瑾自己做不到彻夜思索，她想某件事，想着想着就进入了梦乡。她觉得这是因为自己缺乏父亲那种铁的逻辑。

六瑾将画着鸟儿的信纸沾上胶水，贴在书桌前的墙上了。她想，说不定哪一天，长寿鸟还会飞回来呢。

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

小里和小贵比年思和胡闪早一年来到设计院。他们在南方的山城里也看了那种小广告，可是他们并不是因为广告的吸引才来到小石城的。在那之前好久，这对夫妻就有了从他们的生活里再次出走的愿望。因为患过小儿麻痹症，小贵的一条腿有点瘸，可是她天生的有着钢铁一般的意志，一旦决定了要做某件事，就决不回头。而且她性格中的悲观是牢不可破的，似乎是，她一生都在用灵敏的嗅觉追逐那些没有希望的事物。也许就是由于这种性情，她才选择了身患心脏病的

小里做自己的丈夫吧。是她先从报纸上看到小石城设计院的招聘广告的。她将这事告诉小里，夫妻俩商量了一下，便决定北上了。

第60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1)

他们只带了随身换洗的几件衣服，就像是去旅游一样，锁上家里的房门就去火车站了。那一天，站在火车车厢的过道上，小里觉得自己身体里头长出了很多新东西，那些东西压迫着内脏，使他更虚弱了。他甚至怀疑自己会不会死在半路上。然而随着火车的前行，另外一种类似气体的东西开始在他胸膛里游走，因为这股“气”的作用，压迫一点一点地松弛下来。他甚至生出久违了好奇心，还有点多愁善感了——生的意志在逐渐加强。第三天，小里透过车窗的玻璃看到了雪山，小贵则看到了山半腰的墓群（小里不知道她是如何能看清的）。两人都感到了目的地逼近带来的那种震动。小里开始眩晕，他连忙闭眼躺下了。

“小里啊，”小贵在他耳边说，“前面的车厢已经着火了啊。车子停不下来。幸亏我们是坐在车尾。你听到爆炸声了吗？”

他没有听到，眩晕使他不敢睁眼，他恶心，冷得发抖。

“什么人把窗子打开了？这是雪山刮来的寒风啊。”小贵还在嘟哝。

他听到人们走动的脚步声，搬行李的声音，还有低沉的咒骂声。他们要干什么呢？也许，人们会逃脱，而他和小贵会在这里同归于尽？他想说话，可是他的嘴唇颤抖得厉害，说不出来。原先体内长出的那些东西都变成了冰块，挤压着他的内脏，他开始张开口喘气了。

“小里小里，你可要硬挺啊。”

小贵握住了他的一只手，小里感到她的手比自己的还要冷，就像一把冰钳子一样夹着自己的手。他抖动的幅度越来越大，他想，这是不是垂死挣扎呢？突然，他感到那把冰钳子夹住了自己的脖子。列车猛地一震动，差点将他从卧铺上抛到了地下。他一下子清醒了。

列车停下来了，车厢里浓烟滚滚，人都走空了。小贵牵着他，摸索着往门那里走去。找到门后，她就拖着他往下一跳，两人一块摔倒

在铁轨旁，好久都不能动挪。小里看见列车前段的火已经小下来了，那里既没有旅客也没有救火队员，车子就像被遗弃了一样。而他和小贵躺在高高的野草丛中，根本就没人来理睬他们。这个地方既不是车站也没有人烟，司机也没有踪影了。他试着动了动身体，不由得痛得哼出了声，会不会骨折了呢？小贵也在旁边哼，还老唠叨：“雪山的风真冷啊。”

“列车停下的那一刻，你们俩在什么地方？”有个穿铁路巡警制服的人在他俩上方粗声粗气地说话，还用一根棍子来拨弄小里。

“我们在车厢里。然后跳车了，受伤了。”小里听见小贵在说。

“你们起来，跟我去一个地方。车上发生了失窃事件。”

小贵已经站起来了，小里感觉自己动不了，就向巡警求援。巡警弯下腰，猛地一把将他拉起来，小里眼前一黑，痛得几乎晕了过去。

“哼，我们已经搜查过你们在南方的家了。有这样旅行的吗？什么行李都不带，把门一锁，就这样出来了？？”

他推着小里往车头方向走，小贵在旁边反复说“真冷啊，真冷啊”的。

小里和小贵昏头昏脑地走了好长一段路，后来又被那人送进了一间黑房间。那人叫他们坐在一张破沙发上面等，就锁上房门走了。

小贵对小里说：“这里倒好，雪山的风吹不进来了。”她拍打着放在自己肚子上的那个包袱，似乎有点高兴。包袱里头装着他俩的换洗衣服。小里感到很诧异：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居然还没有扔掉那个包袱！他的腿痛得厉害，就在沙发上躺下，将头枕在小贵腿上。

小贵用手指梳着小里出汗的头发，喃喃低语：“真好啊，真好啊……”

“什么真好？”小里问道。

“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雪山，风，前面就是小石城！”

“可是我们被锁在这里了。”

“你这个傻瓜，人是不可能被锁在一个地方的。”

她小心翼翼地将他的脑袋放在包袱上，起身来到门旁，用力一推，门就开了。光线刺得小里睁不开眼，外面出大太阳了。这时小贵也不知一下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一手挽包袱，一手扶着小里，瘸着腿很快地往外走去。小里记得他们穿过了候车室的大厅，穿过了小卖部（那些营业员都瞪着眼看着他俩），最后来到一个茶室。小贵说口渴了，要在那里喝茶。

第61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2)

茶室里已经坐了好几个男女，那些人都穿着黑衣服，低着头坐在桌旁，用北方的方言在小声交谈。他们一见小里和小贵进来，就都住了口。老板娘用一把很大的长嘴茶壶将滚烫的茶水注入他们的杯子里。他俩坐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那里有一张小方桌，桌子前面有一个屏风，屏风的玻璃上画着一只长尾怪鸟，写着“长寿鸟”三个字。他们一坐下来就发现玻璃屏风将他们遮得严严实实，外面根本看不到他们了。但是小贵还是很紧张。她起身打量了一下外面，回到座位，又叫小里也去看。小里探身一望，吓坏了，因为巡警正好站在门口，手里还握着一把手枪呢。但是小贵似乎很不在乎，她喝茶时故意弄出很大的响声，小里听了心惊肉跳的。小里悄声说话，让小贵轻一点。老板娘过来续茶水了。

“那又怎么啦？”小贵提高了嗓门说，“难道我们不是已经到了小石城？”

胖胖的老板娘抬了抬眉毛，朝着小贵赞赏地点点头，拖长声音应道：

“是——啊！小石城欢迎你们！”

那一刻，小里觉得老板娘的北方话特别悦耳。小里又起身去看巡警。这时巡警已经坐在那几个人当中了，他的手枪就放在茶桌上。小贵凑近小里的耳朵低语道：“你现在已经解放了。”她这样一说，小里就感到身上的疼痛消失了。难道是茶水的作用吗？还有，胸膛里的气体也活跃起来，他的器官开始变得舒展，他居然伸了一个懒腰呢。

“小里小里，我们要在新地方安家了，出了这张门，我们就要用自己的脚走进我们的新家了。”

小贵的声音里头竟然出现了哽咽，小里有点意外。

“小里，你说，我们……还是我们吗？”

“我不明白。”

“最好永远不要明白。小里，你真有福气。你再去看看那些人吧。”

小里又起身去看屏风外面，他看见那些人都被捆起来了，他们靠墙站成一排，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巡警提着那把手枪来回走动，不时用枪对着某一个人的脑袋发出威胁。一个女孩。可能是店里的工人，她走近小里，捅了捅他，说：

“您不要太吃惊，这里天天都发生这种事。这些都是从外国跑过来的非法移民。”

忽然，巡警将枪筒塞进了一个老头的口里，小里分明看到他扳动了枪栓，却没听到响声，也没见那老头倒下。他们就那样僵持在那里。

女孩推着小里，要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她的力气出奇的大，小里差点被她推得跌倒了。他听到她在他背后小声说：“外地佬，什么都好奇，什么都要管。”小里笑出了声。这时女孩正色道：

“您可不要笑啊，这不是什么有面子的事！”

小里莫名其妙地脸红了，然后昏头昏脑地回到了座位上。他吃惊地看到小贵已经伏在桌上睡着了。小里想，小贵这些天的确是累坏了，自己对她的拖累真是太大太大。此刻他特别担心小贵的身体，他觉得万一她垮掉了，或出了意外，自己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多少年了，他是因为她才活下来的。她虽然瘸了一条腿，可是她的能量大得不可估量，随时都可以造出奇迹来。先前有一次他俩在街上走，被一辆失控的大卡车撞倒，是她死死地按住他，他们才在轮子之间的空隙里得救的。事后小里问她为什么这么冷静，她说她不知道，她这样做只不过是将自己的本能调动起来了而已。小里喝着茶胡思乱想时，小贵已经醒了，她在偷偷地笑呢。

“小贵你笑什么啊？”

“笑你慌张胆怯的样子啊。我们都已经到达目的地了，你还慌什么？”

小贵站起来，拿着包袱，挽着小里往外走。他们经过巡警和那些被绑的人面前时，小贵高傲地昂着头，一瘸一瘸地走得起劲。穿过一个很大的煤栈后，他们就来到了那条街上。

“多么高啊！多么眩目啊！”

“小贵，你是说雪山吗？”

“嗯，我是说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就像从前在车轮下一样。”

小里虽然很累，还是兴致勃勃地东瞧瞧西看看，因为这是他多日来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他们要找设计院的招待所，听说就在城里。有一个人给他们指点了一下，他俩便顺着胡杨间的小路往前走。走了两里多远，还没看到招待所。他们来到一个建筑工地旁，那里搭了一个油布篷，有人坐在长条凳上喝茶。小里和小贵也走进去坐下，一来休息一下，二来打听。这时一个头发包在棕色头巾里头的妇女告诉他们，此地正在修建的就是设计院招待所。

第62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3)

“我们早就听说了二位要来，院长还叫我们为二位准备了铺盖呢，瞧，这有多么舒适！真嫉妒你们啊。”

妇女拍拍油布篷角落里的一张木床，这样说道。小里注意到床上的被褥是黑白两色的新平纹布，图案是环形的，让他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小贵立刻就将包袱放在床上，在床边坐下了。她显得很兴奋，口里不住地念叨着：“瞧，瞧，这就是新家！哈……”妇女问小贵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小贵说没有，因为她觉得一切都安排得太好了。妇女说，既然这样，那她就先走了，以后有问题可以找她。这时小贵就冲着她的背影说：“不会有事的！”

小里埋怨小贵说，这里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身上都臭了。小贵吃惊地反问他，难道没看到小河？有胡杨的地方就有河嘛。

后来他们就打开包袱，拿了衣服去河里洗澡。河里的水有点冷，但顾不得那么多了，必须把身上洗干净。两人正洗着，有人在岸上叫他们的名字了，那人很焦急的样子，是谁呢？他俩胡乱洗完了，赶快躲到隐蔽处去擦干身子，换上衣服。这时那人已到了跟前。

“我是老启，院长叫我来接你们去招待所的，你们跟我走吧。”

周小里感到这个人浑身散发出朝气。他脸上红通通的，年纪虽已不小，目光还像儿童一般活泼。他很纳闷，院长怎么认识他们的呢？招待所又是怎么回事呢？他想，也许等会儿就会水落石出的吧。

他们拿了那个包袱，随着那汉子走到工地上，然后穿过工地，来到一片悠静的树林。小里看见小贵眼里充满渴望的样子。招待所在树林的尽头，一会儿他们就进了大门。里面静悄悄的，汉子带着他们绕过那些花坛和灌木，来到一座楼里面，上到二楼，进了一个房间。房里没有其它家具，只在房中央有一张床，床上的被褥同他们在油布篷里那张床上看见的一模一样，也是黑白两色的平纹布，也是环形图

案。小里看了那种图案就有点头晕，但是小贵还是很喜欢，抚摸着被褥反复说：“好！好……”有人在外面走廊里叫老启，老启出去了。

“我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样。”小贵说，“其实呢，我只是从妈妈口里听说过老家，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她又说她很喜欢被子上面的那种图案。她还将被子打开，将自己的脸贴着那种图案。这时老启又回到了房里，他看着小贵，很感动的样子。他说：

“刚才是院长叫我，院长让我照顾好你们。这里很美，对吗？”

“美极了！”小贵响亮地说。

小里却在想，院长为什么不露面呢？

“我们的院长是个女人，她关心每一个来投奔她的人。不过有时候也有照顾不周的事情发生，那时她就会叫我去帮忙。比如刚才，工地上就有人来捣乱。当然，这种事一发生，就有人报告了院长，院长就派我来了。工地上的那些人是一些乌合之众，他们想将你们引上邪路。那个地方俗不可耐，成天吵吵闹闹的，你们如果陷进去就出不来了。这里是不一样的，院长希望你们呆在这里。刚才院长没有进来，因为她头痛又犯了，头顶放了一个冰袋，样子不雅观。她老是在头上放一个冰袋，她真是坚强的女人。”

小里略微想象了一下头上放一个冰袋的老妇人的形象，立刻就全身抖得像筛糠了。小贵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冷。老启还在说话。

“我的名字叫启明，可能我是启明星变的，哈哈！”

院长又在走廊里“启明、启明”地叫，启明就起身道别了。他出去以后，小贵就奔到门口去张望，她看到了全身罩在一件黑袍子里头的院长。院长一边走一边对启明说着什么，很亲密的样子。

小贵回到床边，坐在褥子上。

“没想到啊。”她说，眼睛一下发了直。

“什么没想到？”小里心有余悸地问，他身体抖得不那么厉害了。

“我们一直在那老女人手心里。”小贵的语气无比沮丧。

但仅仅只过了一会儿她就振作起来了。她铺好床，让小里躺下，说她要出去一会儿，要他先休息。可能是因为太累，小里一躺下就睡着了。

第63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4)

小贵来到了新修的花坛中间，坐在石凳上吹风。这是个高地，她向前望去，她的视线居然顺利地到达了雪山。她看到山半腰的墓群在蠢蠢欲动，像一些苏醒过来的兽。她回想起这些天的劳累，不由得百感交集。是啊，这里就是她和小里的归宿了，她还要什么呢？她的腿在隐隐作痛，可是心里涌动着希望。她想，也许院长一直就掌握着所有的人的动向吧。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说明她和小里是有人照顾着的。先前从火车上跳下来，躺在那片乱草中的时候，她就感到了这个地方的空气对小里的心脏极为有利。后来巡警出现了，她不但不害怕，心里还有点高兴。她一下就将那张门推开了，后来又昂着头从巡警的面前走过去，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事做不到！想到这里，她站起来将四周观察了一下。招待所处的地势确实很高，往下看，看到那条马路时，她产生了悬浮的感觉。也许这里原先是个小山包，将山包铲平后修了这几栋房子吧。

“周小贵老师，您对小石城习惯吗？”启明走过来问道。

“对不起，老启，我想问您一下，您是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的？”

“哈，这个问题问得好！您仔细回忆一下，买车票时，不是要交验证件吗？一个人的行动，总有某种途径泄露风声的啊！”

小贵脸上变得红一块白一块，愠怒使她一时说不出话来。她觉得这个男子简直就是一副流氓嘴脸！然而她马上又想到，也许他说的是实话呢？如果他说的是实话，那就是有一张无形的网，她和小里无意中触网了。不，并不是无意中，一切都可说是深思熟虑的啊。她息怒了，微笑着说：

“这里的空气真好啊。我喜欢小石城。”

“那么，您不计较我们迎接客人的形式了？”

“不计较。只要事情本身是好的，形式有什么关系呢？”

她的眼睛更明亮了，她一下子就看到远处石墓上的那只鸟。

“启师傅，我想再问问您，您是本地人吗？如果不是的话，是因为什么到此地来的呢？对不起，您要是不愿回答就不要回答。”

“我很愿意回答，小贵老师。我是因为追求爱情才来到小石城的。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就在这里定居了。”

小贵感到很意外，她看着这个红脸膛的粗俗的汉子，心里想，小石城的事物多么矛盾啊。于是她说：

“那么，您的爱人一定很不寻常。”

“嗯。她是一位绝世美女，就住在那座山下。”

“啊！”

“小贵老师，如果你们在这里有什么困难，就向我提出来吧。现在我要去工作了。”

小贵从后面看着启明那略嫌笨拙的背影时，有点神思恍惚。她感到这个花坛，这个招待所的地底下有什么东西在涌动着。当她往石凳上坐下去时，石凳似乎正在微微下沉。

他们俩从崭新的被子下面醒过来时，都被刺目的光线弄得睁不开眼。小贵夜里忘了拉上窗帘了。她走到窗前向外一瞧，看到天空是那么的明净，那么亮！太阳刚露半边脸，天边的那一线朝霞金光闪闪。那座山虽然隔得还比较远，但是看起来就像在眼前一样，真是奇怪。

“我夜里梦见了人熊。看背影像熊，却又说人话。”小里说。

“也许不是做梦，也许是启明进来过了。”小贵回转身来对他说。

听妻子这样说，小贵就打了一个寒噤。这个老启会是一只棕熊吗？整整一夜，他都在绕着小里悠转。似乎是，小里自己站在亭子里，启明一会儿出现在远处的胡杨林里，一会儿又来到假山后面。小里要走出亭子时，他又在客房部那边向他招手了。小里走到花坛边，躺在草地上看天，启明就站在那里低头对他讲话。小里听不清他的话，隐约听见他老是说起“长寿鸟”三个字。困难在于，小里明明看见他是一只熊，可心里又认定了他就是招待所的老启。而现在小贵也说是启明来过了。这样的事情，要如何来理解呢？小里心存疑惑，他走

到窗前，做了几个深呼吸，外面的景色令他久已尘封的心激动起来了。

第64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5)

“这里的事物，看起来是一个东西，其实又是另一个东西。”

他说了这话后，看见小贵扬了扬左边的眉毛，若有所思的样子。

“你觉得这像不像我们身体里的疾病呢？”她反问道。

“你是说我们里面的这个，和我们外面的这个，是同一个？”小里很迷惑。

“小里小里，我们终于远走高飞了！”

小贵黑黑的脸上显出薄薄的一层红晕，像喝醉了一样。这时他俩听到走廊里有个女人在叫启明，难道又是院长？小贵连忙拉上窗帘，回转身将床上的被子铺好。他俩死死地盯着房门。院长在走廊里和启明大声说话，却没有打算进来的样子。小里想，这位院长，她是不是有洁癖呢？她打算对他和小贵做出什么样的安排呢？昨天晚上她请他们夫妇吃饭，饭菜很丰盛，还点了蜡烛。启明和另外两个勤杂工都来了。启明说院长一会儿就来。于是他们默默地就餐，有点沉闷，而院长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出现。启明悄悄地对小里说，院长“有心灵的创伤”，她又去疗伤去了。小里问他院长是如何疗伤的，启明回答说，疗伤就是在空房间里站着睡觉。还说小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同他一块去那里看看，和院长说说话。这时小贵就极力怂恿小里去。

那间房是在盥洗室的隔壁，启明走前面，小里紧随。黑暗中，启明熟门熟路地摸着黑进了房。小里看见一个白色的人影贴在墙上，启明说“这就是院长”。启明让小里伸出手摸摸院长的衣服，说这样心里会踏实。小里在那件白衣服上面摸了几下，心里却并不感到踏实。

“她睡着了，您有什么问题就向她提出来吧。”

小里想，他的问题是关于院长本人的。于是他凑近院长说：

“院长，您为什么老不肯见我和小贵啊？”

院长发出奇怪的笑声，小里吓得后退了好几步。这时启明就抱怨小里，说他不该用这种问题来为难院长，因为院长病还没好，头上还

戴着一个不小的冰袋，不宜于见生人。虽然刚才院长没有醒，可是她在梦里也分得出骚扰人的问题和不骚扰人的问题，她认为小里的问题骚扰了她，所以才笑。启明说了这一通之后，又叫小里去摸院长的白衣服，说这样做是为了让院长睡得更踏实。还说院长睡得越踏实，越对她的心灵创伤有利。小里于是又在那衣服上摸了几下，心里感到这种做法很怪异。

“您也有心灵创伤吗，小里老师？”启明冷不防问小里。

“我？我不知道。也许吧，我有严重心脏病。”小里有点慌。

启明说时间到了，他们必须离开。他们又摸黑走出了那栋房。有一只恶鸟在灌木丛里冲着他们叫，叫得小里身上起鸡皮疙瘩。由于刚才看到了院长睡觉的奇特姿势，小里心中对院长的敬畏一下子减小了好多，他对这个处在苦难中的老女人生出了同情。

小贵在黑古隆咚的拐弯处等小里，她一把抓住小里的手臂，急煎煎地问小里，院长怎么样了？有没有危险？小里回答说，根据他看到的来判断，院长是不会有危险的。小贵听了就“哦”了一声，好像很失望的样子。隔了一会儿，小贵又对小里说，她认为院长睡觉的那种状态应该叫做“僵虫”状态。她说话时，小里感到阴风吹在脸上。接着小贵就弯下腰去抓什么东西，抓了几下才抓着。她将手中的东西举到亮处去瞧，小里看到那是一只黑色的小鸟。小贵一松手，鸟儿就飞走了。

“这是张飞鸟，张飞鸟是命运鸟，人不注意时，它就来了，人一注意它，它就躲起来了。”

小里问她，她是怎么知道的，因为以前他们并未见过这种小鸟啊。小贵不回答他的问题。他们走到月光满地的草坪上时，小里看到有十几只这种鸟在那里跑动。他们一走拢，那些鸟儿就飞到灌木丛里头去了。

“我同这种鸟儿打过很久的交道，那是我认识你之前。”

小里听小贵这样一说，就紧紧握住她那只冰凉的手，好像他一松手，小贵就会溜进某个黑洞里不出来了一样。他思维混沌，口中咕噜道：“我们一齐来对付……”

第65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6)

“你要是以为它们在灌木里头，那就错了。”

小贵冲到灌木边，用脚踢那些小树，踢了好一会，并没有小鸟飞出来。她转回来，同小里一块在草地上坐下了。她抱怨道：

“这里的東西总这样，一旦消失，就再也找不到。我已经试过好几次了呢。我总觉得这里的鸟啊，花啊，全是道具。”

小里心里想，小贵怎么情绪低落起来了呢？但是小贵并没有情绪低落，她只不过在沉思，她又一次想到院长的“僵虫”状态，觉得那种状态真是意味无穷。她打算下次见到启明时，一定要问问他有关院长这方面的情况。

“你能确定你摸到的只是院长的衣服吗？”她问。

“千真万确。是白府绸布呢。”

“不知怎么，我觉得那并不是她。不，那应该是她。”

小里想，小贵到底想说什么呢？这时灌木里头又喧闹起来了，小鸟们一声接一声地叫，小贵起身走近灌木，站在那里倾听了好久。小里注视着月光下她那瘦削的侧影，便想起她在山城那些蜿蜒曲折的路上寻寻觅觅的往事。大自然里头蕴藏着一种召唤，他自己听不到，只有小贵可以听得到。小贵很喜欢风，因为风会给她带来信息。

在离这对夫妇不远的地方坐着启明，启明在执行院长交给他的任务，即关注这两个新来的人。院长说的只是“关注”，因为她既没有给他们安排工作，对他们也没有任何要求，就好像真的把他们当客人一样。因为是院长的客人，所以还是要“关注”。启明看见小贵观察鸟儿的神态，心里有些感动。

“啊，我听出来了，那是她。”小贵说。

“谁？”小里吃了一惊。

“院长啊。你刚才见到的人，正是她。我听着这些鸟儿说话，就明白了。院长是这样的，她在我们当中，其实呢，她又在老家的地里割

麦子。哈！”

“小贵小贵，你真会说话啊。我们回房间去吧。”

他俩手牵手，来到客房部的那栋楼，楼道里有一盏小灯昏昏地照着，上楼时两人都感到头重脚轻。不知谁在二楼的楼梯口放了一只梯子，小里被重重地绊了一下，差点跌倒。小里站稳之后抬头一看，梯子上头悬着一大块白色的东西。啊，是一个人！

“院长站在梯子上。”小贵凑近小里耳语道，“你看她有多么美。轻点，轻点，我们不要惊动了她。”

他们绕过梯子，小心翼翼地往房里走。黑暗中，小里怕撞上东西，始终伸着手臂摸索着。

“谁？”小里惊跳起来。

“是我啊，老启。二位晚安。”

小里一进屋就跌坐在床上，他受了惊，差点要发病了。

他躺在那里，想叫小贵给他倒杯水，可是小贵已经不见了。门开着，走廊里微弱的光线照着门口那一小块地方，其它的地方全是黑糊糊的。一些黑色的小动物涌进来了，很像那种小鸟。啊，一只又一只，怎么那么多。它们一进屋就好像消失了一样。小里动着嘴唇费力地说：

“小——贵，小——贵。”

他发不出声音，又因为这发不出声音而害怕起来。他想：“难道我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心脏还在胸膛里跳，但节奏乱了，跳几下，停一会儿。他上衣袋里掏出药，吃了几粒。过了一会儿，症状就渐渐减轻了，身体的知觉和体力也在恢复。他开始思考刚才所受到的惊吓，他对老启和院长的古怪举动感到惊讶不已。这个老启，他到底在干什么，院长又交给了他什么样的任务啊？也许小贵明白，也许她并不完全明白，正处于辨别当中……

小贵出现在床头，她正弯下腰来看小里。小里伸出一只手，她就握住那只手。她将一些沙粒状的东西放在小里的掌心了。她告诉小里

说这是鸟食，她在市场上买来的。

“你也可以试试喂它们，这样它们就离不开你了。”

“可是我并不想要它们老在我身边，我会紧张的。”

“习惯了就不会再紧张了。小里，相信我。把这些鸟食撒出去吧。”

小里将掌心的鸟食往床边一撒，就听到鸟儿们啄食的声音。这时小贵冲到窗前，将上半身尽量往外伸，好像要飞出去一样。小里因为担忧而撑起了上半身。小贵回转身来，她的声音像从岩洞里发出来的一样，震响着小小的房间。

第66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7)

“我看到空中有一棵大榕树，南国之树啊。”

小里暗自思忖，为什么这些奇怪的小鸟会同榕树有关系呢？他又感到了那股气体在胸腔里回荡，他张开口，响亮地说：“啊——”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恢复了，他甚至下了床。小贵连忙过来搀住他，他俩一块走到窗前，面对那棵发着荧光的大榕树。他们听到榕树的气根在空中碰出“格格”的响声，满树都是张飞鸟在叫。

“小里，这就是刚才你喂食的那些鸟儿啊。”

“可我并没有看到它们飞出去呢。”

“它们无处不在，有时隐身，有时现身。”

小贵说这些话的时候，榕树就变得模糊了，然后就一点一点地消失不见了。有月亮的夜空似乎在逼问他俩什么事情，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小里将这个问题说出声来了，小贵就说，她正在深入地思考啊，也可能这是一件不可能想到底的事情。世上就有这样的事。比如卡车轮子下面逃生那一回，也有很多不能解释的疑点嘛。小里想开灯来寻找房里那些小鸟，小贵阻止了他，强调说：“一开灯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于是两人摸黑上了床。

很长时间他们都没睡着。在小里，是因为他要倾听那些鸟儿，他认为它们其实还在房里；在小贵，则是因为要回忆起她在钟城的商店里发生的一个奇遇，她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只知道那是一个奇遇。“餐具为什么会在空中飞翔呢？”她脑子里出现了这个句子。这时走廊里的梯子轰然倒塌，小里和小贵都从床上跳了起来，他们冲向走廊。

在楼梯口那里，梯子已经散了架，院长扑倒在水泥地上，朦胧中那一团白色的光线分外刺眼。待两人弯下腰伸手去拨弄，才看出那不是一个人，只是一块白布。多么大的讽刺啊。“不是发生过梦想成真的事吗？”小贵嘀咕道。小里则认为这是启明的诡计。他想达到一个什么

样的目的呢？他们听到有人下楼去了，脚步很响，有挑衅的意味。小贵朝楼梯下面喊道：

“老启啊老启，留条路给我们啊！”

她的声音回荡在楼梯间，阴森森的。墙的高处响起翅膀的扑打声，是那些鸟儿！两人都感到了凶险，抱着头跑回房里。

待门上门重新睡下时，夜变得越发冗长了。小里感到小贵体内的黑暗正朝自己蔓延过来，好像要包裹自己，又好像将自己隔在外面。那是新的、他所不熟悉的黑暗。他对自己说：“小贵这样的女人啊。”有一刻，于昏沉里，他感到自己同小贵变成了一个人；到了下一刻，冰山又将他们隔开了。小贵独自守着自己的黑影呆在山的另一边，他呢，总在雪里面跋涉，裤腿全弄湿了。从前在山城的时候，小贵总是搀着他上坡，几乎时刻在他身边。难道来到这里，她就要独自行动了吗？这对他来说，是不是前景暗淡的兆头呢？像这种黑色的张飞鸟，他以前是没有见到过的，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它们，有点太过分了。小贵似乎想深入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可他感到它们令他呼吸困难。

那个人的脚步还在楼梯间响，也许那不是启明，是招待所值班的工人？似乎他总在往下走，没个完。小里觉得，他不是下到一楼，却是下到一个无底洞下面去。按说走远了传来的声音就小了，但传来的总是均匀的响声，离得不太近也不太远。他问小贵，小贵就说那是他自己的心跳的响声，连她都听到了呢。小里就又爬起来，将耳朵贴到门上，说，那里的确有个人嘛，哪里会是他自己的心跳呢？听了一会儿，老是那同一种声音，他只好又无可奈何地躺下了。

在招待所经历了那个冗长的夜晚之后，小里对于小石城的一切事物都放不下心来了。当他走在油石小路上时，他往往走几步，又停下来跺一跺脚，看看脚下的那块地是否可靠。他俩很快就搬进了宿舍。那栋宿舍里只住着他们夫妇，其它房间全空着。他们去市场买菜买食品，有时也到公共食堂吃饭。在宿舍安顿下来之后，小里的身体明显

好转了，边疆纯净的空气不仅让他呼吸自由，心脏功能得到改善，也使他行动的范围扩大了。现在，他时常独自一人外出，有时还滞留在外很久。他对小贵的依赖性没有那么严重了。如果小贵不在，而他又发了病，他就不慌不忙地服药，躺下去，等待恢复。他这样做了好几次，都很成功。

第67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8)

卧房位于三楼，是顶层，顶是斜的。起先他们整天打开天窗，后来小里发生了眩晕，他们就将天窗关起来，钉死了。是小贵先看见那个花园的。那是清晨，她赤脚下了床，走到窗口那里，拉开厚厚的窗帘，一下就看见了。那是一个微型花园，在远方的半空，热带植物迎风招展。它慢慢地移近，一直移到她眼前。小贵连着“啊”了好几声，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小贵，你怎么了？你看见什么了？？ ”小里坐起来问。

“那里是我没去过的云城的风景，最最南边，我的天！”

他俩并排站在那里，相互搂着，两人都是又兴奋又紧张。这近在眼前的热带景色，使他们那本来不够踏实的生活变得更虚幻了。然而两人都感到了生的欲望的跃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剧烈！小里的眼角溢出了泪，他反复喃喃地说：“小贵小贵，我们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小贵目不转睛地盯着棕榈，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一样。她于恍惚中听见小里在唤她，她一遍遍答应，并将手指抠进他肉里头去。他却并没有听到，也没有感觉到。后来他挣脱小贵的手臂，转过身走出房门，走到走廊里去了。小贵有点愁闷地拉上窗帘，回到床上躺下。她听到小里在同人说话，好像那个人是启明。其间还夹杂了女人的声音，难道是院长？

一会儿小里就回来了。小里说他见到院长了，院长嘱咐他俩“好好观察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呢，真是深奥的女人啊。小里也回到床上躺下了，刚才那一幕使他俩太疲倦了。小贵开玩笑说，现在他俩就像躺在棺材里的两具尸体了，这副棺材真大，裹尸布尤其别致呢。她握着小里的手，小里惊奇地感到，她一向冷冰冰的手居然发热了，连指尖都热了。两人都睡不着，又探起身子来看被子上黑白两色的花纹。小贵说，院长发给他们这种图案的被褥，肯定是隐藏了某种期望的，只是那期望是什么，她一时猜不出。小里接口说，他就更猜不出

了，他已经觉出了院长的好，也觉出了院长对他俩有个培养计划，但那种计划的实质他是绝对把握不了的。他想，只要按院长说的去做就不会错，如果连院长说的是什么也摸不清，就按自己的理解去做好了。两人就这样讨论着，虽然没讨论出什么结果来，精神却慢慢好起来了。他们起了床，决计以后再不随便拉开窗帘看那种风景。如果哪一天想看了，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现在明白窗帘为什么会那么厚，而且是双层的、上面还安了滚轮了，那是为了挡住幻影的入侵啊。他们还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么高级的窗帘装置呢。小贵想，这栋楼里还有无数秘密需要他俩慢慢探索。也许他们只要保持好节奏，过好每一天，无形中就会实现院长对他俩的期望吧。看来她要寻找的是某种定力。是不是她已经找到了这个定力，她已经获得了它，只是自己还不知道呢？

“小里你听，外面有很多东西撞在窗户上，像是飞鸟。”

小里早就听到了，心里一阵一阵地激动。他将窗帘撩开一条缝，看见了刺目的阳光。他连忙又放下了窗帘。他向小贵提议将整栋楼侦察一下，完成院长布置给他们的任务。

他俩到了走廊里，捅开隔壁房间的门，一股灰雾呛得他们连打了好多个喷嚏。待尘埃落地之后他们才看清，这间房里也是摆了一张一模一样的床，床上的被褥也是那种黑白两色的古怪图案，被子上落了一层灰。小里走到窗前，想去拉开窗帘，但那滑轮是坏的，窗帘拉不开。这样，外面出太阳，屋里却像半夜。因为拉窗帘，灰雾又腾起来了，小里实在忍无可忍，就逃了出来。他站在门边，听到窗外传来悠扬的笛声，看到小贵站在灰雾里一动不动。

“小贵？？ ”他喊道。

小贵还是不动。屋里那么黑，那些尘埃却呈现一种粉红色，这使得小里更感到窒息。他想，小贵是如何呼吸的呢？

“小贵？？ ”他又喊。

笛声停止了，小贵慢慢走出来，一脸疲惫的样子。

“不，我们不要看其它那些空房间了。我们已经搞清了。”她说。

第68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9)

“小贵弄清了呢？”

“我还说不出来，你慢慢会知道的。你再看看右边套房子的房门，那上面有那么大一个蛛网，可是老蜘蛛已经走了。你会明白的。”

他们一块下到二楼去。小里观察着小贵，发现她一尘不染，于是诧异——她刚才不是在灰雾里头站了那么久吗？这时小贵又捅开了西头那间房的房门，他们走了进去。这套房有三个间房间，全是空的，地上的灰也很厚，从气味来判断应该是从未住过人。因为是并排相通的三间房，又没有光源，所以更黑，需要摸索着行动。他俩都觉得踩着了一些软软的东西，但又看不清是什么，所以两人都心惊肉跳的，担心灾祸临头。

小贵腿一软，坐在了地上。她双手撑地，然后一手抓起了一个毛乎乎的小东西，显然是死鸟。看来这里满屋子都是死鸟。她看见小里贴着墙站在那一头，害怕踩着它们。啊，他贴着墙移动了，想要退出去呢。小贵在心里说：“懦夫，懦夫。”但小里终于退出去了。小贵躺下了。从上面不断有死鸟掉下来，她虽看不清，却可以闻到新鲜的血腥味。她在这股味道里头开始了回忆，她记起了儿时被她称为外婆的老女人，也许那并不是她的亲外婆？外婆抽着纸烟，衣服口袋里总放着一只小龟。小贵要看小龟，外婆就将它掏出来放到她手里，嘱咐她说：“它可是会咬人的啊。”终于有一天，她的手掌被咬了，血淋淋的，肉都翻出来了。她哭着，外婆为她裹好伤，口里不住地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小贵掌上至今有一个疤。外婆躺在棺材里时，他们将那只活龟也放进了棺材，就放在她的衣袋里。后来好久小贵还在想那个问题：小龟靠吃外婆的肉能在地底下撑多久呢？小贵想到这里就摸了摸肚子，肚子上有三只死鸟，粘乎乎的。她将它们拂下去，又有两只落在她胸口上，还有一只打着了她的额头。她听到小里在门口叫她，可是她不想动，鸟的血腥气让她回

到了童年的谜语里头，她并不想解谜，只想惬意地躺在黑暗中回忆。一会儿启明也来了，也在叫她，她躺不成了。她向门口走去时，腿瘸得特别厉害，差点扑倒在地了。

“小贵老师，您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启明问。

启明手里拿着一幅很大的照片，那上面是院长的一个背影，穿着白衣服，白发飘飘。小贵没有回答启明的问题，瞟着那幅照片，显得很不自在。启明就说，他要照片装进镜框，挂在走廊里头。小里好奇地将照片高高举起，凑到有光线的地方去看。他口里吃惊地“啊”了一声。

“这里面隐藏着一些鸟儿。”小里说。

“您的眼睛真厉害。”启明笑了起来，“我将她挂在这里，你们就什么都不用害怕了。院长保护每一个人。”

启明蹲在地上将照片装进镜框，爬到梯子上去悬挂。小里和小贵则搀扶着下了楼。小里问小贵说：“你喜欢让院长保护吗？”小贵回答道：“喜欢啊，你怎么啦？”小贵有点嗔怪的味道。

小里的脚踩在油石路上时，便觉得土地在浮动；他弯腰捡起树叶时，又怀疑那不是真正的树叶；他在胡杨的树干上靠一靠，则感到那树干在自己的背后迸散。他忍不住问小贵，院长对他俩的保护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呢？他这样一问，小贵就陷入了沉思。他俩偎依着坐在胡杨下的一张长椅上，一时都沉默了。来小石城之后发生的奇事一幕一幕地出现在脑海里，令他俩感慨万千。可是呢，两人一时都找不到这件事与那件事之间的联系。

地上到处盛开着野花，除了欢跳的小鸟儿以外，还有一种鼠不像鼠，兔不像兔的动物不时出现在路上。启明说过，这种动物就叫“三不像”。“三不像”是黄色皮毛的小动物，有时会在油石路上停下来注视小里，它们那黑色的眼珠里头射出一种古怪的光。每回小里同这种动物对视，心里就分外踏实，仿佛自己同深深的地下矿藏连为了一体似的。小贵也说，“三不像”的身体里头藏着金矿。胡杨林边上那条小河

里，鱼儿在跳水，它们一条一条地腾出水面，这种壮观在内地很少见到。小里想，就连这里的鱼儿都这么率性有冲力。小贵还在思索。她忽然说：

第69节：第七章 周小里和周小贵(10)

“将一件事想透，所有的事就都跟着透了，对吧？小里，昨天夜里我梦见金矿了，可是我一醒来又忘了，直到——直到刚才看到‘三不像’的眼睛，才又想起来。你看，小里，那种花儿叫‘一串红’，旁边那种是波斯菊。哈，我们其实就住在花园里头，从家里的窗口还可以看到雪山。这些都是因为院长的保护，对吧？”

小里想回答“是的”，可又觉得不是。他拿不准。但是坐在胡杨树树下，将小贵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感受边疆的风情，的确是一种不错的享受。然而他听到隐隐约约传来了狗叫，是一大群狗，叫得很凶恶。过了一会儿。就看见启明狂奔而来，那些野狗在后面追击。他忽然扑倒在地，两只大狗各叼了他脚上的一只鞋跑掉了，其他的狗一哄而散，很快就不见踪影了。启明赤着一双脚，狼狈不堪地朝他们走来，眼神却显得若有所思。小里不明白那些狗干吗要弄走他的鞋子，他想问他，他却先开口了：

“哈，它们以为那是我的两只脚！你们说怪不怪？”

“啊，这些狗真恶，真可怕！”

小里说完这句话后就被雪山刮来的冷风吹得缩起了脖子。他听见小贵在一旁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启师傅，你看见的是狗，我看见的呢，是一些落叶！我，还有小里，我们必需在这里站稳，对吧，启师傅？”

启明没有回答，他的魂好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转身往招待所走去。小里盯着他的赤脚。每当那双脚踩在落叶上，落叶就悄无声息地化为粉末，一脚一脚地那么和谐。小里想象地底的矿藏正和他的脚步跳舞。“三不像”跳到了他俩的脚前，他俩脸红心跳，都不敢看那小动物。小动物抓了抓他俩的脚又跑开了。钢蓝色的天空在叶缝间向他俩透露着某种信息，他们从心的深处领悟了，但是说不出来那是什

么，他们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感叹：“小石城啊，啊，边疆啊……”

胡杨的叶子变为金黄时，小里和小贵进入了地下的矿藏。那是在下半夜，穿黑衣的女子出现在卧房里，他们就跟她走了。小里一边在隧道里摸索前行，一边充满疑惑地想：“这是小贵吗？她正同我做同一个梦吗？这是可能的吗？”走着走着，黑衣女子的脚步就消失了，他俩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在响。脚底下坑坑洼洼的，每一步都得高抬腿，小里想不出小贵是如何能走稳的。他想说话，试了试，说不出来，看来真是在做梦啊。后来他拉了拉小贵，小贵就和他一同坐下来了。小里感到了小贵在说些什么，虽然听不清。他脑子里却出现了一些残缺的句子，那些句子都同某种石英矿有关。小里伸手摸了摸洞壁，确定自己摸到的是石英石，他心里异常激动，也有点害怕。同小里一块做梦多么好啊，为什么从前没有过呢？不过他又担心着隧道会发生坍塌，将他俩闷在里头闷死。在寂静中，小里只要听到一点响声就会惊跳起来。这种时候，小贵就会用力拉他重新坐下。小贵是那么镇静，小里觉得她在冥想，在同周围的石英石进行交流。小里虽心中激动，但一点都不能同周围事物交流，他摸着硬硬的矿石，任凭奇异的激情在胸中沸腾，他的激情好像是没来由的。他感到妻子说了一句奇怪的话：“你可以沉睡。”

那么他现在是醒着的吗？小里不知道。什么地方又响了一下，在上面，是石英矿的爆裂声。可以明显地感到地在慢慢下沉。过了一会儿，下沉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小里起先想用手抠住身旁的洞壁，但根本就抠不住，他的手打滑，他的神智也迷糊了。这时他忽然又记起刚才小贵说的“你可以沉睡”这句话，他连忙闭上了眼。他在某个黑色的坑道里看见了几个光斑。

小贵拉不住小里，她眼睁睁地看着他掉下去了。后来她想，这不是小里的福气呢？她坐下来，吐出一口气。她用发烧的脸紧贴那些坚硬的石头，眼睛警惕地瞪着隧道深处。在那里，有几个细长的人

影，发着微光，游移不定。她无声地咳了几下，又跺了跺脚。她这样做时，竟然感到从地底传来回应。小贵陶醉了，思绪如千军万马朝一个方向奔腾，她在滚滚的黄尘中睁大眼，仔细辨认那几个飘忽的影子。她这样做时，竟然连着好几次看见了自己在襁褓中的形象。她又无声地呼唤小里，她走到那个深坑的边缘，将那条病脚伸下去试探。她这样做时，竟然记起了小里在卡车轮子之间凑在她耳边说的那句话：“我们不死。”那句话当时她就忘了，这些年也从来没有记起过，现在却出现在脑海里。

“是我啊，小贵老师！”启明的声音在洞中响起，“我们的上面，是那座雪山，您没想到吧？到了早晨，我们就吹着从雪山刮来的风。”

小贵想，老启的声音里头有那么多沧桑。